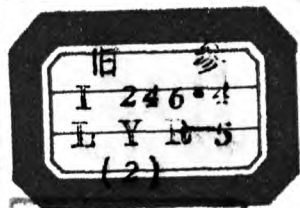


I 246. U
LY 12-5
(2)

劉文忠

粉墨



10-11

社會長篇
粉墨箏琶

卷二

劉雲若

人民圖書館

第四回

賺取眼前人 假雲綺夢
關懷天下事 割愛楊刀

鳳雲次日很晚起床，又慷慨如病的過了半天，除了吃過很少的飯以外，只說了幾句話，那就中華大戲院的經理和邀角管事，同來探病，不能以普通客人待遇，只好讓進來，因為他們關心營業，只怕鳳雲不肯上台，特來觀察情形的，若不見面，萬不甘心，鳳雲告訴他們，自己雖還不好過，但在這大春月節兒，絕不能就誤大家的生意，若做上一天，連茶房也受損失，何必惹人抱怨，所以無論如何，也要掙扎上台，你們請放寬心，經理和管事都稱讚陸老板漂亮，又說了些知情的話，方才走了，鳳雲獨自倒在床上，直到晚上，方拿出昨晚所寫的信，添了陸誠二字，把跟包人陳四叫進來，這個陳四原是她未嫁人以前，所用的跟包人，為人很是老成，並沒有戲班的習氣，在鳳雲租賃鴉青房屋的時候，他還去過幾次，認識鴉青，自從鳳雲嫁後，他就改了行作小販，也不得意，鳳雲去年到天津演戲，他還不知消息，直到鳳雲此次來天津，他才尋到七十五號路去，鳳雲就把他留下了，現在要辦秘密工作，自然要用貼己的舊人，就把信交給他，吩咐到後台不必管後台的事，只在前台男廁所附近等候鴉青交信，請鴉青帶回去再看，又怕陳四隔了幾年不認識鴉青，教他先到台前去，鴉青是坐在第三排中間，穿着什麼樣的衣服，旁邊有什麼模樣的女人，倘然鴉青一直的不上廁所，就等到散場後，跟到院門外，把信交給他，當着那女人也不要緊，陳四領命出去，戲院管事又坐着汽車來接，鳳雲見到了時候，就隨着來到戲院裏，一進後台，又向台外看了，見鴉青和那女人仍未來到，空空着，心想這倆人到後有派頭兒，早一點也不來，只聽大軸戲，好像專捧我，其實專和我作對，今天可要小心，不要再出錯兒了，想這就轉身進了化裝室，約摸過了半點鐘，

270695

好了頭，搵完了粉，換着衣服，忽見陳四走進來，鳳雲一怔，心想他要在前合等候投信，怎又跑進後台了，又見陳四對自己點頭使眼色，鳳雲尋思半天，也不解他是什麼意思，而且陳四竟很安心的伺候他上裝，好像不想再出去了，鳳雲忍不住，就問老陳，我教你去辦事，你怎麼又到這裏來了，陳四說，辦完了，東西也交到了，鳳雲嘆了一聲說，怎麼快，陳四近前低聲說，我在門外站了一會，正見他進來，並沒有帶着人，他比當初又白又胖了，可是我還認得他，就上前讓了一聲，敢情他也認識我，我把信交了，他接過放進大衣袋裏，也沒說話，就進去了，鳳雲點點頭，心說這青先來等他的戲人，是當然的，但陳四交信未免太早些兒，鳳雲必然很快的瞋着，少時看女人來了，他一定要告訴，或者還把信給他看，那我多麼不好意思，但自己並未想到這青會先來，這不能怨陳四，既已把信交了，只好聽其自然，過了一會，前場的戲已完，鳳雲今天是大英杰烈，因為她不貼和老生的對兒戲，所以戲路就窄了，只好專唱這路獨挑戲，她出台一看，果然只這青一個人在座，那女人還沒有來，這青像石像一樣的坐落，紋絲不動，面上並無表情，只是慘白，鳳雲由他的態度，並不能猜測他是否會看過信，但這青這沉默的態度，也不再擾亂她，於是鳳雲很平穩的一場場演下去，每次出場，總向這青那邊注意，那女人竟一直未來，鳳雲還不信她不來，只覺怎來的這麼晚，及至演到後場，見那女人，還沒露面，鳳雲忽然心中一轉，生了希望，回到後台，把陳四叫到一旁，很激動附耳低聲說，你再替我辦一件要緊事，立刻出去釘住這青，只要沒有女人跟着他，散場後你就跟着他，無論如何，玩了命，拚了命，也要把他弄到咱們家去，你給他叩頭禮拜，或是吵架硬頓，都成，反正總得弄了去，只要他到了我眼前，明天咱們是一萬現錢，一件二毛氈大皮襖，現賞不賒，頭四聽了如飛跑出去，鳳雲再出台，見這青還是一人坐落，心中暗裏禱告，那女子不孤來，在這十鈞一髮之際，他若到來，可就把人傾死了，鳳雲的禱告居然靈驗，好像上帝很保佑他，直到散場，那女子居然未見，但那知專管這件事的上帝，不在天上，而在地下，不在遠處，而在近前，那就是梁澤生，澤生已在暗中

觀察了三天，看出所佈置的鼠面，已使鳳雲動心，鳳雲在她心中，已升至高貴無上的地位，若沒有大巧兒隨在身旁，她一定要把鳳雲抓回去的，在這種情形之下，自然是再遲上兩天，更許加重力量，增大效果，但是要點在蔡文仲身上，只怕他萬一因事匆促南返，就要前功盡棄，只好趕着進行，就在今天下午，鳳雲大巧兒同到史宅換衣理裝的時候，發下命令，教鳳雲獨自前去，大巧兒不要跟隨，大巧兒明白自己若一離開鳳雲，必被鳳雲攔去，雖然是暫時的，然而一個女子誰能忍受這個呢，但雖然不願意也沒有辦法，因為梁澤生作的是大事，不能顧慮她個人的痛苦，何況早已說明，是用她作引子，由她把鳳雲推到鳳雲近前，再利用鳳雲把鳳雲引到蔡文仲近前，以便行事，所以大巧兒這時是無法違抗的，只好委屈屈的聽從命令，却再還想對鳳雲叮囑一下，那知梁澤生已不容她和鳳雲談了，自將鳳雲叫到另一間室內，教導了對鳳雲的辦法，和行事的步驟，又教他不要固守自己所說的計劃，也得看情形隨機應變，總而言之，不擇手段，只要成功，但最要緊是作得秘密，無論鳳雲如何表示好感，可千萬拿定注意，不要說出實話，與她合作，因為這件凶案是要發生在她宅中，她是個註定的被犧牲者，她當然能明白的，恐怕因為就心自己的危險，而舉發了呢，這種繁華世界女子的心，最善於變化，你可記住了，說完又從身上取出一隻小的玻璃管，裏面裝着兩塊約有小指肚一半大的白色結晶體，舉着向鳳雲說，你學過化學，當然知道青酸鉀是最烈性的毒藥，只一沾唇，人就很快的死亡，這種東西，我們只用過一次，可是失敗了，那是在前年謀殺王瞎子，費了很大的力量，買通了他宅內的使女，在一天夜間，把青酸鉀放在咖啡杯內，給他送進房內，王瞎子正在吸大烟，他當然毫無疑惑，眼看吸完兩口烟，就要把咖啡喝下去了，誰想事情有這麼巧，說來真像作小說的杜撰故事一樣，你聽了也不會信的，王瞎子向來討厭貓，這本沒有什麼特別，世上有幾個愛貓的男子呢，可是女人多數喜歡貓，於是姨太太就養着貓——王瞎子的姨太太，以小阿鳳為最著名，但這位養貓姨太太，却不知是否小阿鳳，當民十前後，王總長和小阿鳳的歷史，是遍傳全國的，後來王瞎子娶了小阿鳳

，而最妙的是王瞎子也娶了小阿鳳的養母，一瞎一鬚，成了翁婿之親，這翁婿二人，雖然在政治上向來敵對，到一同做了漢奸，還互相傾軋，但他們還是至親呢，近些年小阿鳳消息澆沉，不知是否在世，而她那位養母，則很出風頭，王鬚子有兩個齋名，一是今傳是樓，做做清初，徐乾學的傳是樓，加個今字，今傳是樓詩話，曾刊於國聞周報，還有單行本，近人是知，還有一個是今眉樓，這是因為小阿鳳的養母姓顧，所以襲用顧橫波的典，王鬚子的家政，完全由這位現代顧橫波主持，甚至進而干預正事，王鬚子在淪陷初期，主持賑濟部及內政部的時候，常常舞個小弊，例如有某人求他謀事，他答應了，却說現在有一個缺，每月可支二百元薪水，但是來的朋友太多，我不能專顧一個人，只好大家吃飯，現在打算請你來上班作事，每日簽到，薪水却只能領半數一百元，另外一半，我要周濟某某兩個苦朋友，請他們不必到班，每人每月白送五十元，這樣好像他很能顧全朋友，但實際並沒有那麼兩個白拿錢的人，於是那位拿一半錢做事的朋友吃了虧，聯算帮他舞弊，因為另有一半錢，已漏到現代顧橫波袋裏去了，諸如此類的事很多，在現時看着，雖不值一笑，但當淪陷初期，日本人嚴厲管束限制之下，漢奸並不能隨便位置私人，也不敢大量的貪污，只能小巧的舞弊，所以若用現時的眼光加以比較，漢奸倒是貧陋可憐的，到了王鬚子作委員長的時候，天津華北新報有一段王委員長夫人訪問記，不但把現代顧橫波捧到天上，還說是婦女模範，作者看見幾乎笑岔了氣，若以她為模範，倒很容易，先投入妓館接客，享受若干年非人的生活，再買幾個孩子作老鴿，再嫁給漢奸作姨太太，這樣的模範，真罵苦人了，不過平津間兩方班子中，姓顧的很多，還大半是顧橫波的鄉親，只要花上幾萬元，就可以和冀察廠叙成醮了——當時那使女送咖啡進門時，無意中帶進去一隻貓，那貓竟跳到榻上，王瞎子坐起一起，那貓竟上了茶几，把咖啡杯碰倒地下，我們費了許多心力錢財，竟被一隻貓破壞了，這真叫人發生迷信思想，好像他命不絕該，又好像他等符國法處置，不該這樣死法，不過這件事倒未曾鬧大，那個使女因為擦抹茶几，收拾碎杯，把咖啡的毒汁沾到手上，不知怎樣又弄

到口裏，她竟把自己毒死了，王瞎子才有些覺，很查究一陣，也查不出線索，我們斷了內應，當然也只好罷手了，這一次希望你成功，不論如何，把這藥送入蔡文仲口裏，倘然你自己到了危險地步，無法脫逃，用這個自殺也很快的，說着看了蕊青一眼，蕊青只覺得熱血都已凝結，知道自己担當大事，已到了生死關頭，雖不畏怯，也是毛髮悚然，就點頭說，我明白，一定盡我的智力去作，倘能成功，我甘心願賊同死，到了危急時候，絕對犧牲自己，免得連累同人。梁澤生把玻璃管遞他收藏好了，又拍拍他的肩膀，說聲再見，便送他出去，大巧兒從別間房中趕出來，叫了糜蕊青，蕊青回頭，對她揚揚手，說聲你回家吧，我一會兒就回來，大巧兒因當着梁澤生，不便和蕊青說體己話，只得眼巴巴看他走出去，到了門外，梁澤生又和蕊青握握手，說了句英語，只有三個字，直譯是你最好的，意譯是，盡你最大的力量去作，蕊青點點頭，轉身便走，坐車到了戲院，在門外遇見鳳雲的舊跟包陳四，遞了那封信，蕊青接過，到座上拆開一看，癱痛得幾乎落淚，心想鳳雲還以為自己來向她擾亂，對他報復，豈知若止於以擾亂為報復，即休攪得她不能唱戲，也還無傷，現在我竟是給她帶來殺身大禍了，看這信內悲哀悔艾的意思，乞憐求恕的口吻，真真令人感動，我怎肯再作下去，可是事到如今，已不能罷手了，梁澤生的辦法真比青酸鏢還毒，但他是爲着國家，我也該爲着國家，什麼舊恩新愛，都該歸入小我之數一律犧牲了吧，蕊青雖這樣想，但心中終是難過，志志難安，不但爲着鳳雲，也是爲着自己，他本是沒經驗的，尤其是沒有作這種事的經驗，知道身臨生死之交，但又跨在新舊恩情之界，來日茫茫，情懷渺渺，神經當然極度緊張，所以在台下座着，比以前幾日受的罪過更大，又防備着鳳雲那邊將有動作，時刻不安，但到了散場，毫無消息，蕊青倒有些詫異，心想倘若梁澤生料錯了，鳳雲竟不理我，那該如何是好，我也只可回去報告，想着隨人流向外走，到了院門外，忽見梁澤生在丈許外，和車夫講價，蕊青正要趕過去和他同行，忽聽身後有人叫程二爺，回頭看時，又是鳳雲的跟包陳四，不由暗叫糟糕，果然來了，蕊青這時，真有些壯氣漸消，希望鳳雲

不要相尋，然而既已來了，也不能逃避，就立住了問什麼事，陳四說，二爺，請您這邊說話，就領着青穿過馬路，到對面一條巷口內，才立住說，二爺，我們二姑娘請您去一趟，着青裝作一怔說，她請我，上那兒？陳四說，請您上七十五號路家裏，着青搖頭說，我有事，不能去，改天好了，陳四說，二爺，我們二姑娘說，只跟您說兩句話，不就誤您的工夫，着青說，我實在有要緊事，非回家不可，陳四拉住他央告說，二爺，我們二姑娘因為我是老人兒，才派我這差事，她教我務必把二爺請到，若請不到，我回去就得砸了飯碗，二爺，您只當惜老憐貧，可憐我，成全我，說着請了個大安，着青說，我不是不去，實在沒有工夫，明天不成麼，陳四說，您頂多費一刻鐘工夫，只和我們二姑娘見一面再走，那我的差使就算交代了，二爺您行好，我給您雇車，說着就喊來兩輛車，也不論價，只說了地方，就把着青推上去，着青無法和他爭執，又不能逃跑，只可任由車夫拉走。陳四也坐上車，在後邊護送監視，好像個解差，走了約有十分鐘，才到七十五號路，在陸公館門外停住，陳四先下車按鈴，僕人開了門，看見着青，方要問話，陳四對他擺手，忙讓着青進去，着青進了門，陳四告訴門房給車錢，又攔到前廳領路，他倒很聰明，一一領着青上樓，進了鳳雲的臥室，讓他寬了大衣，着青不肯脫，只問你們二姑娘在那裏，陳四說，二姑娘下裝得就慢一點工夫，也就來了，二爺，你先寬大衣請坐，說着硬把大衣剝下來拿出去，好像因為房中沒有掛衣服的地方，所以拿到外間去掛，其實是給藏起來，這完全是仿效妓館留客的手法，藏起鞋子，給換一雙綉花拖鞋，客人自然不能走了，因為穿了綉花拖鞋回家，比夜不歸營的罪名更大，夜不歸營還有法狡辯，而綉花拖鞋，簡直是作壞事的供狀了，着青在陳四出去以後，自己坐着尋思，他倒沒尋思鳳雲，而尋思大巧兒，他想起來探訪香巢，直如身投虎穴，不知何時就要犧牲，大巧兒當然明白我的任務，晚飯後在史宅分手，也許就是最後的訣別了，她這時必在巴巴胡同家中，馬五和小寬已經睡了，剩他一人獨坐寒更，一定在思念我，惦念我，心裏不知如何難過，她也許在哭呢，可是我回來還沒見她哭過，大概起碼也要後悔萬分。

不該把我介紹給梁澤生吧？蕭青正在想，忽然聽外面有腳步聲走上樓來。她又聞風雲的語聲說陳四，很好，你下去告訴門房，無論誰來，都說我不在家，你們有什麼事也不許上樓，王媽你不是要看親戚去麼，現在就走好了，我不用人伺候，你只給泡好一壺茶，灌一雙暖瓶。放在甬道小几上就成，哦，再預備一點煤塊，也放在甬道裏，說完那高跟鞋磨得走近。蕭青聽得清清楚楚，明白鳳雲的意思，不由身上悚然發冷，才要立起。忽然房門一啓，鳳雲已悄然走進來，她穿著那天唱粉棉花的紅絨旗袍，手裏拿着個皮包，因為下裝後未施脂粉，一張清水臉兒，顯得非常慘白，進門看着蕭青，好似突然變成石像，倚在門框上，再不轉動，她眼光也呆定了，怔怔的直望蕭青，蕭青木已欠起身，但當鳳雲進門，兩下一對眼光，他的身體也僵了，頹然坐回沙發上面，也直直眼望着鳳雲，二人真都變成無生氣的偶像，一尊坐像，一尊立像，毫無變化，毫無動作的，直過了五六分鐘，才漸漸有了變化，先是鳳雲的眼圈紅了，蕭青看着她，好像受了傳染，眼圈也紅了，跟着鳳雲眼中有了水，蕭青眼中也有了水，鳳雲眼中的水湧成兩顆大珠，直滾下來，砸了頰部一下，跌在地毯上，蕭青眼中的水却不能產生珠子，只安分的向下流，兩條小河由頰部流到下頰，再流到頸部，隱藏到他的衣領內去了，這時鳳雲手中的皮包落在地下，拍的一響，好像一聲春雷，驚醒了兩個可憐的蜃虫，使他們能動了，蕭青第一個動作，是閉了閉眼，把淚中的水擠出來，又抬起手，用手背拭眼，鳳雲的動作却很捷速，忽然奔到蕭青跟前，抓住他拭目的手，四隻眼一對視，蕭青不由得伸出另一隻手，摀住鳳雲的玉臂，拉她坐下，二人經過幾分鐘的呆立，幾分鐘的流淚，再一互相把握，好像靈魂又融合一起，把原來的隔膜都消除了，但蕭青却違背了梁澤生的命令，澤生曾叮囑他在初見鳳雲時，要竭力矜持的，無奈蕭青在這動心銷魂的場合，如何矜持得來呢，鳳雲被蕭青一拉，就坐在他身旁，但側着身兒，只跨着沙發的邊沿，這樣正和蕭青臉對臉兒，看着他眼角的大珠又湧出來，猛然一納頭就撞入蕭青懷裏，哭着說，你可來了，你可又到了我眼前了，蕭青你真狠呀，我是不好，我是對不住你，可是當初

咱們怎樣說的，你只要我回去，我立刻就回到你身邊，如今……如今你也該先試試我，看看我到底怎樣，怎就又另娶了太太，還到戲院裏氣我，我現在難過快要死了，我知道我太對不住你在當晚過窮日子時候，不肯安分，硬要離開你出來唱戲，如今你混好了，自然要給我個樣兒看，可是……老爺，我說什麼是好，咱們也是好幾年的夫妻，你怎一點情義沒有，竟拋了我另弄了女人呢，這不傾死我麼，說着嗚嗚的哭起來，蕙青聽着，心中十分悽愴，而且有些茫然失措，因為梁澤生原定計劃，是要蕙青一味矜持，暗示對蕙青還介於心，必待鳳雲表示懺悔，再對她原諒，但這時鳳雲雖然自艾自怨，也責備他狼心無情，蕙青就好像一個學生，預備地理考試，以為先生必要問兩河流域，就把疆界地名，和現在那幾個境內，都記熟了，但到試場領下題紙一看，果然有這麼一道題，但所問的却是兩河流域與人類文明之關係，所預備的全用不上，真有些章法大亂了，當有只可撫膺他說，鳳雲，咱們過去都有錯誤，誰也不要談了，鳳雲一抬頭說，是的，我知道你忘不了舊事，一直在恨我，可是當初咱們才結婚的時候，我也有時作錯了事，說錯了話，惹你生氣，不過我央告央告，至多跟你接個吻，你就就笑了，寬恕我了，現在我可怎樣求你寬恕啊，蕙青說，咱們談不到寬恕，我還要求你寬恕呢，咳，過去的事，好比一場夢，大家都忘了吧，鳳雲流淚說，你能忘，我怎麼能忘呢，着青嘆息一聲說，我也不會忘了你，而且還得謝謝你，若沒有你這番大刺激，我也許一直在家困着，到現在已餓死了，鳳雲淚掛在腮邊，冷笑點頭說，你罵得很好，蕙青說，我說的是實話，鳳雲，你不要錯想，鳳雲哼了一聲說，我一點也不錯想，你能不叫我鳳雲麼？蕙青說，我叫你什麼，鳳雲說，當初在家你叫我什麼，蕙青搖搖頭說，那太傷心了，我不願意再叫，鳳雲牙咬着下唇，癡眸點頭，怔了半晌，才問你現在很好了，是幹什麼事，住在那裏，蕙青說，我這又得謝謝你，因為聽了你的指教，去幹商業，居然還不錯，鳳雲說，你的話怎麼都帶刺兒呢，到底開什麼買賣，蕙青說，是朋友開商行，幹投機倒把的勾當，邀我幫忙，因為生意很好，所以朋友待我也很厚，現在已成了股東，還担任着副理

名義，其實我是外行，人家作好飯給我吃，鳳雲說，原來是程副理，失敬得很，蕊青說，我這不過虛名，你什麼闊人不認識，副理還值一笑，鳳雲聽了面色慘沮，又呆了一下，才說，你住在那裏呢？蕊青說，我住在朋友家裏，鳳雲問朋友家在什麼地方，蕊青說，在英租界，那叫什麼路，我忘了，鳳雲撇撇嘴說，得了，常住的地方，不知道叫什麼路，你不用瞞我，我不會去找你的，而且你說住在朋友家，根本是說話，你有太太，怎會自己沒有家呢，蕊青說，我有太太，哦，你以為那個同我看戲的，是我太太，不錯，她將來也許是我太太……鳳雲這時正倚在蕊青肩上，聞言突然坐直了，望着他說，怎麼，他不是你的太太，蕊青說，現在正向作我太太的路上走着，還沒到呢，鳳雲說，那麼是你的未婚妻，蕊青說，這還差不多，因為我們已經打算定婚，可還沒正式定婚，鳳雲轉着眼睛說，她是位小姐麼，你們認識了多少日子，蕊青說，不過兩個多月，她倒是位闊小姐，她父親作過次長，現在是煤礦大股東，鳳雲說，恭喜你娶着闊小姐了，爲什麼還不定婚結婚，看他的意思，對你太可愛了，蕊青說，就因爲她是闊小姐，我才猶疑，不瞞你說，我現在還是個窮人，并沒什麼錢，鳳雲接口說，客氣，客氣，您何必過謙，蕊青說，我是實話，要知道男子若比女子窮，而女子又是經過見過，享受慣的，怕日久終要維持不住，那時痛苦更大，這滋味兒我已嘗够了，鳳雲接口說，不錯，這話是御帝我來的，我就叫你嘗過滋味，我可不是闊小姐，蕊青也不理他的確兒，仍向下說，所以我總想和一個舊家庭裏苦女子結結，可以長久平安，對這件事還很猶疑，鳳雲聽到這裏，忽然看他一眼，立起來走出房去，須臾拿着茶壺進來，倒了兩杯，又燃了兩支烟，遞給蕊青一支，蕊青接過說，謝謝，你不要張羅我，我該走了，鳳雲坐下噴出一口烟來，冷冷的說，你走啊，上那裏去，蕊青說，回去，鳳雲說，你不是沒有家麼，回那裏去，難道那位小姐等着你麼，蕊青說，人家憑什麼等我，我是回朋友家，鳳雲說，朋友家，不是你的家，蕊青說，我一向在那兒住着，就算我的家了。鳳雲說，沒有這麼算的，必得有太太的家，才算家，蕊青說，不算怎麼，鳳雲說，你應該回你真正的家，蕊青

說，我還沒有，鳳雲說，你有的，這裏就是。就着緊起蛾眉，指着蕭音說，你不要忘了，我還是你的妻子，當初結婚時，有龍鳳大帖作証，這東西存在我娘手裏，我娘在這一兩天裏就要到天津來了，再說咱們分開才幾個月，也沒有離婚，你還許過我，大家混好了，仍要團圓的，現在想拋開我不可不成，不過倘若你已經和那個女的結了婚，我也不和你爲難，現在你跟她通婚還沒有定，我可不能再讓這過兒，我陸鳳雲……陸綺琴是程太太，旁人誰也不配搶我的地位，除非你捨不了那個女的，一定要拋開我，那倒成，可是得我死了，我也快，你現在只說不要我，就請拿眼一走，我絕不攔阻，以後就全是你們的天下，這世界上再沒有我了，打官司告狀沒我的事，我死了外人也不知道什麼原故，現在我的話已經說完，只聽你的了，蕭青聽蕭默默不語，鳳雲說，你可說啊，是不是捨不得那個女子，蕭青嘆口氣說，她倒沒有關係，我並非得新忘舊的人，不過咱們……說着又住了口，鳳雲問咱們怎麼樣，你快說，蕭青搖搖頭說，咳，我是想……在咱們離開的時候，我想既有今日，何必當初，到今天我又想，既有當初，何必今日，鳳雲聽了，忽然張開了嘴，哇的聲哭起來，直哭得身體亂戰，蕭青又立起來，在地下來回踱着說，我認識了這麼一位小姐，帶她看戲，你就說我不念舊情，心狠意毒，害你痛苦了，可是你也得向回想想，在你當初拋下我獨自出門的時候，我是什麼滋味，而且在這幾個月是什麼滋味，受窮挨餓另說，只你給我的痛苦，就可以致他鬱死吧，不錯，咱們當初是恩愛夫妻，就因爲恩愛夫妻，我受的刺激才更大，幸虧我還有個好朋友，把我提拉起來，還有這麼位小姐瞧得起我，肯給我一點安慰，要不然，我早已喂了狗，你又上那兒去看見我，蕭青說完，拿了支紙烟吸着，仍來回的走，鳳雲哭了，蕭音說，你說的對，罵的對，我一個字也是說不出來，看這情形，你是恨透了我，再也不能原諒了，你……你走吧，讓我……說着又哭起來，蕭青倒又坐回她身旁，吁口氣說，我何苦恨你，咳，就是恨你，也由於這幾月想你想得太苦了，才變成恨的，鳳雲聽了，猛然拾起頭，淚眼的光直注在他面上，發出酸鼻聲說，你這幾月一直在想我，蕭青仰望屋頂，凄然不語，似

乎在回憶過去的相思之苦，鳳雲的眼淚像潮水般直湧出來，猛然身體由沙發上溜下，跪在蕊青膝前，抱住他的膝頭說，我……我更不是人了，更對不住你了，天啊，倘若你還愛我，肯原諒我，我……我只要再活一天，就對你贖一天的罪，今世贖不完，來世再補，蕊青：你看我，你說話，你還愛我不愛，能原諒我不能，你說，我聽你一句話，好……好哥哥，你快說，蕊青伸手拉她說，你快起來，鳳雲說，你回答我的話，我才起來，蕊青說，你起來我再說，鳳雲說，你說了我再起來，蕊青望着她，忽然用手掩住了眼，啞聲說，我永遠是愛你的，原諒你的，鳳雲說，現在呢，蕊青低低的說，永久一樣，鳳雲說，那麼你是想過我了，我的老天爺，我謝天謝地，說著一手抱着蕊青的腰，一手拉開蕊青掩眼的手，望着他說，你只要原諒我，還肯要我，我現在對天明誓，我過去太不好，連昨天也不好，可是從今以後要安心學好，說實話，你聽了我的實話，可別生氣，我在年前……不要說年前，就在前幾天，還滿心高興，想再唱幾年，所以打電報到上海教我娘帶着鳳霞來，鳳霞就是我姐姐生的孩子，歸在我娘名下的，以前倒告訴過你，我打算教我娘照料班裏的事，鳳霞傍我上台，轟轟烈烈唱一陣，你知道自從我二次上台唱紅以後，惹起許多女同行的嫉妬，跟我爭強鬥勝，我想把她們都壓下去，可是今天又得着你了，我可改了主意，這次在中華戲院唱滿了期，到正月十五日為止，就從此永遠歇工，等我娘來了，把我的行頭都交給她，再給幾個錢，教他帶鳳霞上北京去拜玉瑤卿，了却一樁心願，我自己老老實實跟你去過日子，你再看看我的綉琴這回安分不安心，不管受苦受罪，就是一天打我三頓，我也認命了，而且以後只許你不對，不許我不對，你就是在外面認識別的女人，或是娶姨太太，我都不管，誰教我自己走錯步，作錯事，該受報應的，可是我待你久遠不差樣兒，蕊青，你信我不信，蕊青聽了她這一套話，可感動得受不住了，用手抱着她說，我的人，我的寶貝孩子，我信，你快起來，說着伸手一拉，鳳雲才隨着她的力量，投身入懷兩人緊緊擁抱着，過了半晌，都不作聲，好像都已死了，大概這就是情感的最高峰，也是人生最難得的享受，但是受不住，人若宗祖

有德就不會受到這個，因為這是不衛生的，連受上十回，非死不可。最後這是鳳雲先還了傷，開口說，這就算回到我身傍了，不，是我回到你身傍了，誰也不會再離開誰了，蘆青無言吻了她額上一下，以為答覆，鳳雲臉上才現出笑容徐立起來，悄聲說，你不走了，蘆青也笑着微一欠身，鳳雲一指頭點在他額上，又給點得仰在沙發背上，隨即拉他立起說，來，坐在床上我伺候你，蘆青說，不敢當，鳳雲說，可恨，你該說禮當，我又不是沒伺候過你，你冷麼，蘆青說，這屋子真熱，我都出汗了，鳳雲說，熱嗎不脫衣服，說着就把他的西服上身剝下來，搭在沙發上，又叫蘆青坐在床上，自己蹲身下去，替他解皮鞋上的帶子，蘆青縮着腳說，哎喲，我可不肯教你這樣伺候，鳳雲拉着他的腳說，那麼你願意教誰這樣伺候，蘆青笑了說，你真該打，鳳雲說，打吧，打出人命也沒有人管，今天宅裏的下人全被我打發走了，只剩看門房一個老頭子，還是不奉呼喚不許上樓，你隨便造反都成，蘆青笑着自把一隻鞋帶解開，另一隻由鳳雲料理，把鞋脫下以後，蘆青說，我從此就猴在床上，不再下地麼，鳳雲說，別着急，我有拖鞋，說着向床下一伸手，拿出一雙黑膝皮拖鞋，尺寸很大，是男子穿用的，她拿出來方才醒悟，不由臉上一紅，一面替蘆青穿上，一面很不好意思的說，這是男子穿的拖鞋我房裏怎會有男子拖鞋，請你厚道些，不要像薛仁貴那樣追究，我說是兒子穿的，你也不信，這是唱戲的苦處，也是我的劣跡，不過我……你今兒先湊合着穿一天，明天就把這雙扔了，替你另買，蘆青說，咱們不是說過，過去教它過去，只看將來，鳳雲立起來說聲謝謝，你就把這雙扔了，替你另買，蘆青說，須更又走進來，端着一盆熱水，放在桌上說，你先洗洗臉，蘆青說，我不洗，鳳雲說，這大冷天，出門進門，一凍一化，洗洗舒服，我也要洗，蘆青說你先洗好了，鳳雲說咱們一塊兒洗，蘆青說，你記得當初我洗臉，就是用你的剩水，鳳雲看着他，洗臉一笑說，你這句話說得我好舒服，好，你就等剩水，可也不能閒着，替我辦點事，鳳雲忽然不客氣起來，一面洗臉，一面發號施令，教蘆青向爐中添煤，重新泡茶，又向外面取暖壺，直支使得團團亂轉，到地洗完臉，坐在鏡台前理妝，還派蘆青取被鋪床

，蕊青問怎樣鋪，鳳雲說，當初怎樣現在還是怎樣，蕊青有些茫然，就問是那個當初，鳳雲聽了說，怎麼當初還論個兒，哦，我明白了，你真可恨，怎麼這樣說話，我要老當初，蕊青聽罷說好了，不要小當初，就拿出一條被子，鋪在床上，兩邊微向內摺過一些，又用一床被子搭腳下，因為蕊青和鳳雲的房幃情景，有兩個階段，在婚後二年中，冬天被子都只用兩幅，和上述一樣鋪法，到後來愛情減退，鳳雲時常夜出遲歸，蕊青就拉一幅被子先睡，鳳雲回來自然另拉一幅被子睡，再用一幅搭腳，於是就由兩被制演為三被制，這就是老當初與小當初的分別，蕊青鋪好了床，鳳雲也從妝台前站起來，教蕊青洗了臉，才取出一匣很好的蛋糕，打開蓋兒，放在沙發前小几上，含笑說，對不住，今天本該開一回夜宴，慶祝我們的重圓，可惜來不及了，明天再補，現在請你委屈些吃點心吧，蕊青說，你那兒來的這些客氣，我也不餓，鳳雲說，不餓也得陪我吃些，說着就拉他同坐在沙發上，拿起一塊蛋糕給他，自己也拿起一塊，蕊青用茶送下一塊，鳳雲也只吃了一塊，因為他自己已吃不下去，如何能強迫蕊青多吃呢，本來二人都任感情激盪，胃納的力量就完全減退了，所以說感情能够富飯，但也要看那一種感情，喜怒哀樂憂愁以及思量，都可以使人不覺飢餓，譬如你接到作大官的委任狀，受到一種大刺激，喪失所愛的人，明天將要結婚，得到被人檢舉漢奸的消息，對一個女人或一個男人害相思，這都可以忘掉飢餓而省下飯，惟有窮人因無食而憂愁，憂愁自然也是一種感情，他越愁越覺得餓，這是什麼道理，真教人莫明其妙，當時二人吃完，拭淨了手，鳳雲看那蕊青說，你不困麼，蕊青搖搖頭，鳳雲說，你每天什麼時候睡，蕊青說我總在十二點以前，鳳雲說，那今天已經太晚了，蕊青說，我今天還不困，鳳雲說，我可困了，向來我就睡得晚，最早也得兩點鐘，自從看見了你，我就沒睡過好覺，一連幾天，總是整夜看房頂，天亮後也只打個盹兒，所以總是迷迷糊糊的，帶着三分病，在台上直出錯兒，你看見了麼，蕊青點頭，鳳雲嘆了一聲說，這幾天我那唱戲，簡直一天過一回熱堂，咳，咱們散會吧，今天有你守着，我也許能睡一夜好覺，說着就立起開了衣櫃，取一件舊

旗袍換上，教蕩青先上床去睡，蕩青和她本是五六年的夫妻，雖然會相啾離，時間也不太久，這時竟覺有些生疏偏促，而且心中不安，但也不能違命，就脫了拖鞋，和衣倒在所舖的被子上，這時爐火甚旺，房中極暖，也沒有蓋被子的需要，鳳雲換好衣服，熄了大燈，開了床頭的小燈，才坐在床邊說，喂，你別獨佔，也給我勻點地方，蕩青向裡挪了挪，鳳雲側身倒下却躺得較低，只頭髮着在枕上，她好像嫌軟枕還不够軟，拉過蕩青一隻胳膊，墊在頸下，蕩青說，你不是失眠好幾天，好生睡吧，鳳雲應了一聲說，喂，這時二人仰臥着面對床頂，不得作聲，蕩青滿心感慨，想不到今天又睡到鳳雲身邊了，回想過去種種經過，真覺萬緒千頭，啼笑兩難，但她總是可憐愛的，我總是愛她的，不過愛她又將如何，豈但沒有結果，而且這如同情死的前夜，姑作一宵纏綿，明日就許同歸於盡了，再想到大巧兒，心中更是悽愴，大巧兒對自己的情樣，直是海枯石爛，此志不渝，自己死也應該和她死在一起，如今竟到了鳳雲身邊，把她拋擲不顧，尤其晚上在史宅分手時，簡直就是生離死別，我連一句話也沒得跟她說，倘若從此一別，茫茫萬古，這是多麼大的遺憾，然而有什麼法兒，我這是作大事，應該咬緊牙關，豎起脊梁，專心幹自己的，不必胡思亂想了，然而越是不要想，心緒更亂，過了半晌，才收斂心神，聽身旁鳳雲悄無聲息，以為她已睡覺了，就側過臉兒斜目一看，只見她並未睡着，滿面淚痕，鼻紅目赤，將牙咬着下唇，正把淚眼瞧着自己呢，鳳雲一見蕩青瞧她，忽然紅唇微綻，由淚眼中射出笑意，颯邊湧出笑容，酒窩兒也深起來，似喜似羞，很快的將身一翻，頭兒藏到蕩青的腋下——以上由鳳雲一見蕩青瞧他起，一共八句，這是一個人的實地經驗，大概使人銷魂滅壽的情景，無過於此，這位身受的某君，爲這幅畫面，曾出過巨大的代價，三四年的大好光陰，兩三千萬的金錢（按現在的錢核算），雖說作小說是無本生涯，有時成本是極浩大的——蕩青看着，只覺心中一陣熱，身上一陣冷，頭腦一昏，鼻子一酸，不由緊緊攥住她，同時眼淚直湧，替鳳雲洗了頭髮，隨覺鳳雲微微抖顫，似乎哭得抽咽，蕩青說，親愛的，你幹麼還難過，鳳雲在他腋下發着嗚咽的聲音說，

我是離過，我有話跟你說，竇青推她說，你躺好了慢慢說，鳳雲仍躺在腋下不動，頓了一聲說，不，我不教你看着我，竇青說，我一定要看着你，鳳雲抱着竇青，使竇青無法把她推開，才說，你看着我就不說了，竇青說，好，我不看你，鳳雲說，你把眼擱在心裏，把心擱在耳朵上，安安靜靜聽我說，我說竇青，你我今天只當請大夫治重病，咱們都忍着死拚着疼，把病根兒弄乾淨了吧，要不然怕日後難免犯心，現在我什麼都告訴你，就是你生了氣，又對我變了心，我也不管，竇青說，你得，你不要說，咱們過去的已過去了，我不但原諒你，而且從此完全忘記，只看將來，你不要餓，還說這沒用的話，鳳雲說，一定要說，這對我是有用的，竇青，你知道這半年我好像身上沾滿了臭泥，永遠掉不下去，只有完全告訴你，得了你的原諒，我就好像洗了澡，身上輕鬆，心裏安慰，那就是你救了我，若不教我說，總教我心裏存一塊大病呀，竇青拍着他的臂兒說，你願意說，就說好了，鳳雲仍由他的腋下發出啾啾的語聲說，你知道，我從和你離開以後，是什麼情形麼，女人唱戲，不酬謝是不成的，講起酬謝，只陪人吃飯也不成的，這個你明白麼，咳，總而言之，我是很墮落了，現在想再往上爬，總得你拉着我，竇青說，那當然，那當然，咱們無論如何，死活總在一處，鳳雲悲聲說，那真不配承受你這番好意，你知道在北京是周時章捧我，在天津是勞虎舅捧我，他們都不是白捧的，這是大頭兒，還有幾個別人，這所房子就是勞虎舅送的，從去年蔡文仲到北方，我又多了個最闊的捧客，他這一次可以說專為我來的，我是太不乾淨了。不過從此以後，誰也不要再沾我，我唱完這期戲，就回家跟你過日子，你能原諒我，信任我麼？竇青說，我原諒，我信任，不過我勸你不要性急，現在正唱着戲，還是戲子，應該對這般有勢力的人照舊敷衍，別改樣兒，提防惹惱他們，要吃大虧，鳳雲說，他門還能把我殺了，竇青說，不是這個意思，他們倚仗勢力，什麼混賬事都作得出來，何必招惹呢，好在你也快唱滿期，到時候咱們一走就完了，鳳雲聽了，忽然由竇青腋下滾上來，和他臉對臉兒說，若是這樣，你得一直住在這裏，等唱滿期一塊兒走，竇青說，那麼不方便，再說我也有

事，怎能常住在這裏，鳳雲用姆指食指捏住他的下頰說，那我不管，反正我不能放你出去，你出去再見着那位小姐，就許跟我變卦，竊青說，教你說得，我何致於這樣，鳳雲說，那可沒準兒，那位小姐多麼漂亮，再說人家多麼高貴，你見着他一定會忘了我的，竊青說，我不見她好了，鳳雲說，你傻了，見她一定會忘我，所以不見她，竊青說，你不要嫌這樣捉字眼兒，我實在是不想再見她，咱們既已重圓，再見她還有什麼意思，鳳雲說，不管你說出山來，我也不能放你，竊青，你就拚着耽誤幾天正事，明天派人到你們商行送信，就說因為要緊事上了北京，這也不會担了處分，就是商行散了你，我還能拿錢給你重幹買賣，你就在這裏呆着，等我滿了期一塊兒走，這房子你當然不肯住，我也不要，給我娘好了，算我替他掙了一塊產業，不過我還不能明說跟你回家，那樣勞虎舅必要生氣，也許把這房子弄回去，我只宣傳到上海去，暗地咱們另租房了一忍，我在家裏不出門，過二年他們也許都下台滾蛋了，你看好不好，竊青說，你看着辦，怎樣都好，只是我住在這裏太不方便，頂好明天叫我走，我每天總來看你好了，竊青又說，你把我留在這裏，倘然來了人，怎樣呢，鳳雲說，我可以任人不見，竊青說，那怎樣成，你現在正唱着戲，可不能得罪人，再說像蔡文仲勞虎舅這班人，你得罪的起麼，鳳雲沉吟說，是啊，我唱着戲，自然不好得罪他們，我只湊合着敷衍得了，來時請樓下坐，冷淡走了完事，竊青說，那如何成，他們若是沒上過樓，樓下坐倒成，若上過樓，就不能樓下坐，再說這也不同朋友白天拜訪，你的主意怕沒有用，鳳雲說，你怎知不同朋友白天拜訪，竊青說，因為他們在夜間來，鳳雲問，你怎知道他們夜間來，竊青說，我從拖鞋上知道，鳳雲嘆味一笑道，你這孩子半年不見，添了許多壞心眼兒，真個的，我已經都對你說了，並沒瞞着，你既然原諒我，就得多原諒幾天，直到正月十五日為止，在這時候裏，我還不能不應酬他們，我現在跟你說話，就和跟自己說話一樣，並沒有一點瑣帶藏掖，你信不信，竊青說我信，我信，鳳雲說，那麼我告訴你，現在我要敷衍的，只有蔡文仲一個人，以前勞虎舅常來，自從這次蔡文仲獨天津，他就躲了，除此以外，

別人我也不怕得罪，蔡文仲這次可以說完全爲我來的，我不能不遵行，以後逢他來時，你選些委屬嫌開一會兒，我在旁邊另給你收拾一間屋子，蒼青說，何必費事，你教我走好不好，鳳雲說，那你是白說，除了到日子同我走，自個先莫想出門，蒼青說，我這不成了囚犯，鳳雲說，你就是囚犯，蒼青說，我犯了什麼罪，鳳雲說，你沒犯罪，是我犯了罪，你可憐我，就得替我受罪，蒼青說，今天才初六，離十五還有十天，我一置監禁在樓上，這是什麼刑法，鳳雲說，你多受委屈吧，我有報答你的日子，唱滿了期隨你回家，我作茶打飯，搖煤掃地，鋪床疊被，情願永遠監禁，大爺你隨便出去玩，成不成，蒼青說，謝謝你，我真不敢當，不過在這十天裏，亦在家時自然陪着，可是你出門呢，鳳雲說，我不出門，蒼青說，白天不出門，晚上也得上台唱戲，我不見你多麼寂寞，鳳雲說，你看報看書，我給你買去，當初你不是總看麼，蒼青說，現在莫說是書，連報也不看了，作了商人，沒那種心緒，鳳雲想了想說，那麼你就跟我上戲院去，蒼青說，我跟你去，算跟包，還算碎催，鳳雲說，我倒願意你當跟包碎催，可惜你這年紀模樣和派頭兒，教別人一看，准得說是我的姘頭，還不定造出什麼謠言來，我打算給你留一個廂，咱們一同去，你進前台，我進後台，散了戲再一同回家，蒼青說，那也够招眼的，我不幹，最好我自己去，自己回來，鳳雲說，這樣我不幹，第一你半路中會溜了呢，蒼青說，我絕不溜，鳳雲說，你不溜，也得半路轉了北河，去看情人，那也不用打算，這樣吧，你怕招眼，我也不願意，不要包廂，只給留兩個好座兒，你自己去看戲，看完自己回來，蒼青說，這很好，可是我一人看戲，爲什麼留兩個好座兒，鳳雲說，替你情人多留一個啊，糊塗虫，你別傻了，我才不放心教你自己去呢，這兩個座兒，一前一後，教陳四守在你後面，出來進去，全跟着你，你明白了，蒼青說，這不成了真正囚犯，隨處受人監視，我不去了，鳳雲說，阿彌陀佛，不去更好，蒼青笑了說，我還是去吧，阿彌陀佛，這長期監禁可不好受，也得透透氣過過風兒，鳳雲說，你要出門，就得依我，陳四就是你的定後跟，走到那兒跟到那兒，可是只能上戲院，你若在半路上說要打個

電話，找個朋友，都算不成，陳四是最聽我的話，你若違背我的囑咐，就嘗嘗他的手段，他寧可拚了命，也不教你自由的，蕊青說：我已經嘗過了，這傢伙大概以前在官面當過偵探，跟我那一套真來得兇，莫說是我，就是大案賊也得被他用話套了來，鳳雲笑着說，我們陳四實在有兩手兒，我是量才任用，而且不惜重賞，你知道他辦你這一案，是多麼大犒賞，簡直比我一天包銀還多，我每天二十萬，是現時最大的價兒，可是除了開銷，只剩十多萬，今天約請你來，就許了陳四一件新皮襖，大概十萬還下不來，蕊青說，好，我也可以賄賂他，明天也給他一件皮襖，教他放我逃跑，鳳雲說，你可以試試，送他一座皮貨莊，看他肯不肯放你，要不怎麼陳人可靠呢，蕊青打個呵欠說，我不敢惹你的陳人，天不早了，咱們睡吧，鳳雲說，你瞞了，蕊青說，我倒不大瞞，你不是失眠幾天了麼，鳳雲說，不錯，可是我現在倒不覺瞞，怎麼辦，這樣好了，咱們蓋上被子，你看着我睡，我心裏一安穩，也許很快就睡着了，蕊青答應，但是睡覺絕不能穿太多的衣服，何況房裏又熱，於是鳳雲脫了旗袍，蕊青脫了西服褲，二人倒在枕上，側身相對，鳳雲說，我要睡了，你拉着我的手，要不錯眼珠的看我，等我睡着了，你再睡，蕊青說聲好，就拉住她的手，鳳雲看着蕊青，隨即閉上了眼，蕊青呆呆的看着她，鳳雲喘息微微，好像很安靜的要睡，那知過了一會，漸漸兩眉微攢，兩頰微展，脣角微綻，酒窩兒顯露了，滿面現着笑意，最後忍不住了，忽然開開了眼，蕊青問，你怎麼不睡，鳳雲笑着說，我知道你瞞着我，心裏總惦记你，怎麼睡得着，你不要瞞我吧，蕊青說，好，我不瞞你，鳳雲向他一笑，又閉上眼，蕊青仍瞞着她，只覺鳳雲真美，似乎比當初她自己作新婦之時還美，在前日看她演戲，還嘆嘆着只悔當年領略疎，想不到很快又領略着了，但看着她又想起大巧兒，不由在心中作了比較，覺鳳雲完全是少婦美，面上是一片風情，身上是一團風韻，大巧兒雖然歲數也不太小，但還完全是少女美，面上是明快溫柔，身上是剛健婀娜，固然鳳雲較能迷人，但大巧更有一種吸力，能使人回味，可是非身歷的不能知道，大概除說以外，都把地當作多刺的薔薇，至於鳳雲的好處，知道

的就太多了，想着又把心移到太巧兒身上，他面向着屋頂，惡忍此際太巧兒在家作什麼呢，睡了沒睡，她怕不能睡的，我到此時不歸，她一定猜到是我和鳳雲在一起了，心裏不知如何難過，然而我被鳳雲拘留在這裏，最少十天，也許不到十天，這裏便出了大事，我也遭了大禍，也許今生再不能和她相見，可憐她對我那樣好法，我到歸根結尾，又倒拋開了她，真可傷心，想着心中一陣慄慄，不由流下淚來，急忙用被角拭乾。怔了一會，轉臉再瞧鳳雲，不由又是一怔，只見她仍如原樣兒睡着，但眼中淚水直流，已把枕頭濕了一片，蕭青忙推她說：鳳雲，你怎麼了，鳳雲明明白自是尚未入睡，被她一推，忽然翻身向着床外，但仍閉了兩眼，蕭青扳着她肩膀說，你爲什麼，生氣了麼，鳳雲扭着肩膀說，你不用理我，我是狗屎，程大爺新鞋踏臭狗屎，蕭青聽了恍然大悟，忙說，你太快會了，我並非……你方才不是說失眠好幾夜麼，鳳雲也不言語，蕭青伸手就把床頭燈挑熄了，於是君子慨然嘆曰，自上帝製造日月——據外國人的說法，上帝在七天內造齊了萬物，日月是在第三日造的但在未造日月以前，怎能分出是兩天，而且暗中也不便工作，莫非上帝身上帶着打發金表——日以明晝，月以照夜，夜間無月，就得用燈，現在燈既熄了，什麼也照不見，那還寫什麼呢，只好等天亮再說，然而到了天亮他們二人都已香夢沉沉，更沒可寫了，那麼不寫也罷，不過鳳雲這時因爲心意暢滿，睡得很甜，但同時還有個睡不着的可憐虫呢，那就是太巧兒。她自昨夜和蕭青分手，梁澤生不多時也出門去了，史太太留她談了好久，才放她回家，臨行時，史太太知道她心中不快，就把給她作的一切衣服，都包起來，教她帶回家去，在史太太的意思，以爲這些衣服等於嘻戲的行頭，現在她的戲已唱完了，在這時送給她也算一種安慰，而且當日原說是完全贈送，若仍存在自己家裏，就好像珍惜不捨似的，所以一定要太巧兒帶走，太巧兒却仍要存在史太太家裏，推諉半天，才帶走了。史太太這一片好心，反而成爲失算，幾乎攪亂了局面，又豈是她所能想到的呢，太巧兒懷着滿心抑鬱，帶了包裹，坐車回到巴巴胡同自己家裏，敲了半天門，馬五才出來開門，原來他早已喝醉睡着了，只見太巧兒一個人回來，就問你

們上那兒呢，大巧兒也不理她，自走進去，馬五才瞧見她抱着雙大包裹，又問你上那裏去當舖去了，弄來這大包裏，大巧兒發怒罵道閉上狗嘴，少說話，馬五一見風頭不順，就闖上了門，口中唱着天津低級社會流行膠皮調，二更裏有情人，悶悶悠悠，思想起大冤家一去不回頭，莫非是走渣兒掉進了陽溝，莫非是坐火車半路切了軌，莫非是在外面遇見了花不流去，把你的魂魄勾，跟人家上了梳妝樓，拋奴家冷冷清清，半夜抱個枕頭，咳嗽，誰家的老鼠不偷油……他回到自己房中，還在唱著，但是漸唱漸低，好像又睡着了，大巧兒却聽得句句刺心，進到蕊青房裏，見小寬睡得正酣，火爐已滅，就把包裹丟到炕裏，自己拉過幅被子，倒在枕上，她並不知道蕊青受了梁澤生什麼吩咐，却能料到他今日有與鳳雲相見的可能，心中自然十分難過，但知蕊青臨行曾說少時便要回來，就仍專心等候着，一秒一分一時的盼望着，直到三點鐘以後，還沒有消息，她就知道不好了，蕊青必已和鳳雲見面，並且被她留住了，不由心中懸想，氣憤，嫉妬，怨恨，種種感情，迸成一段的焦灼，再躺不住，就坐起來吸紙烟，但吸兩口又拋了，坐也坐不住，又立起來在房中來回的踱，自己尋思，蕊青和我本來一心一意絕無變化，只等結婚作永久夫妻了，那知遞空出了岔頭，梁澤生真害苦了人，不過他是辦的正事，使我無法阻撓，不但犯了規矩，要受處分，而且自己良心也下不去，當初我向梁澤生宣過誓的，願意為國家出力，為國家死，現在怎能反悔，倘然梁澤生問我，你已經情願把性命貢獻國家了，怎麼和愛人分隔一個短時期，都不能忍耐呢，我將用什麼話回答，可是現在我實在不能忍耐，蕊青是我的怎能讓他和別人接近，並且鳳雲原是他的親妻，迷惑的力量又非常之大，簡直萬分的危險，我一直放任不管，非把蕊青丟了不可，這真難死人了。大巧兒想着急得咬牙頓足，却想不出對付的辦法，一會兒倒下，一會兒坐起，一會又下炕亂躑，這時冬夜正長他直張眼到天亮，還沒有一點倦意，只覺一顆心亂得要死，急得想要吵架，但不知跟誰吵才好，恰巧這時倒楣的馬五起來了，他走出院中，先大聲咳嗽，隨又使出賣報的腔調喊嗓子高叫着，報，報，看報，教子報，因果報，現世報，妻黨回惡報，蕊和

團遭報，該報不報，時刻未到，時刻已到，就要遭報；他賊膽走到蘆青雷前，由破孔內向裏面張望，嗅了一聲說，怎麼擲了窩兒，母雞窩兒下蛋，我說怎麼沒聽見公雞打鳴呢，他那裏去了，大巧兒正滿心是氣，忽然一躍而起，跑到院中，大罵馬五，你是怎麼樣的誠心攪我，馬五若是見機，挨兩句罵也就完了，他還要頻嘴說，我是泥捏的，麪作的木頭雕的，泥塑的窩裏生的水裏長的，外國來的你管不着，我只問公雞那裏去了，大巧兒一語不發，走上前冷不防就是一個大嘴巴，馬五的燈，滿天飛邪火兒，媽的憑什麼打人，大巧兒罵了句打你是好的，雙腿本來無力，被踢得身體一歪，撲地倒在地上，把木拐拋了，大

，好丫頭，你不講理，好，五大爺賣給你兩下兒，小子你瞧瞧光棍

頭，兩腿別起來護住了檔，讓你打完一面，翻過來再打一面，大巧兒說

就要打，馬五說，你等著，我這……啊呀，我這一條牛腿怎能別得起，本

大人不見小人過，宰相肚裏跑火輪，不衝你，還衝着那一位哪，大巧兒說，沒這麼便宜，我誰也不衝着，

單打你這跑火輪的，說着又打了十幾下，才把木棍拋到牆角，自己進房裏去，馬五可受了罪，翻個身兒仰

面朝天，還絮絮叨叨的說，公雞被野雞拉了去，母雞在家裏拿竊腿雁出氣，媽的真倒楣，我這是王傻子挨

刀，趕上了律條，誰也不怨，只怨自己點兒低，昨夜一夢大不祥，夢見猛虎吃瀝腸，問猛虎吃腸因何故，

只因它有一鍋從大宋朝存到如今的陳年好肥湯……他倒扯起破鑼嗓子亂唱起來了，大巧兒也不理他，直把

小寬吵醒走出來，他央告小寬，把牆角的木拐邊給他，才從地下爬起來，跑進大巧兒房中，尋了些剩菜冷

饅首吃下去，就出門走了，大巧兒呆了半晌，也出門去買點心，她這一趟走了不過幾百步路，但費了兩點

鐘的時間，因為連吵了三夥架，第一夥是豆腐坊，尚未開市，門板還上着，她硬砸門買豆腐漿，裏面說不

賣，她就罵小買賣怎麼作的，裏面的夥計也回了口，大巧兒就揮着門教他出來，還是掌櫃的聽出是女人的

咱們賺了得了，我是

聲音，竟忙隔着門說好話，大巧兒還是罵了個泰山不下土，方才走開。又到油條舖，倒已經開了市，只是買的人很多，舖中得依次應付，大巧兒不講理，把新炸的油條硬搶幾個，擲下錢班走，先來的自然不願意，有一個就說了閒話，問舖中夥計有先來後到沒有，大巧兒聽了，把油條向那人面上擲去，跟着又給了個嘴巴，那個被打的恰巧是位小學教員，自古醫生只以口舌筆墨見長，一到打架場合，就只能挨打，不會打人，他雖口中不依不饒，但只不敢上前，又有衆人拉勸，結果不但白挨了打，還饒上一頓罵，油條舖更是倒運，賠了大巧兒四個油條，把她勸走，大巧兒又買了幾個燒餅，方才回家。將到巷口，忽然迎面跑過一個二十多歲的短衣男子，因為跑得急，而大巧兒也不肯躲閃，就被撞了一下，那男子已從她身旁跑過去，大巧兒很快的一轉身，伸腿向那人脚下一勾，那人立刻一個狗吃屎，跌倒在地，大巧兒跟着過去，問他可生着眼睛，學得會往人身上走了，那人原是個小販久在馬路上擺攤，認識大巧兒，知道惹不起，只好自己爬起來，倒說林大姑，我太慌了，實在因為家裏生孩子，去請姥姥，家裏又沒人，所以忙着跑回去，大巧兒才不再說話，轉身回到家裏，和小寬一同吃過點心，小寬今天也是日子被罵了一頓，自己到門外玩耍去了。大巧兒自己又倒在炕上，尋思許久。

大巧兒要錢買東西，

到午後三點多才醒，自己怔了半天，草草吃了些東西，接着又睡，再被罵了一頓，自己到門外玩耍去了。大巧兒自己又倒在炕上，尋思許久。留着小寬吃了，到黃昏後大巧兒醒來，再也不發脾氣，只自怔着。羞膏今日必能回來，那知仍是不回來，她又溜溜兒等了一夜，比昨日初六，她變得再也沒有脾氣，好似果子一樣，白天又睡了一覺，中發慌發冷，好像一條身子，懸在空中，沒有着落，恨不能放聲大哭，但又哭不出來，吃了一點飯，又倒在炕上，耗到八點多鐘，忽然跳起來，自語說，我就這樣辦了，看誰能槍斃，隨即打水洗臉，對着一塊半破的鏡子理妝，但她家中並沒有好的化妝品，只一瓶雪花膏，妝成以後，清水臉兒，倒別有一種娟雅風致。

，又換了衣服，穿上皮大衣，才吩咐小寬，好好兒和馬五睡覺，又到馬五房中，馬五喝了酒躺在炕上，他好似困早晨挨了大巧兒的打，有些惱了，見她進去，並不理睬，却用兩隻眼端詳着她，縱眉擠眼，扭鼻歪嘴，滿臉跑五官，大巧兒忍著氣叫老鬼，我出去一騎，你照管小寬兒睡覺，馬五鼻中哼了一聲說，來的頭位是誰家關太太，滿身長着毛兒，我不認識，大巧兒說：你別搗亂，成不成，馬五說，不搗亂哪我的骨這都被你打折了，還不定死活，你教我照管小寬，誰照管我，痛快一句話，伺候不着，大巧兒說你得了，五大爺，你別生氣，謝謝你，馬五說，那不成，你打死人，說句好話就算完了，沒這麼便宜，大巧兒說，你不是沒死麼，馬五說，沒死也差不多了，我方才去找正骨科蘇先生，他說兩萬元包治，我沒錢，就得躺在炕上等死，大巧兒一聽，又是竹槓，自知不能不認頭，就說，老鬼，你不用說人，我給你弄兩千喝酒怎樣，馬五說，兩千哪，你留着修理地好了，哦，你家的地，二十八年被水沖走了，大巧兒含嗔說，你小子是討沒險哪，馬五說，不錯，你再打一頓，怎樣，大巧兒沒法，只得又加了兩千，才把馬五買好了，答應照管小寬，但當大巧兒轉身向外走時，他還說，走您哪 出門求財往東，求親往北，見着了可別撒手兒，揪他回來，要不然可就飛了，大巧兒也不理他，一直出門，因為尙早，就在路上走着，且行且思，倒不覺時間長久，已到了舊法租界，再走不遠，就是中華大戲院，她進去想要買票，但票房的小門已經關了，門口又掛了座滿牌，大巧兒站著略一猶豫，她這身闊綽的衣服，已招來一個茶房，問她可要買票，有好座兒，大巧兒點頭說好，你領我去，其實她完全不明白飛票的內幕，還以為是戲院招待周到呢，但她這說話和派頭，竟暗合了闊人的行徑，好像無須問價，只預備多賞錢，這就和坐洋車不說價的客人，到地方總要多付錢的道理一樣，茶房知道遇著好主顧，很殷勤的領她進門，直向前走著前五排中間的一個座位，您看這裏怎樣，大巧兒順著他的手兒一瞧，眼光掃到前面第四排上，見幾日自己和靈霄所坐的兩個位子，尙還空着，立刻想齊梁澤生說會買了一星期的票，就向茶房說，我自己有座兒，就是第四排那兩個，你不用

管了，說着就向第四排走去，那茶房聽了，只瞪眼兒，心想你既然有座，幹麼瞞我呢，就氣呼呼走出去了，大巧兒坐到第四排她以前所坐的地方，看看台上，杜和馨的桑園寄子才出台，大巧兒也不懂得，只覺頗有淒涼之感，以前幾次來，都有蕙青在旁陪伴，今天他在那裏，也許正在陸鳳雲身邊的，但大巧兒那裏知道，這時蕙青並未在鳳雲身邊，而是在鳳雲家裡，鳳雲却已到了後台，並且已看見她了，當大巧兒進門的時候，鳳雲正下後台，廟例的由帘內向外張望，她並不是瞧着蕙青，因為蕙青還在她家裡未及動身，也不思瞧着別人，這只是她的習慣，一下後台就揪台帘，不料恰好見大巧兒正向座位上走，鳳雲不由心跳起來，她知道少時蕙青便要隨陳四來有戲，雖然留的是七八排的座位，但和四排相距不遠，一定要被看見，何況看大巧兒的情形，必是有心來尋蕙青，而蕙青未必靠得住，也許這位沒看見他，他倒先招呼這位小姐，只要二人遇到一處，恐怕陳四就無法應付了，想着心中焦急，就翻身上樓，由小門穿出台前，經由包廂後面，到了前台經理室，進門也不和前台人周旋，逕奔到電話機下面拿起耳機便撥自己家的號碼，第一次就叫通了，但是沒人接話，鳳雲等了一會，急得跺腳，她知道電話按在家中樓上，蕙青如未出門，一定要接話的，如今無人接話，必是已然出門，出門就是到戲院來了，這可如何是好，想着忽聽對方有人說話，問你是那兒，鳳雲一聽不是蕙青語聲，就說：我是二姑，你是誰，對方說，我是看門的高才，鳳雲在百忙中還有檢點，就問陳四呢？對方說：他才出門不大功夫，鳳雲聽着，就是蕙青已到戲院來了，放下耳機，轉身走出，由廂路回到後台，進了化裝室，只見手下人馬齊集，都在預備伺候她上粧，鳳雲看了看，眼前可以委派的，只有女僕，就把她叫到跟前，附耳說：你快上戲院門口兒去等着，若見程大個和陳四來了，就教他們回去，不許進門，再告訴陳四，好好伺候大個回家等我，不要在街上溜達，聽明白了沒有，快去，從前台走好了，女僕應聲跑了出去，鳳雲才換上了睡衣，坐在梳頭桌前洗臉，忽然又想起萬一女僕趕到院門口，而蕙青先已進來，豈不白費事了，就又立起來，披上大衣，出化裝室，再到台帘間，向外張望，

見四排上還是那位小姐獨坐，而七八排上也沒有蕪菁和陳四的影兒，這才放了心，但還站了一會兒，約摸女僕已到了院門外，才回到化裝室，人們看着她有些神不守舍，好像有什麼心事，都覺詫異，鳳雲却不自知，自來人若有心事，是萬萬瞞不過他人的眼，尤其女人關心愛情的心事，連真假也不能瞞人，即以鳳雲而言，她也曾籠絡過有錢的老斗，也是擺佈陣式，作得好像很有情意，但那是神閑氣定，手揮目送，滿不帶相兒，絕不是這樣手忙腳亂，總而言之，女人若是動心，就不會故作，不能矜持了，所以看女人愛的真假，要在這方面注意。當時鳳雲候了一會，女僕方才回來，附在她耳邊報告，已在院門外迎清程大個和陳四，教他們回家去了，鳳雲這才大放寬心，暗笑那位小姐算是白來了，方才幸虧我發現了她，否則今日要出事故，以後可更要看住蕪菁，不許他出門了，想着就專心理裝，今天她貼的是梅派戲鳳還巢，待到上場，她見那位小姐還在獨自默坐，神氣蕭寥，而且氣色好似比前日晦暗一些，臉龐也似消瘦一些，雲鳳就想到和蕪菁愛情不薄，兩日不見，已消減作相思樣子了，這更是可危的事，自己要加意留神防備，但看着她，心中却不自覺的有些得意，前天蕪菁還在她的身旁，今天已歸降自己了，任她每日到戲院來爭，也是枉費心力，過正月十五，我們就名正言順的重組家庭，你更要乾看着了，想着不由多看了大巧兒兩眼，戲詞說的好，莫道東風常向北，北風也有轉南時，人事變化，莫看一時，最初看見一張美國漫畫高貴的銀行經理，作威作福，日日叱咤低微的僕人，忽然戰事發動，全都被徵入伍，僕人竟是長官，經理變成部下，就該以其人之道，反治其人之身了，這時鳳雲的眼光，就是前幾日大巧兒的眼光，兩人的地位互相掉換，該着鳳雲得意了，然而得意不可太過，大概人的失意，都種因於得意的時候，換句話說，若不得意過度，還許不致失意，古語說，得意時須慢張口，豈止慢張口，連眼也該慢睜，鳳雲今日就從眼上惹了事，她只顧睜次眼看大巧兒，眼光透出得意，但大巧兒雖然初踏情關，沒有很大經驗，但是女孩子都有一種天賦的聰明伶俐，潛伏在心中，只一有了愛情，就自然的發現於外，好似一座寶礦，以愛情作工具才能發掘

出來，大巧兒和鳳雲對過幾次眼光，覺得她的眼中已沒有誰的嫉妬幽怨，而變成驕傲得意，完全是勝利者的表情，心中立刻明白，她是已經得到鴛青了，其實大巧兒早想到鴛青兩日不歸，必被鳳雲攪去，這時更由她眼中得到證明，同時更受到絕大刺激，暗自發恨切齒，盤算主意，鳳雲作夢也想不到她是極刁狡難纏，跑單幫擺烟攤的窮女孩子，還只當是位闊小姐，否則絕不敢隨便招惹的，鳳雲演完了戲，在後台下完了裝，便和女僕出門，穿過後台的小巷，到街上汽車旁邊，女僕在前面和車夫同坐，鳳雲才進了車箱，忽然後面又跟上來一個人，坐在她旁邊，車夫以為是老板的朋友，並沒理會，就闖上了車門，鳳雲却嚇了一跳，注目看時，原來就是鴛青那位情人，方才曾為她費了許多調度，防她和鴛青相遇，不想現在竟到了自己的面前，當時不由有些茫然失措，不知怎樣應付是好，大巧兒已開口說，陸小姐，對不住，打攪你，鳳雲已料到此人來意不善，也就使出油滑手段，點頭含笑說，沒關係，您貴姓，大巧兒說，我姓林，鳳雲說，林小姐，您有什麼事，大巧兒說，我有件事要跟您談談，鳳雲說，您請談，大巧兒說，車裏不方便，我想到您家裏再談，鳳雲眼珠一轉說，改天好麼，對不住，今天我有事，現在不回家，大巧兒說，沒關係，你辦完事不就回家麼，我可以在車上等您，或者到你家去等也成，你家不是在七十五號路麼，鳳雲一聽她知道自己的住址，這可麻煩，今天就避開她，明天也會找上門去，這時車已開動很久，鳳雲本想先到維多利亞路買宅一轉，好拋開大巧兒，但聽她一說，心中打着轉子，竟忘了告訴車夫，又對大巧兒說，您倒有什麼事，這樣急，大巧兒笑了笑說，沒有緊事，只要跟您打聽一個人，鳳雲說，您打聽誰，大巧兒說，不用我說，您知道的，鳳雲說，我怎麼知道，大巧兒說，您別假裝糊塗，我告訴您，就是前幾日坐在我身邊看戲的人，鳳雲說，看戲的人多了，我知道是那一位，大巧兒說，你還不知道啊，他就是你當初的丈夫，你跟他散了，現在他是我的未婚夫，鳳雲聽到這裏不能再裝糊塗，哦了一聲說，程鴛青啊，他怎麼樣，大巧兒說他失蹤了，我打聽他在那裏，鳳雲搖頭說，我不知道，大巧兒說，你不知道，那個混賬東西三孫子

知道，鳳雲一聽這位關小姐真野蠻，憤然的說，你別罵人，大巧兒說，你不是不知道麼，我罵那個知道的，鳳雲忍着氣說，實告訴你，我和程壽青早斷絕關係，現時更沒有來往，你找他去打聽別人，夫巧兒說，別人更不知道，我只打聽你，鳳雲說，我更不知道，你這是白費工夫，大巧兒方要再說，車已到了鳳雲家門停住，鳳雲又說了句我說的真實話，你上別處去打聽吧，說完就先下了車，那知大巧兒也悄不聲下車跟在她後面，這時裏面門房的人已聽見車喇叭響，立刻把門開了，鳳雲向裏走，大巧兒也跟進去，鳳雲回頭見她跟進了門，大怒說，你憑什麼硬往裏闖，大巧說，我什麼也不憑，只要進來坐坐，你這兒男人能來，女人就不能來，鳳雲說，這是我的家，沒有我的許可，誰也不許進來，大巧兒說，我知道是你的家，別人家我還不來哪，你不願意就叫警察，咱們弄場官司，鳳雲一聽這是塊磨菇，大有泡意，氣得向看門房的高才和女僕說，趕她出去，隨即轉身向裡走，那知女僕和高才一推大巧兒，大巧兒早有防備，立刻使出她打架的本領，先舉足向女僕的小脚尖上用力一蹶，那女僕立刻啣亂亂叫，蹲下身去，又猛然將身一轉，將胳膊肘搗在高才胸口上，高才已是五十多歲的人，被搗得退了幾步，叫着你打人哪，大巧兒一聲不響，只撒開了腿，跟隨鳳雲進了樓門，鳳雲一看這女子身手俐落，好像個女武術家，心裏也有些害怕，知道在這局面之下只可去叫警察，但畢竟精明在自已樓上，他雖是自己的丈夫，並不怕這女人之慮，但現時還有許多顧忌，若鬧出事來，終屬不妙，想着就進了樓門，當然不敢上樓，恐怕引狼入室，就進了客廳，大巧兒也跟進去，鳳雲脫了大衣坐下，大巧兒也坐下，却沒脫大衣，鳳雲看着她，知道不易應付，還想用善言發遣，這時女僕已一竊一拐的走進來，似乎要保護主人，並且向大巧兒報復，鳳雲向她使個眼色說，這位是林小姐，你給倒茶來，女僕見主人又客氣起來，不敢惹事，就狠狠瞪了大巧兒一眼，又退出去，鳳雲才說，我在車上已把實話告訴你了，你幹麼還纏我，大巧兒說，我已打聽明白，程壽青就在你家裏，你把他叫出來，跟我見個面兒完事，鳳雲說，他實在沒有來過，大巧兒說，沒來過啊，那我就跟定了你，一步不離

，直到尋着他才算完，鳳雲說，你這人怎不講理，憑什麼跟着我，你半夜私闖民宅，不怕犯法麼，大巧兒說，我就是不講理，也不怕犯法，你若是不忍就叫警察，咱們尋地方說理去，鳳雲一聽這塊磨菇真不好泡，就說，程蒼霄不在這裏，我怎能叫他見你，大巧兒說，你的話我倒信，可是空口說不成，我得見見真兒，鳳雲說，怎樣見真，大巧兒說，你得教我前前後後，上上下下，都搜一下，鳳雲大怒說，我犯了什麼罪，就是窩藏強盜，私運烟土，也得官面上來搜查，你是什麼東西，敢說搜我，大巧兒說，我什麼也不是，你私藏我的未婚夫，我就敢搜，鳳雲立起來叫廣說，你敢，大巧兒也立起來說，不趕是煎餅，鳳雲說，你搜個試試，大巧兒說，不用試，我這就搜，你叫警察去吧，姑奶奶今兒算跟你幹上的，說着一扭身就向外走，這時門外甬道裏，已有三個人在聽話兒，就是女僕高才，還有陳四，陳四原在樓上陪着蒼青，聽得樓下喧嘩，下來瞧瞧，三個人在門外已把話聽明白了，這時大巧兒硬要搜查，一出客廳，便被三個人攔住，陳四首先開口，指着樓門說，小姐，你出大門走那邊兒，大巧兒說，我不出去，我要上樓去尋人，陳四說，我們的人全在這裏你尋誰，大巧兒說，我跟你說不着，給我走開，陳四說，這是我們老板的宅子，你亂闖可不成，大巧兒冷笑一聲說，你們倚仗人多，姑奶奶不怕，說着向後一退，把皮大衣脫下，丟到身後，冷不防又使出她的慣技，伏下腰一羊頭向陳四撞去，撞得陳四踉蹌倒退，不料女僕正在身後，他先躲了女僕的傷脚，又撞到他懷裏，兩人一同倒在地下，女僕殺豬似的叫起來，高才已嘗過滋味，用手撫着胸口向後倒退，大巧兒見已無阻擋，便耍循梯上樓，那知身發一陣風聲，猛一回頭，見一件兵器已攔腰打到身上，一糟糕，要寫成武俠小說了！原來鳳雲這時已然氣極，你平日因客廳寬闊，就用作練習刀槍把子的地方，所以牆角放着幾件把子，她見大巧兒把陳四女僕撞倒，就抄起一把長柄鐮刀趕了出去，見大巧兒要上樓，就趕到她的身旁，把刀橫着掄起來向大巧兒攔腰打去，爲着攔她上樓，那知氣憤中用得力大，而刀桿又不能水平，於是中段打在胸口上，刀頭卻拍在乳上，大巧兒見刀來到，已躲不開了，挨個正着，胸口還

支持得住。惟有她的乳部，這幾日正有些變化，時有異樣感覺，此除被刀一拍，又疼又酸，尤其麻辣辣的說不出的難過，好似通身的力氣都消失了，哎呦一聲，用手撫着乳部，倒退了兩步，便倚在牆上，閉了眼睛，面上發白，鳳雲以爲手下得太重了，恐怕打壞了他，心中有些歇怙，就停住了手看看她，大巧兒好像難過得要死，半晌才呻吟出來，鳳雲只怕惹禍，才要問你怎麼樣，那知大巧兒突然雙目一睜，變成生龍活虎，跳起來抓住鳳雲的頭髮，向下一帶，鳳雲空練過武功，也沒防到這迅雷不及掩耳的絕招，轉眼間已撲到地下，大巧兒大罵，你這臊臭口，敢打我，我今天要逼出你的下水來，鳳雲在地下還要掙扎，無奈頭髮在她手裏揪着，轉動不靈，大巧兒已踢了她兩腳，陳四等方要趕過援救，忽聽樓梯一陣響，有人跑過來，通叫不要打，不要打，蕙青可不出頭了，他在樓上自從大巧兒和鳳雲在門口爭吵，已聽見了，就知道今天的局面，不好應付，但還希望鳳雲能把他搽塞出去，及至二人進了客廳，蕙青就躲在樓上樓梯口附近偷聽，但也聽不出什麼，及至大巧兒出來，撞倒陳四女僕，將要上樓，蕙青大驚，急忙向一間空房內躲了一會，不聞有人上樓，樓下一陣靜寂之後，忽又咕咚一聲似乎有人跌倒，隨着大巧兒罵聲大作，似乎戰事更劇烈，蕙青忍不住又跑出來，由樓梯向下一望，正見鳳雲倒在地下，大巧兒揪着她的頭髮，且罵且踢，大巧兒聽見蕙青的聲音，才住了手向上一看，蕙青已經從樓梯上走下來，還擺着手叫，不要打，大巧兒一聲不要打，不要打，這時候我打你的愛物兒，你出來攔擋，我挨打的時候，你那裏去了，蕙青被打得倒退一步，望望大巧兒，又看看才從地下站起來的鳳雲，知道自己落到最困難的局面裏了，對於兩個愛人，自己向着那一頭兒好呢，論理說，大巧兒既知道自己到此地來，是受梁澤生托付，辦一件大事，不該前來攪擾，但以人情來說，她和自己已訂終身之約，並且發生了關係，現在正當新結婚燕爾之際，自己突然離開她，投到另一個女人懷裡，她當然受不住，世界上有幾個年青人，能以理智壓抑情感，何況大巧兒又是那樣

熱烈，把身命都交給我了呢！她當然是該受原諒的，可是現在這局勢，怎樣應付，看看近前還有陳四高才和女僕，知道不便說話，就握着被打的臉，向大巧兒說，得，你先別着急，咱們房裏說，大巧兒說，沒的可說，你跟我走，蕊青說，你先屋裏坐，就拉着大巧兒走入客室，又回頭向陳四等說，沒有事，你們歇着去吧，陳四等還看着鳳雲，鳳雲見蕊青既已出面，知道不會再打架了，也就擺擺手，陳四等方才退去，蕊青原打算把大巧兒叫到一旁，仔細解釋，自己是來作正事，並非有意和鳳雲叙舊，請她顧念大局，不要攪擾，但那知進了客室，一回頭見鳳雲也跟進來，蕊青忙對她使個眼色說，請你出去一會，我和她說幾句話，鳳雲好似沒聽見，撇着嘴兒笑了笑，就坐在沙發上，蕊青吁口氣，搔搔頭，就讓大巧兒坐下，大巧兒以沉機觀變靜候下文的態度坐下了，蕊青也坐在兩人中間，三個人都不說話，鳳雲仰頭看着屋頂，大巧兒低頭看自己的腳上綉花鞋的鞋尖，他二人各有所思，卻不知想的什麼，大概是靜候蕊青如何辦法，然而蕊青有什麼辦法呢，他在這緊張之際，反而把神經鬆弛了，這也是一種慣有的反應現象，例如一個人在生死交關的時候，竟不想眼前的危險，反而去注意一棵樹，一片白雲，或者研究近旁人的衣服脫落了鈕扣，她的太太怎不替他縫一縫，這並非反常，而是緊張過度的反應，蕊青卻只想自己冤枉，世上男子自尋苦惱，弄兩個女人，把本身夾在中間，受罪的固然很多，但自己未造這樣的孽，自己和鳳雲已經離散，原想今世不會再見，才又和大巧兒結識，承受了她許多恩情，決意相從終老，原是很正當很穩妥的道路，那知無端出來個梁澤生，教我幹這件愛國工作，如今竟弄得他們雙方對面，她們是不能並立的，我降服那頭兒是好，我若沒有秘密工作的責任，現在就拚着得罪鳳雲，和大巧兒一走，固然鳳雲這兩日的情形，令人可感，豈忍決絕，但事到如今，也沒法兒，既不能兼顧，只可拋捨她了，無奈我又負擔着工作，有所爲而來，這纔一辦，就要前功盡棄，怎樣去見梁澤生，現在爲着工作，就該拚着得罪大巧兒，然而怎能忍心呢，他自相識以來，相待仁至義盡，恩重情深，若沒有她，我也許不知淪落到什麼地方，現在若是當着鳳雲給他難堪，

她豈不要氣死麼，蘊青眼望着對面牆上的字畫，怔了半天，所想的完全無用，終沒有一點實際的應付辦法，這時大巧兒已忍不住，轉過臉向他問，你躡躡什麼，倒是走不走，蘊青噤口唾沫，又咳嗽一聲，才說，你……：你先回去好麼，我還有一點事……：蘊青這句話，是給大巧兒暗示，教她明白自己的工作，那知大巧兒搖搖頭說，不成，你是先跟我走，有事也不見得非今夜裏辦，明天再說，大巧兒這句話，也是暗示，她好似說我並非不知道你辦正事，但是我有許多話要跟你说，你必得向鳳雲請假一天，先跟我走，給我圓圓面子，明天再來也可，蘊青聽着有些明白她的意思，同時心也放了，躊躇一下，便轉臉向鳳雲說，那麼，……：那麼我……：那知鳳雲正張大了眼看着他，聞言便接口說，那麼你怎麼，蘊青說，我……：……：我先走一騎明天再來，鳳雲雙眉一挑，面色倏白，冷笑一聲說，等着，那兒去，這兒就是我們拚骨合葬的祖墳，你往那兒去，說裏又提高了聲音叫着，你別糊塗着，什麼臭的爛的娘兒們，就敢上我家裏拉人，你真就要跟着走，想造反哪，當着人家的太太，敢拉人家的丈夫，好她媽的不要臉，大巧兒一聽鳳雲罵到自己頭上，大怒站起來說，你不要臉，誰是你的丈夫，你是誰的太太，鳳雲指着蘊青說，他是我的丈夫，我是他的太太，大巧兒呸了一聲說，別不要臉了，你是他的太太，還出來唱戲，鳳雲說，那有什麼希奇，唱戲也是一種職業，女伶有丈夫的多了，大巧兒說，你這種唱戲的，跟畧姐兒一樣，不知妍了多少人，還有險兒說他是你丈夫，鳳雲憤然站起來說，放你媽的屁，我妍人你看見了，大巧兒說，我就沒看見，你也不是什麼好東西，當初你不是嫌程蘊青窮，跟他散了，出來唱戲，現在看出來什麼，又抓住他不放手，真沒羞沒臊，鳳雲真有些抵不住大巧兒話砲兒，聞言氣得打戰，只問我嫌程蘊青窮，誰告訴你的，大巧兒指着蘊青說，他告訴我的，蘊青一聽，焦點落到自己的頭上，暗叫要命，嚇得低下了頭，那知鳳雲又向他問，你告訴我我嫌你窮了，跟你散了，蘊青只可作遊詞說，你們分爭這個有什麼用，得了，都少說一句，大巧兒說，呸，你這惹禍根苗，怎麼又冲起了和事老，你說真個的，蘊青低下頭不再作聲，鳳

雲向大巧說，你少造謠言，給我們攪生水也沒有用，我們是結髮夫妻，我們有龍鳳大帖，你是那兒趕來的，大巧兒說，呸，別不害臊了，你們倒是結髮夫妻，可惜已經散了，你世態炎涼，把霧青擠出來自己受罪，若沒有我，他也許喂了狗，他對你傷透了心，才跟我定婚，現在我是他的未婚妻，鳳雲聽大巧兒正說在自己的病上，心中又愧又恨，同時又想她的話不對，霧青曾說並未和他定婚，就將身一退，坐在霧青身邊，推着他說，怎麼着，你和這個女人定婚了，你說，咱們還沒離婚，你就跟他定婚了，你說，這時大巧兒也坐在霧青另一邊，推着他說，你不是告訴我，已經跟這個沒臉的陸鳳雲散了，現在她說你們還是夫妻，你們是夫妻。爲什麼跟我定婚，還……你說，可憐霧青這時能說什麼呢，被二人推過來推過去，好像大風浪中的小舢板，這種運動倒頗有助於消化，只可惜太傷腦筋，他知道在此時不能說話，開口便要損傷一邊，只可咬着牙忍受蹂躪，但二人都逼着他說話，他最後只可開口了，拍着大腿說，你們教我說什麼呢，說什麼呢，大巧兒氣得唾了他一口，鳳雲也搗了他一拳，真是在嫉妬爭競時，可以失却理性，甚至忘掉原來的目的，譬如兄弟分家，爭一隻古瓶，當然他們都愛這古瓶，需要這古瓶，所以要爭，但爭到不可開交之際，寧可以摔碎了大家都得不到，又如兩國都覬覦一座繁華都市，以致起了戰爭，當然雙方對這都市，都感覺愛惜和需要，才志在必得，然而戰爭使這都市成爲焦土，雙方也就心平氣和的撤退了，再如你的太太，平日對你極好，把你看得寶貝一樣，早點燕菜粥，午飯燒鴨，晚飯燻鷄，而且取分床制，每星期才辦公一次，變着法兒保養你的身體，但你若在外面另有所歡，有幾次夜不歸營，回來想休息休息，太太就變了態度，她說，你不愛惜自己，我還愛惜你，有得別人享受，我還享受，小子，你在外面打了魚，回家來晒網，勞駕你，家裏打魚外面去晒網吧，於是你就苦了，這就是你獨享則窮其瓦全，互爭則寧爲玉碎的道理，鳳雲大巧兒本都把霧青愛如性命，但到這是竟顧不得了，所以我認爲世上第一等有福的人是太監，第二等是僧道，第三等是窮得不能接近女性的人，因爲你一接近女性，就有苦惱，固然苦中有甜味，然而那

只是藥上的糖衣；除非你能寫費身契給一個女人，終身不貳，那才許甜多於苦，由此畫出一個定論；在一個女人面前，你是被愛者，在兩個女子中間，你是受害者，你若胆敢同時招惹兩個女人，最好先去修煉成不壞金身，莫要向深奧處講，只看蕙青在鳳雲大巧兒中間，已被推得忽而左傾，忽而右傾，他若是政客，早成了反覆無常的小人，他若生得不結實，早已給搖散了。當時蕙青實受不住，想躲又沒法躲，心中暗自盤算，這已到了最後關頭，好比走到三岔路口，必須選一條路往前進，不能再徘徊猶疑了，論自己的本心，實在屬於大巧兒，應該立刻隨着她走，無奈我身上負有責任，若是率性而行，就將誤了大事，我本是預備為國犧牲生命，怎還不能犧牲愛情，而且我自料此次謀殺蔡文仲，最好的結果，是我和蔡文仲鳳雲同歸於盡，若不能成功，我自己也逃不了活命，反正大巧兒將來的命運，是悲慘的，百分之九十九不能和我重圓，以前的海誓山盟，也將成為虛話，在我死後，她不知如何悲傷痛苦，所謂天長地久有時盡，此恨綿綿無絕期，那我不害苦了她麼，可是現在正是個機會，我若表示傾向鳳雲，對她負心，她必大受激刺，也許要大吵一陣，然而結果也只好傷心而去，從此恨上了我，就可以漸漸斷念淡忘，這不啻給她個解說，我雖然萬分不忍，萬分虧心，也該這樣辦，因為既於她有益，而且能解決當前的難題，蕙青想：暗自咬牙，下了決心，但眼淚也含在眶裏，竭力抑制，不便流出來，這時鳳雲大巧兒還在推着他，鳳雲叫着你可說呀，大巧兒也叫着發昏當不了死，到底怎樣，你快說話，蕙青忽然立起身來，走到西墻下站住，却不回身，開口說，你不必再問了，你走吧，大巧兒接口說，你叫誰走，蕙青說，你走，大巧兒霍地站起說，你叫我自己走，蕙青說，是的，你最好走，大巧兒面色倏變，奔過去抓住他的肩膀，拉他轉過身，恨恨的說，怎麼，你叫我走，蕙青低着不敢看她，也不作聲，大巧兒茫然揪了一下，又說那麼……那麼你是不要……不要我了，蕙青低着頭，眼淚直墜在地毯上，連咽了兩口唾沫，連提了兩次氣，才開口說，我……你原諒我，我和鳳雲會結過婚，這是沒法子的，大巧兒作夢也想不到他會說出這樣的話，當時頭上如同響了一聲

炸彈，心坎如同挨了一刀，只覺天旋地轉，幾乎暈倒，身體也軟了，手也涼了，同時舌頭也失去作用，牙關顫動，嘴唇空自翳着，半晌沒說的話，反藉抓嘉青肩頭的手，支持自己身體，大巧平日潑辣，有急智，有幹力，此際竟變個平常的女子，一點能為也沒有了，其實什麼叫作能為，只是能在暇豫之時，以神閒氣定的態度，應付一切的事，而這些事都是於她本身無大關係的，若遇真動心的事，能人也要變成庸人，試看消防隊救火，多麼勇敢，多麼矯健，但那是替別人救火，若是一位隊員家中失火，他的骨肉財產都困在裏面，他就要心慌意亂，也許硬向火裏跳，也許軟軟得爬不上梯子，又如名醫給人治病，好似有十分把握，被病家敬如天神，然而名醫的父母妻子害了重病，他或者比平常人還要張皇失措，毫無主意，還得請別的醫生來診治，這道理全是由於真動了心的原故，人若遇着真動心的事，已承受不住情感的刺激，再沒有能力應付的，這時大巧兒直怔了半晌，到眼淚流下來，才顫聲說，好，好嘉青，這是你說的話，你以先怎樣許我的，你如今又說跟她結過婚，這就是說你們還是你們，你小子摸摸良心，合着你白白……我白白……合着你跟我定婚連兩日在……全不算了，嘉青仍低着頭說，我對不起你原諒我，大巧兒聽着，知道他這客氣話，等於逕直表示決意拋棄自己，絕無猶豫了，這種負心的情形，不但大巧兒意想不到，就是任何人也沒見過這樣直率刻露毫無情意的，大巧兒原看出嘉青忠誠篤厚，溫柔多情，才托以終身，還自覺眼力不錯，那知突然間眼瞧着一個天使變成魔鬼，她自己也由天堂墮入地獄了，這時她的情緒，恐怕翻遍字典，也尋不出合宜的字來形容，把氣憤，怨恨，悲憤，驚愕，失望，都合在一處，也不足形容出一半，她好似有些發痴，望着嘉青，想說話也說不出，身體抖的連一點氣力都沒有，心裏想和嘉青拚命，但她反而支持不住自己，向後一退，就坐在地下，這時嘉青看着她的情形，心如刀絞，比大巧兒還加倍難過，向後一退，倚在牆上，惟有風雲却太高興了，她自知是得到勝利，世上還有比勝利更教人得意的事麼，大而國家對國家，作起戰來，不惜一切犧牲，博取最後一時的勝利，然而結果，戰敗的固然倒楣，勝利的也滿

日創痍，十年八年也未必蘇過喘息，何如起初沒有戰爭的好；然而不能，因為人類都是具有爭強好勝的惡劣根性，即使勝利等於失敗，等於倒楣，他們也要由競爭而獲得倒楣的勝利。試以情場為喻，一個女人，不論容貌學問如何，只要追求她的人多，就分外珍貴，分外迷人，若是一個很好的女子，沒人追求，也就減低了聲價，和拍賣行貨物常能賣高價，也是一樣由於一類競爭的心理，再如竇笑的女子常能壓倒坐家的太太，而攫取有婦之夫，所謂家雞不如野鷲，也是競爭成全她們，一個人沉溺花叢，並不只因為貪戀女色，而且含有一種好勝心。譬如你認識了一個妓女，她還有許多客人，於是你就使用手段揮霍金錢，修飾衣貌，去和別人競爭，偶然你失敗了，那是祖上有德，然而誰也不這樣想，只是謀求勝利，結果若是果然勝利，她誰也不愛，只是愛你，誰也不留，只肯留你，你真是得其所哉，然而從另一方面看，你的勝利真是慘絕人寰，因為花錢的是你，得病的是你，受罪的是你，甚至於揮霍過度，弄到傾家敗產，落在馬路討小錢的也是你，——那班失敗的都有福了！——但是你在倒楣以前，絕不會想到這些，只珍重和享受勝利的成果，因為這成果是由競爭得來的，你的太太所以容易被你看成平淡的原故，就因為沒有競爭，既沒有張行長請太太下館，也沒有李局長請太太串門，你在家吃飯，絕沒人和你賭氣也要擺飯局，你在家睡覺，絕沒人在另一間房賴着不走，你的太太也不會穿上一件新長毛絨大衣，到你跟前擺來擺去，告訴是王二爺給作的，使你一氣給她再買一件全身絨緞的，這樣天下太平，自然不能適合你那惟恐天下不亂的爭鬥心理，就感覺太太平淡了，太缺少刺激性了，這不要看作笑談，實有至理，人是性惡的，都含有殺機與爭心，不過有的顯露，有的不顯露而已，而且競爭後的勝利，更能使人炫惑，而失掉理性，湮沒了同情心，這時風雲只覺自己是勝利了，心中說不出的暢快，對於大巧兒的可憐情形，漠不關心，而且好像大巧兒越狼狽不堪，她才越暢快，但仍不動聲色，只用眼瞧他們；心裏也知道大巧兒很够潑辣，她此時只是刺激過深，若緩過這口氣兒來，也許要和竇賢拚命，自己不能坐視，只有拚着大吵一場，蒼青更比鳳雲明白，他深知大

巧兒爲人，當日只爲欺負自己，打了交手仗，還被咬掉一塊肉，今日這樣虧負她，她含膏滿腹冤憤，也許要豁出性命，和自己同歸於盡，或者把怨毒轉到鳳雲身上，先和她拚個死活，然後跟自己算賬，總之今日這場禍事定不會小，但是寧願她先來和自己拚命，甚至一起死了也好，那倒比向鳳雲尋仇較易應付，蕙青這時的心情，就如同看着一筒炸藥，火線已被燃着，立刻就要爆炸，一炸之後，不知生死如何，不料過一會，大巧兒從地下顛微微地站起來，用手拭乾了淚眼，看着蕙青說，你的話都是真……真的，蕙青仍低着頭沒敢答話，大巧兒猛一蹶腳，又看着蕙青，一言不發，從地下拾起大衣，挾在脅下，轉身就走，蕙青這時心中真比刀刺還難過，想要說一兩句話，對她暗示自己並非負心，教她安心等待，但想不起適宜的言語，而且鳳雲正在旁邊，又怕被她聽見發生意心，只好看着大巧兒走出去，跟着聽她到院中和高才說話，大門開了又關上，知道她確是走了，心中不由納悶，大巧兒最後的舉動，太不合她平日的性情，怎受了這樣委屈，竟沒有一點動作，老老實實的走了，真是出人意外，莫非她心理發生變態了，但蕙青那裏知道，大巧兒並非變態而是出於人情，大概一個人若是真愛上一個人，就應了張天師被鬼迷，有法無處使的俗語，譬如一位大官，執掌生殺大權，一切事都按法規辦理，應付裕如，一天判決十人死刑滿不在意，好像他這人心硬極了，但他心愛的獨生子作了壞事，旁人以爲他必要嚴厲處治，但他毫無辦法，結果只打兒子兩個嘴巴，反把自己氣出一場病，男女之間也是如此，只要有了真愛情，那就有什麼能力也要消失。當初天津有一個混混兒，非常兇惡，把殺人打官司不當一回事，人人怕他，但他家裏的老婆，生得俏美風騷，很不規矩，他竟愛極生畏，不但不敢管束，反而很謹慎的躲避着老婆的情人，這雖是怪事，但也是人情所有，大巧兒是太愛蕙青了，聽他忽然變心，幾乎氣死，當時確會有拚命的心，但全身已氣得沒有一點氣力，坐在地下抖了一會，不知怎麼念頭一轉，就想他既已變心，自己殺了他也沒有用，何況自己也沒有殺他的能力，吵鬧呢，白白給陸鳳雲趁觀看笑話，這樣一想，就生出負氣的心，暗叫咱們走着看，就站了起來，但她

還問了蕊青一句話，蕊青不答，她才決心走出去了。一走可謂帶着萬種傷心，滿懷冤憤，但也是由於多日和蕊青相處，變化了氣質，若在以前，萬萬不會這樣的，蕊青却不能了解她心理上的變幻，只覺奇怪，怔了一會，忽覺肩頭上有了烘熱的手，轉臉看時，鳳雲正立在旁邊，滿面笑容，兩眼發亮向所未有的亮光，對自己瞧着，好似把全部的愛情和感激都由兩隻眸子透露出來，鳳雲此際是太得意了，世界上還有比打倒情敵更得意的事麼，而且自己並未費力，只由蕊青本心自動的把情敵趕走，由此可見他是真愛自己，這够多麼可感，當時走到蕊青身邊，一撫他的肩頭，蕊青一轉臉，鳳雲很快便投入他的懷裏，一手攬住她的脖頸，立刻兩唇相觸，接了個很長的吻，但時間也不算太長，直到女僕走過來，那女僕因大巧兒已經走了，便想對主人訴說自己兩次跌疼腳尖的苦楚，並且痛罵大巧兒一頓，出出怨氣，同時也向主人討好，不料走到客廳門外，向裏一看，見情形不對，怔了怔眼，就轉身走開，這時蕊青鳳雲驚覺了，倏地離開，鳳雲走到門口，向外看看，就叫女僕回來收拾房間，隨又拉住蕊青的手說：咱們上樓吧，蕊青隨她上樓進到臥室，鳳雲對鏡整理頭髮說，這個女人真兇你還說她是箇小姐，看他打架罵街的情形，簡直是作女工的，蕊青坐在一邊說，她也是急了，誰急了也不會文雅，這就叫打無好手，相罵無好口，鳳雲回頭說，好，你還護着她，蕊青嘆口氣說，我對她那麼狠心絕情，你還說我護着她，鳳雲勸了一聲，離開鏡台坐到他旁邊說，瞧你這咳聲嘆氣，還捨不得她麼，蕊青說，你只怕怕屈心，隨便說好了，鳳雲笑着將身一側，和蕊青貼着臉兒說，我知道你是真心對我，這不過逗你，哦，她說帶過你的忙，又和你定過婚，是真的麼，蕊青只得眯着眼睛說，她倒是待我不錯，我當這份商行副理，她會帶過忙，因為副理原是應該聘任內行人，我是外行，有什麼資格被聘任呢，林小姐就拿出一筆錢，用我的名義入股，我由股東作副理，就好看多了，鳳雲說，她拿出多少錢，蕊青說六十萬，鳳雲說，明天我撥六十萬給你，趕快還她，咱們別叫她拿着，還有定婚的事呢，蕊青說，我當時因為和她處得不錯，曾有過這麼一句話，鳳雲說，沒登過報麼，沒請過客麼，蕊青說都沒有

，只這麼一句話，也沒外人知道，鳳雲說這句話在那裏說的，是在她家裏，是在旅館裏，是在椅子上，是在床上，蘆青說，在飯館單間裏，鳳雲又問你和她有關係麼，蘆青搖搖頭。但心中却想起旅館中兩夜的情形，說不出的悽慘，就央告鳳雲說，我求求你，不要再提她成不成，鳳雲說，提着你傷心哪，蘆青說，已經完了，何必再說，我實在有些對不住她，可是爲着咱們夫妻，有什麼法兒，拋開算了，鳳雲聽着，又抱住蘆青親熱一會，二人才上床睡覺，鳳雲今夜分外高興，分外體貼，大有酬情報恩的意味，蘆青則在玉軟香溫的境中，仍是滿腹悵悵，只默念着西廂記中「棄置今何道，當時且自親，還得舊來意，憐取眼前人」那首詩，他對鳳雲和大巧兒，簡直辨不清誰是新人，誰是舊人，好像把大巧兒當作舊人，而鳳雲竟是新人了，這才合了只見新人笑那開舊人笑的話，事已至此，也只可憐取眼前人吧。但蘆青在這時候，作夢也想不到有一場大禍，正在他頭上盤旋着呢，原來大巧兒出門以後，並未回家，她只在街上亂走，她自覺受了欺騙，受了侮辱，而且知道自己失去蘆青，從此將毫無生趣，不能活下去了，一陣咬牙切齒，一陣流淚抽咽，忽然將腳一頓，想要投河自殺，就循着馬路向海邊上走去，她倒不太恨鳳雲，只怕蘆青負心，但恨過以後，回憶數月恩情，和蘆青的好處，心裏又一陣發熱，好像還希望蘆青能再回到身邊，自己無論受多大委屈也能原諒他，但這是不可能的了，她獨行踽踽，到了河邊，夜中河風加倍的冷，吹得她澈骨生寒，又看看河中滾滾的流水，知道在這漫漫黑夜，一跳下去就算永辭人世，忽然想到此際蘆青和鳳雲正在暖室吞食，共尋好夢，不由一股仇恨之氣，湧上心頭，自語說，等會兒，我爲什麼自己死，教他們趁心，要大家死，我尋把刀子把他倆都殺了，然後自刎，那才痛快，但轉想這事不容易辦到，就沿河邊慢慢走着尋思，她真是被嫉妬毒化了理性，忽然想起個狠毒的主意，打算去舉發蘆青謀殺蔡文仲的事，並且把鳳雲也硬攀作同黨，教日本憲兵險把她們抓去槍斃，替自己出這口冤氣，大巧兒也明白這樣有負初心，大虧天良，而且也必連累梁澤生和史太太，但她這時已抱了恨世心裏，對任何人全都怨恨，尤其梁澤生，自己和蘆青過得好兒

的，他偏要竊青幹愛國工作，百計千方的給孟青和鳳雲撮合，才弄成這樣局面，把自己害到這般光景，簡直是自己的仇人，史太太是他的助手，替他成全我，現在受連累也算活該，而且我並非賣友求榮，舉發以後我也自尋死路好了，大巧兒想着好像有鬼催着似的，下了決心，沿河直向北走，她很熟悉路徑，知道沿河走到東浮橋，向西一拐彎兒，便是天津警察總局，自己進去，便對主管人員說明此事，教他們立刻把孟青抓來，當時恨恨的直向北走，這時北風很大，她低頭頂着風，被吹得喘不出氣，眼淚掛着臉上，幾乎凝結成冰，刺得皮膚生疼，她越是難過，越是發恨，勇氣越足，及至到了東浮橋，向西一轉，風才小了些，她喘了口氣，抬頭正看見警局大門，看警局面河而築，形勢甚壯，門首燈光很亮，有一位警士守衛，大巧兒看了看，心中忽然有些猶疑，脚下雖仍向前走，却把方向走偏了，竟躲開警局的門，向北面的巷口走進去，循着警局的北牆，穿到了東馬路，他才立住了，自己埋怨自己，跑到這裏來作什麼，便要轉身走回，循原路走到警局門旁，但他並沒轉身，竟一直的走到河邊，在河邊又站着猶疑一下，再轉身向警局走，脚步很遲慢，並不直向警局的門，而仍偏向巷口一面，她當然還是猶疑，但警局門口的警察，已不容她猶疑了，他看着一個女人在警局門外徘徊，似乎形跡可疑，就問了一聲幹什麼的，大巧兒聽着一驚，却被驚起勇氣，猛然把心一橫，逕向警局門口走去，到了警察跟前，才說，我來報案，警察怔了一怔，問報什麼案，大巧兒說，我不能在這兒說，裏面有管事的人沒有，警察看着她，就舉手按西牆上的鈴，聽見門內有個警察出來，門崗就向她說，這個女的來報案，你領她進去，那警察便領大巧兒進門，大巧兒踏進門口，就覺身上一冷，凡是執法的地方，都有些陰森森的，她身上一冷，隨着心裏一清，似乎有些害怕，但不知怕的什麼，及至被領進一間空闊的大屋內，側面放着一張辦公桌，後面有椅子，旁邊靠牆放着幾張長椅，警察教大巧兒在長椅上等候，隨即走了出去，不大工夫，一位警官打着呵欠走進來，身上的制服鈕扣都沒扣好，進門看看便坐在辦公桌後，另有一位警士跟進來，坐在旁邊，提筆預備記錄，那警官才開口問大巧兒

報什麼案，大巧兒一看這種情形，心裡忽然亂跳起來，知道自己這時只一開口，警士用筆只一記錄，別人還是閒事，竊青恐怕就不能活了，他固然可恨，但自己和他好了一場，怎忍就把那樣一個年青小夥兒，生治死呢，想着心中萬分後悔，怎該這樣莽撞，跑進警察局來。但是已經進來，又已聲明報案，再想退出去，或是改口說無案報，那是不可能了，想着正在不知所措，那警官見大巧兒發怔不語，就又催促說，你到底報什麼案，快說。大巧兒急得要死，心中好似被火燒炙，眼淚直流下來，警官看着又問你倒是遇了什麼事可快說呀，大巧兒一聽警官的話，忽然觸動靈機，警官也會察顏觀色，由大巧兒的態度，知道必不是家中被搶，若是被搶，她一定很匆忙惶急，看情形必是被騙，受欺等事，她本是來告狀，却錯說的報案，所以問遇了什麼事，大巧兒由他這一句話，竟而心中豁然開朗，也是她久處下等社會，經驗很深，同時事情也巧，她由家中出來時，忘了帶一件東西，就是和她身上所穿皮大衣成爲一套的皮手籠，史太太替她作衣服時，原有手籠，而且她每次出門，都要帶着，惟有今天因匆匆出門，竟給忘在家裏，她這時不知怎的，忽然想到手籠上面，立刻得計，就發着哭聲說，我教人搶了，警官問槍去什麼，大巧兒伸着手說，我的手籠被搶去了，警官說在什麼地方搶的，大巧兒說，我和朋友在中華大戲院看戲，散場又到朋友家坐了會兒，朋友就在河邊附近住，我從她家出來，想雇洋車，却尋不見，只可走着，不料黑影鑽出一個人，搶了我的手籠就住河邊跑，我隨後就追，他跑得快，我穿着高跟鞋追不上，一會他就沒了影兒，我只到局子報案，你們快給我找，警官說，你被搶在什麼地方，大巧兒說，大概在日法交界那一溜兒，警官說，那爲什麼不到分局去報案，大巧兒這時已脫過最困難的關口，心中也是穩了，她並不怕警官的盤詰，震震有辭的說，我不知道分局在那兒，只記得東浮橋對面有座警局，就順着河邊來了，警官說，你爲什麼不喊街上的警察，大巧兒說，我喊了，可是一路上並沒見一個警察的影子，警官吸了口氣，心想在這大冷天兒，河邊風更大，也許崗警都尋地方暖和去了，但是不屬自己的事，就又問你的手籠是什麼樣兒，大巧用手比劃

着，這麼寬，這麼長，皮子和我身上穿的大衣一樣，警官說，只一隻手籠，你又何必這樣着急，大巧兒說，手籠裏還有東西呢，我的一隻金戒指，朋友的一隻手表，還有三萬多塊聯幣，這個捨哥算是肥了，你們快給我找，我回來謝你們兩千塊錢，警官笑笑說，那等找回來再說，言外好似暗示說沒有希望，隨又問大巧兒的姓名年齡住址，大巧兒因爲自己這身衣服，若實說住在巴巴胡同，恐怕惹他疑惑，好在自己並沒丟東西，也不希望還有下文，就想完全撒謊，但一時却想不起說什麼，因爲他腦中對陸鳳雲的印象正深，念頭一轉，就說，我住在七十五號路，我名字是陸鳳雲；那警官久聞陸鳳雲的大名，而且知道她和本局長的關係，聞言很快的站起來，肅然起敬的而又很詫異的望着大巧兒說，您是陸小姐；大巧兒一看他的神情，暗叫糟了，自己不該冒充陸鳳雲，她在天津唱了多日的戲，這警官也許認識她，她那知道警官只是聞名，並未見過鳳雲，大巧兒竟嚇得急忙改口說，我不是陸鳳雲，陸鳳雲是我姐姐，我是他妹妹，警官很恭敬的說，您是陸二小姐，您丟的東西，咱們一定竭力給我，您請回去歇着，按手續說，您的東西是在舊日法交界被搶，還應該到一分局去報案，這也不必再勞動您了，我們替你辦吧，大巧兒一提起陸鳳雲的名字，警官立刻改了態度，心想莫怪現在人人都想學戲，感情唱戲真吃香，連官面都另眼看待，想着向警官謝了一聲，就走了出去，警官好像把她當作貴賓，直送到門外，還要代爲雇車，這時夜已深了，門外並沒有車，大巧兒說自己到東馬路去雇，警官方面回去了。他回到房中，就抓起電話，通知分局，告訴說陸鳳雲的妹妹在你們界內被搶去一隻灰鼠皮手籠，裏面還有首飾和現錢，本局已到總局報案，陸鳳雲和咱們局長要好，若被局長知道，可是麻煩，你們趕快想法辦，分局那面接到電話，立刻如遭大變，急忙派人去報告分局長和局員，這且不提。大巧兒夢想不到只爲一段謊話，竟惹起若大風波。她走在路上，回想方才在警局的事，覺得自己可笑可憐，再想到陸鳳雲家的事，又覺自己可悲可慘，知道自己是澈底失敗了，對着青是毫無辦法了，既知吵打無用，而又不忍報復，那也只好任憑他小子負心，自己算是膿包鬆種，認頭吃

虧，看他小子日後有沒有報應，反正自己絕沒能力報應了。想着悲慟萬分，眼淚簌簌的流落到大衣上凍成小冰粒，但她的心情，已和方子不同，好像因為未曾舉發蕭青，引為一種安慰，覺得幸兒沒真作出來，否則如何是好，同時她經過這次波折，好似由患難中才逃出來，竟肯退一步想，有些甘心認命了；這完全是愛情的作用，愛是偉大的，偉大到不可說，不可形容，尤其不可捉摸，和無情的水火一樣，能生人，能殺人，能使人臻於真美善，能使人陷於毒惡，烈婦殉夫是由於愛，淫婦殺夫也是由於愛，有人以為是由於慾，但愛和慾是不易分開的，因為愛就是一種慾——李鳳仙刺目勸學，是由於愛，劉景桂槍殺情敵滕爽，也是由於愛，雖不敢說易地則皆然，但由愛字發生什麼事故，是無法擬測的，完全要看當事者當時心理是怎樣情形，如何變化。大巧兒前後心情的改變，也全是愛所推動，她若真的舉發了蕭青，也是由於愛，她變計開脫了蕭青也是由於愛，不過若真個舉發了，她就是千古情場中的忍人，現在她一變計，就成情場的聖人了，然而這位聖人太可憐，她由東馬路哭到南馬路，由南馬路哭到巴巴胡同家門口，她舉手叩門，砸落胸前一片冷而硬的東西那是由她太多的眼淚，積聚凝成的冰，落到地下，拍的聲粉碎了，裏面馬五早已睡覺了，半天才被驚醒，出來開門，問大巧兒怎麼放夜遊子，半夜才回來，大巧兒一言不發，一直走進房內，連大衣也未脫，一按頭就倒在炕上，她這一倒下，直到天亮並未台眼，也未改變姿勢，就那樣側身倒着，眼望對面的牆，好似痴了一樣，及至小寬醒來和她說話，大巧兒才開口說，你自己玩去，不要擾我，要買東西炕邊有錢，說完才閉上眼睛，也不知她睡着沒有，午後兩點多才又起來，下炕脫了大衣，拋在炕裏，走出房門，看看馬五出門賣報未歸，小寬也自己玩耍去了，家中並沒別人，她就關好大門，回到房裏，坐在炕邊，嗚嗚的哭起來，真哭得天濤日暗，鬼慘人愁，把滿懷悲憤幽怨，付諸一擲，直哭了有一點多鐘，忽然跳起來，拭乾了臉，一咬牙，一跺腳，再不哭了，隨又看看房內，就着手整辦，把史太太贈給她的衣服，和蕭青的一切衣服，都歸着起來，但她並沒有太大的包袱皮，就尋出一條盛糧食用的舊麻袋，把衣服都

塞進去，可憐那紫貂灰背的大衣，向來是木皮箱中的貴客。如今竟像爛紙一樣進了麻袋，也真是遭劫在數的了，大巧兒收拾完了，把廢袋放在炕角，又取出自己的藍布大棉袍，穿在身上，脫了高跟鞋，擲在炕洞裏，換上自製的青布棉鞋，又取出一包鈔票帶在身上，才開門出去，在巷外尋着小寬，教回去看家，她自己就走了，直到天夕才回來，手裏提一大包各種紙烟，放在炕上，正整理着，馬五回來看見，就問那裏來的這些紙烟，大巧兒說，買來的，難道還是捨的，馬五說，你買這些紙烟幹什麼，大巧兒說，作買賣呀，還歸咱們老本行，馬五怔了怔說，還擺攤兒啊，你爲什麼不跑單帮，那不比賣烟掙錢，大巧兒說，跑單帮，還受氣受累，外帶受罪，我爲死爲活，爲她媽的什麼，這樣掙幾個，够小寬和我吃的，餓不死就得了，馬五說，你和小寬……竇青呢，大巧兒一沉臉兒說，老鬼，我現在告訴你，從此不許你提他的名子，你若再提他一個字，我可跟你翻臉，馬五眼珠亂轉，尋思竇青已有數日未歸，他上那裏去了，而且大巧兒這樣情形，好像對竇青有了惡感，這是什麼原故，想着就應聲說，是，我從此不提他，可是他這些日子上的那裏去了，大巧兒搖頭說，不知道，你再問我可火兒了，馬五說，你火就火，我總得問問，你要明白，竇青原是我的朋友，我認識他的時候，你還不知在那兒呢，現在你跟他是一個人了，難道就不許我問，我一定要問，大巧兒說，你問不着，他又不是我的什麼，你要問去問梁澤生，要不然就去問陸鳳雲、馬五說，陸鳳雲是誰，大巧兒說，不知道，你少絮叨，梁澤生這兒，說着就把馬五推出去，馬五叫着我不問了，你給我吃呀，大巧兒說，你不會自己拿去，馬五說，在那兒，大巧兒說，在外面那間房裏，馬五說，你說年交麼，早吃淨了，什麼也沒有，大巧兒說，吃淨了，那你就自己買去，我可請你過年，平常日子可不能永遠管飯，去你的吧，馬五是沒指望，才自己出門吃飯去了，大巧兒也買些東西，和小寬同吃，次日清早，她又上了一趟小市，回來便仍在西南城角的馬路上，舊店新開的又擺了烟攤，真是可憐，馬路仍是當初的馬路，電車仍是當初的電車，舖面仍是當初的舖面，小販攤仍是當初的小販攤，大巧兒也仍是當初的大巧兒，但是她

的心情已不是當初的心情了，所以一個人人生在世，最好不識不知，不經不見，常保渾噩之夫，在飽食暖衣以外，毫無其他享受和閱歷，才是有福的人，一個人由無而有——不論是金錢事業名譽或者愛情——是非常快意的，若是有而無，那誰也受不住，譬如一個窮人，自幼習慣挨餓，居然也湊合活了許多年，但他忽然發了財，飲食服御，聲色狗馬，享受到最高貴的生活，幾年以後，忽又事業失敗，其實破產以後，收拾餘儘，還可以過小康日月，起碼比最初挨餓時代總要強些，然而他竟不能活下去了，不是自殺而死，就是抑鬱而亡，因為他曾經享受，還不能受苦了，所以天下任人皆然，任事皆然，你吃過燕翅，再吃窩頭，就是痛苦，你穿上西服，再換藍布大衫，就是痛苦，你住過大樓，再移到陋巷窳門，就是痛苦，你交過女友，失了她就是痛苦，你娶得愛妻，悼亡就是痛苦，然而你在沒吃過燕翅，沒穿西服，沒住高樓，沒交女友，沒娶愛妻的時候，也活得很好，也能優游自樂，那麼燕翅西服大樓女友愛妻，豈不是痛苦的根源，何如起初未經過這一階段呢。古人有一首詩說：「二十四友金谷宴，三千里外石城遊，世間無此繁華樂，無此繁華無此愁」，未一句真是發人深省，固然意思太已消極，近於清靜寂滅的黃老之道，也有些林黛玉主義，但細想起來，人間諸般煩惱，都由有無變易而生。大巧兒在數月前擺烟攤的時候，她是很滿足，很快樂的，而且到處都能得到人生趣味，無論是看着行人，瞧瞧熱鬧，和人打一場架，賣烟多賺了幾個錢，都能使她啓齒而笑，只因無端遇着了鬻青，發生了愛情，由愛的薰陶，使她好像進入另一個美麗的世界，直如一個窮人到了皇宮，作了帝王，才知世上還有這樣享受，鬻青雖然沒有給她什麼物質的享受，但精神上愛的享受，却給得很充分，而愛情這種東西，有些像毒藥，誰若使一個人懂得愛情，就等於給人吃毒藥，不解愛情的人，大都快樂，只一盤破天眞，就將鬻青苦味了，不但純潔的少年人如此，即使是卑不足論的賣淫女人，也是如此，她只懂得作金錢肉體的交易，過着禽獸的生活，愚蒙無知，雖然旁人看着可憐可笑，她卻是不憂不愁，但若有人憐惜她，教她領略到世上除了金錢肉體以外，還有別的樂趣，營着愛情的

滋味，這好像提高她的思想，警醒她的靈魂，但是結果怎樣，不過是害了她，她明白以後，厭恨環境而脫不開，需要愛情而得不到，就要苦死了，而且因為有了愛情，無所寄托，竟以真心結識流氓無賴，被害到萬劫不復，還不如壓根兒蠢如鹿豕呢，所以大巧兒遇着蠶青，才懂得愛情，而蠶青在她萬分需要之際，竟叛離而去，大巧兒簡直覺得什麼都完了，若不為還有小寬，她真要自殺，既不忍自殺，她只好活下去，但她自知以後的痛苦光陰是什麼滋味，已拚着以受毒刑的精神，來忍受煎熬了，不過她個性甚強，能把痛苦忍在心裏，不露於外，但經過這番打擊，竟好似把性格改變了，既不跟人吵架，也不大說大笑，也不再用假烟騙人，終日沉默寡言，每日坐在烟攤後面，怔怔的看一輛電車過來，一輛電車過去，一個行人過來，一個行人過去，毫無生趣，身存心死的，另變成一個人了，現在再說回七十五號陸宅，蠶青在大巧兒走後，雖受着鳳雲的溫存，終覺良心夙障，忐忑難安，但還不敢教鳳雲看出來，只好強顏歡笑，到了後半夜，鳳雲睡着了，蠶青仍展轉反側，不能入夢，心中亂得要死，尋思自己對大巧兒這一舉直比殺了她還殘忍，但她平日的性格，怎那樣老實的走了呢，這似乎太已可怪，她不出去自殺吧，不過她那人向來是剛性的，若是自殺，也許得先殺掉幾個使她自殺的人，絕不會像那種無能力的婦女，只消極的自尋死路，隨又尋思，她不要因為氣極了，另想辦法，對我報復吧，我受梁澤生委派，來刺殺蔡文仲，大巧兒深知原委，她若去舉發我呢，那真說不定女人由嫉妬上，什麼事都作得出來，蠶青想到這裡，身上不由出了冷汗，又想她也是愛國的份子，似乎不致作出這種糊塗而又狠毒的事，不過自己很毒在先，誰敢保他不會以怨報怨，而且她走的情形可疑，若不是有了什麼決心，就肯那樣輕易的走麼，蠶青這樣胡思亂想，總以為大巧兒若不自殺，便要有意外的動作，忐忑不安的直到清晨五點後方才入睡，次日起床已是十點鐘了，鳳雲正在梳洗，忽然電話鈴響了，她走過去接，原來是維多利亞路賈宅來的，說過話以後，回來告訴蠶青說，莫怪這兩天蔡文仲沒來打攪，原來他秘密去了北京一次，今天早晨回來，請我到賈宅吃午飯，這還不能不去，蠶青說

，你去你的，鳳雲說，我這一去，恐怕要被他們纏住，說不定什麼時候回來，你自己在家不悶麼，竊青說，我在家看書好了，前天買了幾本書，還沒看呢，鳳雲說，好，你就在家看書，好在也只敷衍他這幾天了，說着就仍坐團妝檯前梳妝，過一會才立起來要換衣服，忽聽陳四在房外叫二姑娘，鳳雲應了聲你進來陳四推門走入說，二姑娘，外面有二位警官要見你，竊青聽了這一句，立刻把臉都嚇白了，他因為心中存有大巧兒的事，所以一聽有警官到來，就認為大巧兒真個舉發了自己，所以警察前來捉人，鳳雲雖然心中沒病，也怔了一怔，納悶警官來作什麼，陳四見鳳雲好似不高興，就又接着說，我會對他們說，二姑娘昨天有夜戲，現在怕還沒起，那警官說他們有要緊事，一定要見，若是老板沒起，可以等一會兒，我就把他們讓進樓下客廳裏去了，地面上的老爺，咱們得罪不起呀，竊青一聽警官，說有要緊事，更連腿都軟了，他這一定是來捉自己，因為鳳雲是這裏的主人，所以先向她交涉，想着正不知如何是好，鳳雲嘆了一聲說，奇怪警察跟我有什麼要緊事，竊青忍不住接口說，也許大巧兒告了……鳳雲愕然問誰是大巧兒，竊青才醒悟自己說錯了話，忙更正說就是昨兒來的那個林小姐，鳳雲說，她啊，她憑什麼告我，竊青說，也許因為我……我的關係，鳳雲說，因為你若說因為你，我還想告他哪，到底誰搶了誰的男人，反正不管怎樣，既來了警察，我就得去見他們，先問問什麼事再說，竊青明白她因認識勞虎男，有恃無恐，但不知自己的秘密若真把大巧兒舉發了，勞虎男能保證她，還能保護她的丈夫麼，無奈自己的秘密既無法對她說，而且說了也無濟於事，只得看着鳳雲走出去，鳳雲下樓以後，竊青可再沉不住氣了，在房中回來亂踱，只想警察此來也無他故，必是大巧兒舉發了我，這一來不但原定的計劃完全破壞，而且我的小命也得犧牲大巧兒未免太狠毒了，我將怎麼是好，是在這裏等待束手被擒，還是趕快逃跑，他心慌意亂，自覺到了生死關頭，古人說，死生亦大矣，豈不重哉，大凡人所最重視的就是性命，因為有性命，才有一切，古今來能輕視性命，成仁取義的，又有幾個，只見到處都是為貪戀性命而變志失節，例如六十七歲的老漢奸，被判死刑

，還要請求覆審，希望苟延，試想即使由死刑減為無期，甚至減為三十年二十年，當至於十年，這十年鐵窗歲月，是容易度過的麼，還希望繫滿刑期，重享老福麼，恐怕不久就要死在獄中，又何如早尋解脫呢，但這只是旁觀的風涼話，無論是誰到了那種地步，也要希望苟延的，老人尚且如此，何況蘆青正在青年，他又沒經過事，此際自然傍徨失措，尋思自己固然預備為國犧牲，但這樣毫無成就的犧牲，未免太冤，還是逃跑吧，就尋覓所穿的大衣，無奈大衣脫在樓下客廳裏，無法去取，只好忍着寒冷，先顧逃命要緊悄悄的溜出房門，不敢走前門由後樓梯下樓直奔後門，幸未被人看見，但後門鎖着，他弄了半天，把手都弄破了仍不能開，急得要死，幸而看看牆頭，並不甚高，靠牆有一株槐樹，他就爬上樹去，再攀上牆頭，見外面是一條狹巷，並無行人，急忙轉身攀牆頭，將身體溜下去然後向下一跳，幸未傾跌，一到了地上，掉頭就跑，出至巷外，還怕有人追指，又鑽入對面小巷裏，轉了幾個彎兒，才放慢脚步，自思逃向那裏去，身上既然沒錢，沒衣服，勢不能遠行，而且對於梁澤生也該有個交代，想着就僱洋車直奔史宅，到了史宅，進門先問梁先生可在這裏，僕人說：正在內宅吃飯，蘆青就直走進去，梁澤生和史太太還有兩位小姐，正在堂屋吃飯，一見蘆青匆匆跑進來，而且神氣不對，都愕然立起，梁澤生說：你怎這時跑來了，蘆青說：我跟你說句話，梁澤生看看他，就拉他進入內室，把門帶上，才問有什麼事，你得說了，還是出了岔子，蘆青說：出了大岔子，大巧兒把我舉發了，梁澤生大驚說：怎麼，她會舉發了你，蘆青就把大巧兒到陸宅的一切經過，以及方才兩個警官去訪鳳雲的情形，全都說了，梁澤生聽了，略一尋思，就問蘆青說：你可聽見那兩個警官說什麼，蘆青說：我沒聽見，只聽僕人說他們，訪鳳雲有要緊事，我料着必是大巧兒舉發了我所以警察來捉，等鳳雲下樓去見他們，我就溜下後樓梯，跳牆跑出來，梁澤生蹙蹙脚，呖了一聲說：你只見警官去訪鳳雲，就斷定被大巧兒舉發，嚇得跑出來，是不是，蘆青怔了怔，半天沒答出話，才醒悟自己太莽撞，太胆小了，梁澤生嘆口氣說你真沒經過事，也許受了美國電影的病，以為無論什麼案情

，只去兩位偵探捉人，我告訴你，若是大巧兒偵舉發你謀殺蔡文仲，大概中國軍警日本憲兵得去五十人，先包圍了陸家，再進去拿你，你生了翅膀也逃不出來，這樣大案子，只去兩個警官訪問呀，你真沒有常識，我看這兩警官也許是查戶口，也許是串門兒，也許是地面上領什麼錢，你竟嚇跑了，真洩氣，竊賊被說得閉口無言，梁澤生又說，可是這也不能不弄個明白，你先留在這裏，我出去打聽打聽，竊賊問上那兒打聽，梁澤生說我們在各局各區，都有同志，這容易打聽的，說着就走出去，竊賊隨他到了堂屋，梁澤生向史太太說聲我出去辦點事，一會兒就回去，穿上大衣就出門走了，史太太也不問他上那裏，只張羅竊賊吃飯，竊賊那裏吃得下，強咽下小半碗就放下了，史太太也不詢問他有什麼事，只陪着說閒話，竊賊這時真是挨一刻似一夏，心中愧悔萬分，自己真是太胆小虛，不配幹大事，怎不看個明白，就跑出來，倘此次功敗垂成，怎對得起梁澤生，而且將要永遠留下笑柄，我大不該資格了，想着心加刀刺，還到敷衍着和史太太說話，直過了有兩三點鐘，梁澤生才回來，進門滿面冷笑，脫了大衣，又拉竊賊進了內室，笑着說，我說怎樣，從各方面打聽，都沒有事，現在陸鳳雲正在維多利亞路買宅，什麼事也沒有，你真是庸人自擾，飽受虛驚，竊賊捧着臉說，真的麼，梁澤生說，我怎能騙你，咱們是禍福相共，你若遭了事，我也逃不掉，怎能不小心不仔細呢，竊賊倒吸了口氣，頹然坐在椅上，掩着臉說，我太慚愧，澤生兄，這可怎麼辦呢，梁澤生說，怎麼辦，事情已經糟了，我看你並沒有作這種事的胆氣，咱們就自認失敗，及此而止，你仍回你的巴巴胡同去和曉鶯作伴，每日還來教書好了，這件事只當沒有，竊賊聽着真如受到奇辱，面色慘白，咬着牙說，澤生兄，若是這樣，我只有自殺，澤生說，那又何必，一件事的成敗是難定的，一個人的阻力是不能勉強的，竊賊頓足說，好澤生兄，你把我看得不是人了，我知道自己有罪，現在要求帶罪立功，你給我一柄手槍，我到維多利亞路去，直接打死蔡文仲，然後自死，你若不給我手槍，你身上還有青酸錒，也可以吃了自殺，梁澤生看看他說，那何必呢，等我想想，說着在房中來回踱了半晌，才立住了，向

蘆青說，你是真有決心麼，蘆青說，我沒有別的決心，只希望去死，雪我這次的恥辱，梁澤生說，你若有心，繼續去幹，很不必到維多利亞路去，直接行刺，那是不會成功的。還回到陸鳳雲那裡去好了，蘆青說，我怎麼回去呢，澤生說，我在中華戲院買了一星期的票，今天還有兩張，你晚上可以去看戲，鳳雲看見你，一定要拉回去，比你到七十五號路去，強得多，蘆青說，可是我見了她說什麼呢，澤生沉吟一下才說，你是說逃跑的原故麼，那可以隨便撒個謊，可不要說你怕警察，只說你以為鳴鶯告了你所以生氣，尋她辯理，蘆青說，這樣也不好，還是由我隨機應變想詞兒好了，澤生說，那也可以，只要不露出形跡就好，當時二人商議停妥，蘆青算被寬恕了，又談了一會，才走出到堂屋，和史太太家人同坐。直到晚上吃完了飯，等到九點以後，澤生說蘆青可以去了，蘆青身上沒有大衣，幸而史太太替他作了兩件，另一件還存在史宅，就穿上了，自己出門坐車到了中華戲院，進門仍弄他以前和大巧兒同坐的第四排中間，坐下以後，台上正是杜和聲洪洋洞，蘆青也無心觀聽，怔怔的只想自己的事，洪洋洞唱完下去，過了休息時間，台幕一揭，上來了鳳雲的大蟒袍，莊子遇握攏女子，回家以後，第二場鳳雲上來，很快就看見蘆青，她似乎又驚又喜又詫異，一怔之間，幾乎像要叫出來，這一場唱得潦草慌張，下去沒五分鐘，蘆青忽聽旁邊有人叫大爺，轉臉一看，却是陳四，這本是他所預料到的，就問有什麼事，陳四低聲說，二姑娘請您回家，蘆青點頭說，我看完戲再回去，陳四說，不成，二姑娘教我陪您立刻回去，她因為您白天忽然走了，急得要死，呀！我們亂找了一天，也沒有找着，現在教您務必立刻回家等禮，您快走吧，蘆青聽了，明白她是怕大巧兒再來，又生枝節，好在自己本想回去，現在得着台階，正好趁坡而下，再說陳四奉了鳳雲命令，也絕不容自己再行逗留，留在廣衆中儘自唱唱爭辯，也覺不好意思，就立起來說，好，走，我本來想聽這齣蟒袍，被你攪了，陳四說，您愛聽好辦，明兒煩二姑娘再貼一次，專給你看，蘆青說，那很不必，咱們走吧，說着就和陳四走出院門，坐車一直回七十五號路，陳四像解差似的，護送他上樓，進了臥室給湖上了茶，這才

算交代了差事，蕭青自己在房中坐著，自思經過了一次虛驚，庸人自擾的逃出去，如今竟又回來了，回思白天的事，真是慚愧，我這次來，定要把性命置諸度外，無論如何，也要把事情辦成功，或者被殺，萬不能再平白出這個門，否則就不是人了，想著又念到大巧兒，敢情她並未舉發我，可見她忍辱含憤，居然還顧大局，真是難得，但我更對不住她了，她從昨夜由這裏出去以後，是怎樣情形呢，白天我到史宅，距離巴巴胡同已不甚遠，應該去看她一下，解釋昨夜的事，我竟忘了去，不過也怕另生枝節，她對鳳雲嫉妬太深，對我愛戀太甚，倘若一時失了理智，竟不肯放我走，那可如何是好，而且昨夜的決裂，本為給她解脫，若再纏綿，豈不前功枉費了，蕭青想了半晌，心中仍是忐忑難安，拿了本書看，蕭青看不下就忽坐忽起，忽在房中來回踱著，直待到十二點以後，他計算着鳳雲此際方才完戲，還要下裝，得過半點鐘才能回來，不料過了沒兩分鐘，門外已有汽車聲音，隨聞鳳雲在院中說話，跟着樓梯響，房門一啓，鳳雲跳進來，直撲到蕭青跟前，伸手抓住他的領帶，叫蕭青早晨爲什麼溜了，差點兒沒急死我，撒下人馬直找了一天，可是你又沒個準住處，我也忘記問你，那商行在什麼地方，打聽人都不知道有那麼個字號，真傾死我了，我一天也沒吃東西；到維多利亞路坐了一會，就托個詞出來，自己滿街亂溜，尋你那個商行，也沒尋着，回來頭疼得要死，想要歇工，無奈天已晚了，園子已上了座兒，怎樣能回戲呢，扎掙着去戲院，真是受罪，我簡直連魂兒都沒有了，那知一出台，竟看見你在下面坐著，這真是作夢也想不到的，你怎樣不回家，倒去看戲，早晨你又爲什麼不告訴我就走，蕭青早已撰好了腹稿，開言就拉住她的手說，午前我看見那兩個警官來了，覺得必是林小姐告了我，可是我雖然跟她說過定婚的話，並沒證據，她告我什麼，必是爲那六十萬元款項的事，我直生氣，這女人反而無情，我才不栽給她，所以趕着跑出去尋朋友想辦法……說着見鳳雲要開口說話，忙又接着說，我知道你願意替我還這筆錢，可是我不忍心，又知道若是對你一提，你必不放我走，就自己溜出去，鳳雲說，好糊塗！爲着六十萬元錢，若是急死我，你瞧那個輕那個重，再說

那兩個警官，也不是爲你來的，那個姓林的女人並沒告你，你才是瞎張惶呢。竊青說，哦，她沒告我，那麼兩個警官是爲誰來的，鳳雲拉他同坐在沙發上，才說，這真奇怪，鬧得我好似作夢一樣，那兩個警官，一個是總局的張巡官，一個是分局的朱局員，他們見面一說話，簡直把我說昏了，你看奇怪不奇怪。他們說昨天夜裡快三點鐘的時候，有位小姐到總局報案，說在一分局界內，離中華戲院不遠的地方，被人槍去一隻灰鼠皮手籠，裏面還有首飾和錢，張巡官問她姓名，她自稱是陸鳳雲的妹妹，張巡官知道我和勞虎舅認識，當下就答應盡力給她找，那女子就走了，張巡官因案子出在一分局界內，急忙給打電話，一分局裏都慌了，恐怕我跟老虎舅說話，他們要担處分，趕緊通知分局長，大家商量，這案子怕一時查不出來下落，就是查出來，也得幾天，只恐怕我已跟勞虎舅說了，所以想說掩蓋這件事，就派朱局員去邀總局張巡官，一同到我家來，因爲張巡官會和我妹妹見過面，容易說話，他們打算問明所丟的東西，價值多少照數賠償，只求我不要對勞局長說。我一聽真糊塗了，你知道的，我倒是有一個妹妹，名叫鳳霞，就是我姐姐鳳費親生的女兒，因爲要瞞人，所以算作我娘的女兒，我的妹妹，可是她沒在天津，前天我不是告訴你，我娘要帶她來，還沒到呢，這真是怪事，當時我想莫非我娘和鳳霞已經來了，可是算不會的，她們來到，一定先奔這裏，怎會住在別處，又在中華戲院附近丟了東西，所以我就細問我道妹妹是什麼模樣，雖然幾年不見了，我還有個大約模兒，那知一問這個女的像貌，和鳳霞一點也不像，竊青說若不是你的妹妹，還會有人冒充麼，鳳雲說，所以我納悶，據張巡官說，這個人總有二十歲，穿著灰鼠大衣，說話像天津本地口音，又有點關外口音，這全不對，鳳雲今年不過十五歲，一直在上海住，就是學會幾句北方話，也必有限，大概到天津還得用人翻譯呢，這真是怪事，那兒來的這麼個冒充的妹妹，再說就是有人知道我認識勞虎舅，想借我的名頭尋她丟的東西，可是得說出她自己的住址，怎能糊裏糊塗的只提我呀，就是日後警局把案子破了，東西尋回來也要送到我家，那與她又有什麼好處，我越想越想不出是什麼道理，竊青聽她訴

說冒充人的情形，忽然心中一動，覺得這個冒充的人，很像大巧兒，尤其東省和天津的混合口音。大巧兒確是如此，然而她爲什麼到警察去冒充鳳雲的妹妹，難道誠心和鳳雲搗亂，但是這種搗亂方法，與鳳雲並無不利，她爲什麼這樣作呢，竊青也是越想越想不出道理，又以爲斷不是大巧兒，當時也不說破，只陪着稱奇道怪。鳳雲又說，所以我對張巡官朱局員實話實講，我的妹妹年歲較小，現在還在上海沒到天津，這個丟東西的人，恐怕是冒充，他二人還不相信，一定要我接受他們的賠償那我怎能受呢，費了許多話，才教他們相信不是我妹妹，放心走了，你說這都是那兒的事，竊青說，我更想不明白，鳳雲說，我倒有些明白，這個人準是冒充，想借我的名頭，替他自己找東西，所以不敢說明住址，就爲着恐怕警局查出他是底細，而且怕人疑惑既是陸鳳雲的妹妹，爲什麼不住在一處呢，她絕想不到察局會來尋找，大概一半天還要到警局去討信兒，我曾對張巡官朱局員說，倘若這個人再去，務必給扣住了，趕緊打電話給我，去看看到底是什麼人，竊青說，這又何必，由她去吧。鳳雲說，我也不想把她怎樣，要明白明白，這件事先不去管它，我問你，你這人太糊塗了，那姓林女人的六十萬款子，昨兒已設定由我付給她，你怎麼還跑出去，咱們誰跟誰，你還弄這些客氣誠心害我着急呀，竊青說我是不忍用你的錢，再說這也不是債務，我總良心說，是有些對不住她，現在既然決裂了，就該辦清手續，不能再受他的好處，在當初我是借他這款的力量，才作了商行副理，現在我連副理也不要作了，所以白天到商行尋我那位朋友，也就是商行的主事人，第一向他辭職，第二求他特別幫忙，把我的股撤出來，交還林小姐，那位朋友倒很能體諒我的苦衷，已竟答應了，大概還可以分些贏利，三兩天就給林小姐送去，他們也熟識，托他一手辦理，我也就不用見面了，鳳雲說，你辦得很好，可是何必辭職撤股，先從我這兒把款子撥過去，以後你還可以照舊作你的副理，過了燈節兒咱們回家過日子，你不是還得作事，這副理也怪可憐的，竊青心想根本沒此事，有什麼可惜，就說現在把這件事結束，往後咱們還可以另作生意，我若接清這份副理，好像受林小姐的成全，她要說嘴

我也難堪，你想對不對，鳳雲點頭說，對，對還是你想得周到，咱們才不犯受她的好處呢，你在外面飽了一天，也够累了，我這一天把心提在喉嚨口，好像走了個魂似的，你一回來，我的心才還了原，可是一點氣力也沒有了，你先洗洗臉，咱們睡覺吧，蕊青依言，就陪她洗了臉，二人倒在床上說着閒話，過了一會，蕊青覺得鳳雲心中有事，只怔神兒，不由有些奇怪，自己已回到她身邊，而且報告她把大巧兒的關係全掃清結了，她還犯什麼心思呢，想着就問你怎什麼，我看好你好像心裏有事，鳳雲聽了，仍凝眸望着房頂出神，半晌才點頭說，是的，我心裏有事，很是爲難，蕊青說，你爲什麼難，鳳雲說，今天我不是到維多利亞路賈宅去麼，心裏在未去以先，先來了那兩個警官，我把他們打發走了，再找我已沒了影兒，我想我是多麼着急，當時賈宅又打電話來催，我實在沒有辦法，只可先派人各處找你，自己到賈宅去，蔡文仲見了我就說，他在天津就擱日子已不少，南京方面屢有電催回去，前幾天到北京去，和王慕盧商量，把要開的大會提前舉行，已定在陽歷九日，就是三天以後，所以趕回天津，預備和我好好兒盤桓兩天，再到北平開會，開完會就回南京了，他的意思，打算今天晚上在我這裏請幾位朋友吃飯，歡樂一夜，自己長住兩天，我聽了不敢不答應，可是心裏正惦记着，走了還不定找得着我不着，心慌意亂怎能應酬他呢，可又不能駁回，只好托個原故，請他往後推半天，明天上午來吃早飯，吃完了就算住在這裏，直到離天津的日子爲止，算起來他要住到大後天才走，整整兩天，勞的倒沒有關係，你知道我已經掉在臭坑裏，還沒能逃出來，在中華戲院合同未滿以前，有什麼對不住你的事，你總能原諒的，蕊青說，當然，咱們早已說開了，你不要介意，咱們希望在長久，暫時的事沒有問題，鳳雲說，我也知道你原諒我，只是這兩天把你擱在那兒呢，蕊青說，我可以暫時躲躲兒，鳳雲說，我就怕你說這話，好容易捉回你來，又放你出去，兩天工夫，知道出什麼事，那個姓林的女人，若遇着，你就許永不回來了，蕊青說，那怎麼會，鳳雲說，你們男子都只顧眼前，眼前有誰，就把心放在誰身上，我才不教你走呢，蕊青心想，我是爲什麼來的，等了好幾天

才得着和蔡文仲接近的機會，怎能倒走，就說，你不叫我走，把我放在那兒，鳳雲說，我想只可委屈你，判兩天有期徒刑，住在後樓小屋裏，安安靜靜的看書，我偷出工夫，就去陪你，這樣好麼，竊青心想，若把我鎖在小屋裏，怎能辦我的大事，就搖頭說，這不把我斃命死了，那可受不住，你作作好事，還是放我出去吧，鳳雲說，你要出去，那是妄想，要走咱們一塊兒走，我也不管蔡文仲了。竊青說，這樣豈不惹禍，你還得唱幾天戲呢，怎能得罪人，鳳雲說你一定要走，我可怎樣辦哪，竊青沉吟一下說，要不然，你另想個法兒，我仍住在這裏，可不要鎖在後樓，當作囚犯黑人，我要自由行動，出頭露面，鳳雲說，那可不成，你這年紀模樣派頭，住在這裏，被蔡文仲看見，定要疑惑是我的發頭，要吃醋的，恐怕於你不利，我倒不怕，竊青說，我可以化裝，算作你的親戚或是跟包，也藉這機會看看漢奸開人是什麼樣兒，鳳雲尋思了一會才說，這也不大好，跟包沒有你這樣的，若說親戚，表兄表弟，教人犯猜想，說是長輩晚輩，都不像話，也一樣有嫌疑，再說梨園行的人，尤其男子，都另有個派頭兒，你連說話，都說不像，我家住着這麼個面生可疑的外行，又是年青人，蔡文仲先看不下去，簡直不成，哦，我想起來了，我們梨園行裏也用外行，就是給角兒抄本子辦宣傳，倒應該是文墨人，你就算給我抄本子的好了，我稱呼你程先生，你稱呼我老板，咱們牛上牛下，大家客客氣氣，教人瞧着也不太扎眼，可是你這樣西裝革履也不像樣，抄本子的用這麼漂亮的人，老板就要落閒話了，你得化化裝，明兒再陳四借一件大棉袍，一雙布鞋，裝成窮人的樣子，好像你是一個念過書的，因為窮得沒法，才被人弄到這裏來伺候老板，竊青心想，我若只作個抄戲本的先生，依然不能和蔡文仲接近，還得再進一步，想請就說，我最好能和蔡文仲見面，你替我介紹介紹，就說我是個讀書的人，落魄可憐，求他替我弄個事情，鳳雲一怔說，求他弄事，那倒容易，可是你真想給漢奸作事麼，當初你……竊青搖頭說，我才不想當這份小漢奸呢，只要見他，同時這樣辦，也可以免除他的疑心，鳳雲想了想說，還是不好，只怕他看了你的樣兒，會懷疑我是替情人弄事，故意假說是抄戲

管了，說着就向第四排走去，那茶房聽了，只瞪眼兒，心想你既然有座，幹麼纏我呢，就氣呼呼走出去了，大巧兒坐到第四排她以前所坐的地方，看看台上，杜和馨的桑園香子才出台，大巧兒也不懂得，只覺頗有淒涼之感，以前幾次來，都有蕙青在旁陪伴，今天他在那裏，也許正在陸鳳雲身邊的，但大巧兒那裏知道，這時蕙青並未在鳳雲身邊，而是在鳳雲家裏，鳳雲却已到了後台，並且已看見她了，當大巧兒進門的時候，鳳雲正下後台，照例的由帘內向外張望，她並不是瞧着蕙青，因為蕙青還在她家裏未及動身，也不思瞧看別人，這只是她的習慣，一下後台就撥台帘，不料恰好見大巧兒正向座位上走，鳳雲不由心跳起來，她知道少時蕙青便要隨陳四來看戲，雖然留的是七八排的座位，但和四排相距不遠，一定要被看見，何況看大巧兒的情形，必是有心來尋蕙青，而蕙青未必靠得住，也許這位沒看見他，他倒先招呼這位小姐，只要二人遇到一處，恐怕陳四就無法應付了，想着心中焦急，就翻身下樓，由小門穿出前台，經由包廂後面，到了前台經理室，進門也不和前台人周旋，逕奔到電話機下面拿起耳機便撥自己家的號碼，第一次就叫通了，但是沒人接話，鳳雲等了一會，急得跺腳，她知道電話按在家中機上，蕙青如未出門，一定要接話的，如今無人接話，必是已然出門，出門就是到戲院來了，這可如何是好，想着忽聽對方有人說話，問你是那兒，鳳雲一聽不是蕙青語聲，就說：我是二姑，你是誰，對方說，我是看門的高才，鳳雲在百忙中還有檢點，就問陳四呢？對方說：他才出門不大功夫，鳳雲聽着，就是蕙青已到戲院來了，放下耳機，轉身走出，由頭路回到後台，進了化裝室，只見手下人馬齊集，都在預備伺候她上粧，鳳雲看了看，眼前可以委派的，只有女僕，就把她叫到跟前，附耳說：你快上戲院門口兒去等蕙青，若見程大個和陳四來了，就教他們回去，不許進門，再告訴陳四，好好伺候大個回家等我，不要在街上溜達，聽明白了沒有，快去，從前台走好了，女僕應聲跑了出去，鳳雲才換上了睡衣，坐在梳頭桌前洗臉，忽然又想起來，快去，快去，院門口，而蕙青先已進來，豈不白費事了，就又立起來，披上大衣，出化裝室，再到台帘間，向外張望，

第五回

差中有錯 應夢禍臨頭
節外生枝 感時花減淚

蕙青直醒到三點鐘，他原沒經過事，如今眼見明日就要實行大舉，生死交關，吉兇難卜，就是積有經驗的人，也難免神經興奮，不能自持，何況他呢。好容易才睡着了，那知才過五點，又被哭聲驚醒，他睜眼一看，見鳳雲突得身體亂顫，還不住發出哀叫之聲，但仍閉着眼，蕙青連推帶叫，才知她尚在夢中，急忙又推了兩下，鳳雲才張開眼，看見蕙青，眼光呆定了望了他一下，忽然又緊緊抱住他，哇的聲大哭起來，又推了兩下，鳳雲才張開眼，就搖着她連問快醒醒兒，你作夢麼，不要怕，我在這裏看着你，鳳雲過半晌才止住了哭，揚起臉望着蕙青，面色悽惶抽咽，蕙青問她作了什麼夢，鳳雲搖頭不語，却只直着嘴，好似乍見不認識似的，隨又將頭低在頸下緊緊抱住，蕙青再問了兩次，她才承認是作夢。蕙青又問作了什麼夢，她只搖頭，再問急了，她才說等等兒，起來再告訴你，蕙青說，你這不是教我着急麼，夢是心頭想又是胡夢顛倒，你現在告訴我什麼要緊，鳳雲這時好像才清醒了，眼光也是活動，撅着嘴兒說，好，夢是心頭想，我會想過這種倒楣的事，才作這種倒楣的夢，趕明兒我想死呢，蕙青說，你倒底作了什麼夢，鳳雲說，你不用問反正不是好夢，蕙青說，我一定要問。鳳雲說，我現在不能告訴你，蕙青問爲什麼，鳳雲說，不好爲什麼，等起來再說，現在還睡覺，蕙青很急於明白，無奈她也不說也沒有辦法，但是二人都睡不着，只好吸紙烟談閒話兒，鳳雲好似心中還是被夢中的事籠罩，呆呆的很少說話，蕙青不解她的意思，那知鳳雲却是一種迷信，這迷信還是南方帶來，她幼時久居上海，學得長江流域的迷信，關於作夢的講究很大，且不說夢中事的分析研討，只在夢醒以後就有許多禁忌，例如作了個好夢，可以在一醒時就告訴給人，因爲睡在枕上說夢，夢境將要實現，夢是發財，在枕上一說就可以發財了。——這才叫胡說，我當當作發大財的夢，越在窮急時，夢中的財越發得大，所以古語說，世界最富麗之境，在乞兒夢中，實在不錯，但我每次

在夢醒後，必要叫醒拙荆賤內敵房下，從頭訴說一番，因此常惹一頓臭罵，然而始終未發過一回財，只有習慣性的破財，烏乎嘻嘻，此何故也。——但若作個不好的夢呢，若在枕上一說，恐怕要弄假成真，那就得等到天亮起床以後再說，便沒有關係了，這實在是糊塗迷信，然而你有什麼法兒教女人不迷信不糊塗，我曾見過女西洋留學生，在晚年不但迷信術數，靈善批八字呢，鳳雲這時的情形，却在迷信外另有可以原諒的理由，因為她太怕這個夢，所以直醒到天亮以後，蕊青又問，她才披上衣服，下床到廁所走了一轉，回來上床圍着被子，才對蕊青凜然說夢，原來她夢見和蕊青同到一個地方，這地方距離天津很遠，山青水秀，花木明媚，風景美得好像圖畫，但寂寥得好像不是人境，不但不見人影，不聞人聲，甚至沒有鳥啼獸跡，她和蕊青靜悄悄的坐在草地上，又好像遊覽，又好像商量什麼，所說的話已經記不清了，過了一會，蕊青好像要去辦什麼事，教她獨坐等候，就穿過長林走了，她直等了很久工夫，蕊青仍不回來，世界上最苦的事，大概以等人為第一，固然病死飢寒，也都够苦，但另是一種滋味，惟有等人，尤其等待情人，那才是一種苦刑，你見過公園中來往亂蹣，眼似鷓鴣的男子麼，你見過電影院中，電影已開映半點鐘，還立在門外頭似播浪鼓，東西張望的西裝少年麼，他們心中的滋味，大概比進憲兵隊灌凉水不相上下，在灌凉水時，心中只有死與不死問題，而在公園電影院却是來也不來的問題，你要明白，來與不來，可比死與不死關係更大，大丈夫死則死耳，沒有什麼，一閉眼就下世再見了，但來不來，却教人發狂，她若來則氣朗天清，月圓人壽，她若不來則風悽日慘，夢斷香銷，固然她失約是可恨的，應該決絕的，然而曾經滄海，難覓巫山，待颺下教人怎颺呢，天呀天，她來了多麼好，但她終於不來，所以有些少年人頭髮早白，心臟早衰，都是等人等的，她等得工夫大了，又見天色漸漸晚了下來，蕊青仍然不見踪影，她左右前後張望，心中急得要死，只想蕊青那裡去了，他絕不會拋下自己不管，莫非迷了路，倘若至暮不歸，自己一個人在這荒涼地方，可向那裏着落，想着急得立起來回亂蹣，打算走開去尋找，又怕蕊青回來再尋不着白

作什麼，頭上轟的一震，口中才要喊不要……但還沒喊出口，二人已一栽身跳向湖中，她也撲地坐在地上，急忙爬到湖邊，向下一看，只見二人正懸空而下，但是下落的速度很慢，好似一片落葉那樣迴旋着。半晌才落到湖底，一到水中，那激流就不容情了，兩人先墜入水底，又翻上來，然後隨流而下，但是平身在水面，仍舊互相擁抱，舒適好像在床上睡覺，而且那激流好像對兩人特別愛護，眼看被狂急的水衝到一塊大石上，將要粉身碎骨，但竟隨波轉了彎，連轉也沒有碰着，就隨波漸流漸遠，忽然看不見了，但並非遠到看不見，或是轉入歧途，墜入水底，而青天忽然黑了，好似山後的太陽突的消沒，餘光盡斂，驟然變成黑夜，什麼也瞧不見了，同時又起了大風，狂吹如吼，風雲這可到了絕境，她如同進入地獄，只知身旁便是絕淵，自己所走的只這一條路，就是也跳湖自殺，雖然靈香已和林小姐同去，自己單獨死得無聊，但到了這地步，不死又將如何，向來所留戀的繁華世界，好似遠隔在另一個星球上面，再也回不去了，只有死在這黑暗之中，她就向前爬動，攙着湖邊，隨將身體橫過來，向下一滾，立刻一落千丈，她自覺通身都僵木了，只心中還明白，却不想別的，只詫異靈香和林小姐落得那樣緩慢，怎自己墜落得這樣快，然而過了半晌，身體還未接觸水面，就在這時候，忽聽高處有人呼喚，他猛一張眼，竟然又變成白天，只見靈香正獨立在湖邊，很着急的向下而頓足喊叫，她才想起方才和林小姐一同跳湖的，或者不是靈香，自己看錯了人，然而已經落下來，怎能再回上去，想着耳中砰的一聲，身體已墜入水心，眼前又變黑暗，什麼也看不見，同時被水灌得窒息，心中知道完了，立刻失去知覺，但夢中失去知覺，就是恢復知覺，夢已醒了，她半明半昧，自覺尚在夢中，就嗚嗚的哭起來，及至靈香把她喚醒，張眼看見靈香，抱住了又哭，半晌才自知是作了噩夢，自己默默參詳，作夢這件事，似乎比靈魂學還要深奧，據科學家說，夢見腦中殘留的印象，然而有時所作的夢，是向未思及的事，所以也不可深信，不過只能說夢是渺茫無稽的，無論什麼夢，都是亂夢，不足參詳，若依世俗的見解，認為夢和人生事實有關係，或能成爲預兆，那就是庸人自擾，固然古

今中外，常有圓夢靈驗的傳說，但那只是出於偶然巧合，而不靈驗的，自然不能成爲傳說，就如買彩票一樣，得頭彩的被人詡羨，認爲買彩票可以發財，但若干萬白送錢的冤桶，就沒人理會了，例如世人對夢的見解，以爲恰和事實相反，死是活，無是是，好是壞，黑是白，棺材是凶器，而在夢中則是佳品，因棺材一變而官財了，尤其棺材中要有死人，才算實官實財，不會落空，說來真頭頭是道，然而世界上夢棺材中有死人的，大約每夜總有幾萬，這些人全能陞官發財麼，當然不能，不過若有一人恰巧走了好運，這夢就靈驗了，但是道理是無法對迷信的婦女講的，所以鳳雲很信她所作的夢太不吉祥，她也曾依習俗向反處想，下落便是上升，黑暗便是光明，死便是活，但夢境太可怕了，她不是想鬻青和桃小姐同死，便是和自己同活，於是她很恐怕將要發生什麼慘劇，鬻青將被憤敵重奪回去，她醒後好久，好像仍是夢中的心境，恐懼憂鬱，不能自安，尤其因爲迷信的原故，恐怕在夜間枕上說出來，噩夢將要實現，直到天亮以後，見了陽光，陽光真是世上最大的道德力量，能使人發生陽剛之氣，屏除陰邪，鳳雲才稍爲穩住了心，把夢告訴了鬻青，鬻青聽了，倒有些身上發冷，以爲她這夢作得靈驗，因爲不遲不早，偏巧在今夜作夢，而明天蔡文仲就將到來，自己必須實行暗殺，大家吉凶難卜，無論事情成敗，大概都不易活命，不過把大巧兒拉上是合理的，她已置身局外，碍她什麼相干，但倘若工作成功，幸而不死，日後當然要和大巧兒重圓，那倒符合了她的夢境，不過這都是不值思索的，想着就勸鳳雲不要理會，這只是胡夢顛倒，不足爲憑，鳳雲表面雖接受她的話，仍是抑鬱不樂，過一會天已八點多了，鳳雲防備蔡文仲要來，就催着鬻青下床梳洗，到女僕把臉水打來，她又不教鬻青洗臉了，因爲他將和蔡文仲見面，絕不需要乾淨漂亮，而且必須減低成色的，鬻青聽她的話，就不洗臉，只鳳雲獨自上了妝，但因夜間並沒睡好，氣色也不好看，她把陳四和女僕等人都叫到近前，吩咐少時蔡副主席要來，鬻青和他見面，只作爲是咱們這裏抄本子辦文墨的先生，是半上下的身分，你們要叫他程先生，萬不可叫程大爺，萬不可像平常那樣待承，若露出馬脚，可我不依，

若把這齣戲唱圓了，一定有賞，陳四等唯唯答應，但都納悶，既然蔡副主席要來，爲什麼不叫鬻青暫時躲一躲兒，還要留在這裏見面，真是熬得片刻也離不開了，他們還不知蔡文仲要住兩天呢，鳳雲又向陳四借了一件青布大棉袍，一雙布鞋，給鬻青換上，看了看棉袍很肥，好像道袍，鞋還湊合能穿，但是底下的西服褲腳，却不太合派頭，鳳雲笑得要命，就開箱子尋出一條自己穿的長腿青緞棉褲，給他換上，但鳳雲的棉褲又太短了，只到他膝蓋以下，也只好將就着，這一來倒湊成了一付窮酸形象好像全身衣服，都是估衣鋪買來的，鬻青自己把頭髮抓亂了，再加上半夜未眠，並未洗淨的臉，對鏡看看，很像馬路上的青年攤販，同時不由想起自己到巴巴胡同，和大巧兒結識以後，初由西裝換穿大棉袍的情形，心中暗自傷慘，今生不知是否能再見着大巧兒，也許今日便成永訣了。他這裏化裝完畢，鳳雲又領他到後樓一間小室去，佈置臥房，這間房向來沒人住，還得臨時收拾，放好床褥，半天才佈置就緒，鳳雲又回房把鬻青的一切衣服什物，全都收藏起來，天已將近十一點，到了約定的時候，鳳雲才想起還沒教廚房預備吃，急忙叫進廚師傅，商量到附近飯莊中叫菜。這時鬻青已躲到後樓去了，見房中佈置清爽，有幾本書放在桌上，就拿起來看，但心神恍惚，只看不下去，忽而房門一響，鳳雲走進來，坐在他身邊說，這房裏太不舒服了，你委屈兩天吧，鬻青說，沒關係，這還比巴巴胡同好得多，鳳雲問什麼巴巴胡同，鬻青說，巴巴胡同就是我才從家裏搬出去時住的地方，鳳雲一笑說，你別說老話兒，回頭蔡文仲來了，我就沒工夫陪你，你自己總看書也悶氣，我教陳四來陪你說話兒吧，他是老北京，又是老梨園行，一肚子故事呢，鬻青說，不用，我自己看書很好，鳳雲才要答話，忽聽外面有人叫二姑娘，副主席到了，鳳雲忙趕出去，鬻青立在房間口，側耳細聽，果然前面樓下有人說笑，原來蔡文仲帶着朋友同來，坐在樓下客廳，鳳雲已迎下去了，過了一會，下面脚步聲甚亂，似乎已在開飯，鬻青自思，自己原預備露面，好接近蔡文仲，怎儘在樓上躲着，還是下去張羅張羅，想着就由後樓梯走下去，繞到前面，見飯廳中客人正在入座，人數只有四位，除了蔡文仲買

厚甫，還有兩位，也由民國十七年後一直在野的舊官僚，他們好像都是舊友，並不客氣，隨便坐下，蔡文仲和鳳雲坐在下首，背向廳門，好似一對夫婦作主人待客一樣，跟着廳門便關閉了。這規矩，向來貴家宴客，飯廳的門總是關着，每上一道菜，開一次門，上完了再關上，因為貴客們有時要談機密大事，不能任人旁聽，更不能像在飯館那樣，各室只用很矮的木板隔斷，空氣流通，聲浪互達，鳳雲見過大局面，所以家中排場也很好的，藹青站了一會，見自己無法上前張羅，就上樓回到房中，方才坐下，便見鳳雲走進來，藹青說，你不是正陪他們吃飯，又來幹什麼，鳳雲說，只顧樓下亂，還忘了你的飯，我才想起來，已經告訴廚子，作了幾樣你愛吃的，這就送上來，藹青說，忙什麼，我還一點兒不餓，鳳雲說，瞎說，你早晨還沒吃點心呢，我可不陪你，藹青說，你快走，鳳雲方才走出，不大工夫，廚師傅便送上飯菜，藹青心中忐忑不安，只飲了幾杯酒，吃了一點飯，隨又躺在床上看書，不知不覺竟睡着了，醒來時覺得身上很暖，原來已蓋上了絨毯，鞋也脫了，坐起再看，床旁小几上放着一隻小盤，盤上都裹包好的橘子片兒，筋絡都剝了去，便知道自己睡後，鳳雲起碼來過一次，並且呆了不小工夫，橘子當然是她剝的，這很看得出來，別人不會剝得這樣仔細，就是絨毯也不會蓋得這樣嚴密，想着又聽得牌聲劈劈，知道蔡文仲已移出到鳳雲臥室打牌了，不由搖了搖頭，覺得口中乾渴，就拿起一片橘子來吃，方才入口，只覺噴鼻清香，原來是汕頭蜜柑，這種東西，自從事變以後，就很少見，以後漸漸竟斷了莊，自己起碼有三四年未入口，今天鳳雲家中的橘子，一定是蔡文仲所贈，他是偽政府副主席，廣東現有半部在日本手中，名義上也是在偽政府手中，他雖遠在北方，總不會沒有密柑吃的，只這幾日見報上說王瞎子政躬運和，居家休養，據鳳雲得來的消息，是另有原因，王瞎子烟癮甚大，而且久吸大土，偏巧近日他的存貨吸完了，他的黨羽四出尋覓，若大北京，竟未尋到一兩大土，只可暫用普通烟土應急，但他並不能抵癮，所以半死不活病在床上，還是有人在天津尋着兩家舊財主存有火土，但一家胆小，抵死不敢承認，另一家却十分漂亮，把所存的幾十兩

，都拿出來，義務獻納不要代價，王瞎子大喜之下，就把這家主人的兒子，派作什麼廳的科長，還任了一份秘書，另外還在北京送了一所很好的房子給他住，這才叫貴人吃貴物，不過以政府的官來換烟土，似乎比用野豬還顯更不合理，蔡文仲的橘子，大約也和王瞎子的烟土一樣，自己吃一片，也算替他吃了民脂民膏，想看見鳳雲又走進來，就問：你不是陪他們打牌麼，鳳雲說，方才買厚甫抽大烟，我替他打一圈，現在他又上去了，我才出來，蕭青聽了暗笑，心想近來各地開全聯會，都喊肅嚴厲禁烟，而偽政府的煌煌明令，也鬧得甚囂塵上，同時還要戒絕奢侈，勤儉奉公，完成大東亞聖戰，如今副主席竟在這裏狎伶打牌，還陪着朋友抽大烟，固然官場的事不過如此，警察局長在烟場上發令捉捕烟犯，市長吃着蕭燕翹席，教秘書長擬厲行節約的公文，是常有的現象，不過這班漢奸作得變本加厲罷了，其實這也無足深責，有靈魂的人誰肯作漢奸，沒靈魂的人既作漢奸，當然希圖享受，否則他還不幹呢，鳳雲見蕭青面有笑容，就問你笑什麼，蕭青說，我笑自己口福不小，吃了好東西大概要謝謝蔡文仲吧，鳳雲說，你說的是橘子吧，不錯，是蔡文仲帶來送我的，一小窠兒，只有十幾個，我替你剝了兩個，蕭青說，謝謝你，這東西在事變以前，遍地皆是，只值兩角錢一斤，吃慣了也不覺怎樣好，今天吃着好像玉液瓊漿，真是物罕為貴，久別勝似新婚，鳳雲望着蕭青嘆味一聲笑了說，你和橘子結過婚啊，蕭青說，我這不過是個比喻，鳳雲說，難為你怎樣想的，怎麼單用這個比喻呢，蕭青說，我可講不出理由，只是想到什麼就說什麼，真個的，你不是教我見蔡文仲麼，鳳雲想了想說，我想你不必見，就是要見，現在也不成，他正打着牌呢，晚飯還是他們幾個人吃，沒有別的客人，已經吩咐預備銀魚紫蟹的火鍋了，大概晚飯以後，客人走了，我可以領你見他，蕭青說，好吧，你可別忘記，現在快去吧，鳳雲說，你怎麼儘趕我，蕭青說，不是趕你，你應該去張羅他們，咱們日子長着呢，鳳雲一笑說，你倒想得開，難道要我應酬別人，一點也不生氣，蕭青搖頭說，我不生氣，鳳雲說，你不生氣，必是心沒在我身上，蕭青說，不，不，我準知道你身子雖在那邊，心却在我

這邊，我要的是心，所以不生氣，鳳雲說，算你會說話，我就失陪了，說着走了出去，蘊青又自己看書，但不知怎樣，胡裏胡塗又睡着了，醒時見房中已亮了燈，鳳雲正坐在旁窺着他，蘊青揉揉眼說，我怎麼又睡着了，鳳雲說，你今兒真成了睡不醒，現在七點多，快起來漱漱口吃飯，蘊青說，我還不餓，鳳雲說，我教廚房照樣預備了一隻小火鍋，今天晚上可不許喝酒，過一會還得見蔡文仲呢，所以我沒教預備別的菜，蘊青說，這就很好，我本來吃不下，鳳雲說，他們那邊也快吃完了，我只好陪他們吃，不管你了，蘊青說，你這客氣不是多餘，快請快請，鳳雲才一笑出去，蘊青坐了一會，又喝了兩杯茶，厨子送上飯來，自己吃着，便聽前面一陣脚聲雜香，知道蔡文仲等人也打完牌下樓去吃飯了，這頓直吃了一點多鐘，才聽樓下又一陣亂，夾着門外汽車聲音，似乎客人都已經走了，隨聞有人上樓，進了鳳雲臥室，又過一會，才見鳳雲進入房中，向他說，客人都已走了，只剩了蔡文仲一個，我過一會就叫你，可不是鄭重其事的教你見他，我那房裏不是有幾個本子麼，那是一個姓王的老頭兒寫的，字兒很好，少時我拿出一個本子來看，作爲預備今天晚上的戲，蔡文仲見我看本子，必然也跟着，我就借機會提起你，說這本子是一位程先生抄的，這個人還是大學生，手筆很好，只是運氣太壞，因爲他和我的說戲師傅是親戚，所以暫時荐在這裏辦筆墨，他當然認爲這個人很可惜，我就要求他給你弄個正經事情，不管他說什麼，我立刻叫你進去見面，蘊青想了想說，這樣很好，鳳雲說，那麼我就跟他說去了，你可預備着，不要說漏了話，蘊青說，我自己會當心的，鳳雲便走出去，蘊青也走到門邊，側耳聽取消息。過了約有十分鐘，忽聽鳳雲在房中喊女僕，女僕進去又出來，口中叫着說樓下程先生上來，却直走到後樓，到蘊青臥室，推開門低聲說，二姑娘叫您去呢，蘊青點頭說，好，我就去，女僕退出，蘊青便悄悄由後面樓梯下了樓，又由前面樓梯走上去，故意把脚放重，到了鳳雲臥室門前，見門開着縫兒，就低聲叫二姑娘，是您叫我麼，隨聞裏面鳳雲揚聲說，程先生，你進來，蘊青才推門走進去，見蔡文仲穿着件灰色綢面狐皮袍子，正斜躺在自己每天睡的床

上，鳳雲却坐在靠床的矮椅上，見他進來，並不站起，仍大刺刺的坐着說，程先生，你見見蔡副主席，羶青只好鞠了一躬，蔡文仲居然坐正了，欠身點點頭，鳳雲又說，程先生，方才蔡副主席看見你抄的本子，很是誇獎，又聽我說你是大學生，現在正沒辦法，又替你可惜，教我請你見面談談，羶青說，謝謝副主席，蔡文仲面色通紅，似乎已喝醉了，短着舌頭說，你叫什麼名子，羶青說，我叫程式方，蔡文仲點點頭又問什麼學校畢業，羶青說，天津西開大學，蔡文仲說，西開大學麼，從事變後就沒有了，那是友邦所認為抗日大本營的，羶青說，我們同學中也不見得人人如此，蔡文仲點點頭說，那是當然，你對於現在的時局怎樣看法，羶青一聽，心想這大有靈兵隊偵察思想的意味，自己說話可要小心，就回答說，我是文科畢業，不大留心政治，不過就我的淺見來說，中日同文同種，自相殘殺，是最不智的，早晚同歸於盡，蔡文仲拍着大腿說，對的很，我們就爲着這種道理，才組織和平政府，挽回劫運，程先生你這人很好，爲什麼不作事呢，羶青說，我很希望作事，只是家境太壞，上學時便是牛工半讀，畢業後也沒人提拔，只好這樣飢不擇食暫時鬼混着，蔡文仲說，好，你去寫張履歷，明天交給我，我教天津市長位置你個差事好了，羶青鞠躬說，謝謝副主席，話未說完，忽聽門外女僕低聲叫二姑娘，戲院來人催場了。鳳雲說，好，告訴我就去，又向羶青說，副主席一定替你幫忙你下去歇着，告訴他們預備車，羶青應着便走出來，又從前面下樓，後面上樓，回到房中，這裏蔡文仲不能到戲院去露面露面，就在鳳雲房中養神，鳳雲又到羶青面前轉了一轉，才到戲院去，羶青坐了一會，偷偷拉開門向前樓一看，見鳳雲臥室門兒緊閉，女僕在門外伺候着，靜悄悄的毫無聲息，心想這時正是好機會，可惜自己沒有手槍，否則推門進去，就可以把他打死，豈不痛快，但再仔細看看，原來在前樓的樓梯口，還有個穿便衣的壯漢立着，而且陌生，並不相識，既不是鳳雲家中的人，當然是蔡文仲帶來的保鏢了，羶青急忙退回房中，掩上了門，心想蔡文仲還帶着人保鏢，我就是有手槍，也不能下手，還得另想辦法，但是他後天就要走了，只有一天多的工夫，時機促迫，我萬不能再因

循自慢，若是放他走了，可怎麼見藥澤生呢，煎着爲難了半天，還是不得主意，他知道自己武備，只有毒藥，但是無法送入蔡文仲口中，此際若推門進鳳雲臥室，那保鏢人一定要過來查問，反而惹起蔡文仲的疑心，以後更不易下手，只好再等機會吧，蠶青等了半晌，再推門偷看，見那保鏢仍立原處，他退回坐在床上，拿起書來，仍是看不下去，在房中來回想了很久，又倒在床上，心亂如麻，毫無着落，直到了午夜以後，鳳雲由戲院回來了，先進到臥室，蔡文仲原已睡着，被她的脚步聲驚醒，因爲醉後口乾想要喝茶，這時女僕和陳四等人，都在臥室門外伺候，又熟鬧起來，鳳雲一面敷衍着蔡文仲，一面換了衣服，按照女伶的習慣，在戲院演畢下裝，都是沉過險擦點雪花膏了事，除非有酬，很少在梳頭桌上再修飾的，所以鳳雲此際是帶着一張青水臉回家，但今夜有蔡文仲，她總應該在就寢前重掃蛾眉，修成媚夜之妝，而且蔡文仲是有錢有勢的客人，以前又會屢次召她侍夜，向來是什麼情形，今天還得是什麼情形，不能偷工減料，於是她坐在梳妝檯前，用熱手巾挑過臉，拿起粉膏的瓶，才要揭蓋兒，忽又放下了，她想起回來還未和蠶青見面，若是妝成再去，蠶青一定會想自己整妝是爲着蔡文仲，心裏要難過的，想齋就立起來，向蔡文仲一笑，走了出去，這一笑很巧妙，好像表示要去作一切女人在就寢前必須要做而不能教男人看，尤其對蔡文仲特別小心，恐怕冲了他官運的事，蔡文仲心裏很明白，也含笑看鳳雲走出去，然而他猜錯了，鳳雲出了門，對門外伺候的女僕使個眼色，教她進去收拾床褥，同時絆住了蔡文仲，自己就向後橫小室走去，推開了門，見蠶青正躺在床上，就關好門走過去，坐在床邊，倚在他身上，笑着說，你自己很悶吧，蠶青說，還好，你才回來，鳳雲說，回來一會兒，在那邊屋裏換的衣服，你……今兒可得自己睡了，這真沒有法兒，委屈兩天吧，蠶青聽着，心中很覺刺疼，鳳雲原是自己的妻，妻對丈夫這樣客氣，真是向所未聞，只可搖搖頭說，你真愛多說，天不早了，快去睡吧，鳳雲說，你也該睡了，快起來，我替你鋪好了被，蠶青說，不用，我自己會鋪，鳳雲說，我鋪好了，看你睡下再走，蠶青說，我今夜還不定什麼時候才睡，

因爲白天睡得太多了，早早兒躺下更難過，鳳雲聽了，低下頭去，知道蕊青今夜是很難度過的，無奈自己又沒法拋開蔡文仲，前來陪他，真是太難了，掩住了半晌，嘆口氣說，咳，教我跟你說什麼，你生氣麼，蕊青強笑着說，你真糊塗，我怎會生氣，鳳雲此際實是無話可說，轉過身來，伏在蕊青身上，緊貼着臉兒，又連連接吻，同時眼淚也流下來，蕊青心中更難過，這種情形，真是世上少有，鳳雲是蕊青的太太，竟向丈夫告假，要去陪伴別人，世上的人誰會經過這樣奇事，因爲沒人經着，誰也說不出個中是什麼滋味，蕊青竟經着了，他的心中怎樣，作者因爲無此經驗，實覺無法描寫，但是這樣的未經人道的意境，又不好馬虎過去，只好用另一種通類印証，若問另一種是什麼事，那就不軌於正，說到冶遊上去了，自來平康中有三守之說，所謂三守，便是守經，——經上還該有個月字，並非守經達權的守經——守病，守空，這都是必須到了相當程度，有了相當感情的嫖客，才有資格，因爲妓女有病，有月經，本不該留客人，而客人總願陪伴伺候，就留下了，這當然由於情感作用，不過却是別有風味，膩友宵談，煎茶蠶藥，正有無限詩情畫意，比真個鎖魂更多享受，惟有守空這件事，實是酷刑，一個最要好的恩客，深夜去尋訪相知，姑娘因爲不知道他要來，已經另留了別位客人，不能半夜把人家趕走，但要教恩客走，又怕他出去另覓枝棲，或是生了氣從此不來，就仍然把他留下，說明苦衷，把他安置在一間空房，按照個中的規則，姑娘必須陪伴先來的客人，這恩客便不能不獨擁寒衾了，但是姑娘在離去之前，必要竭力纏綿一陣，藉以表示自己歉意，補償他的苦悶，然而恩客在這樣高熱之下，心裏更覺得發涼，因爲這是須臾對面，頃刻別離的局面，無論如何纏綿，轉眼還要去陪別人的，現在竭力纏綿的動作，就是要去陪伴別人的先聲，這不是更惹傷心麼，所以三守之中，惟有這一守是不可以，必須斬斷落鎖而走的，這時蕊青雖不在平康曲巷，所嘗滋味却是相同，他又只能守而不能走，於是在鳳雲的安慰之下，更是難過，只想丟臂柔腰，少時便入他人懷抱，櫻唇粉頰，少時另有他人斷磨，現在越對自己纏綿，越使自己感慨，還不如冷淡些呢，但知若是阻止

她，必將惹起更多的糾纏，只可忍耐着，鳳雲却不知蘆青的心理，只覺這樣可以安慰他，過一會蘆青推着她，一同坐起來，鳳雲拭着眼說，你好好兒睡吧，還用什麼東西，蘆青說，我什麼也不用，你可以走了，鳳雲看看几上有點心匣和暖水瓶，還有一桶紙烟，蘆青所要用的都齊全了，才立起來，拉住他的手拍了兩下，又把睡攏了的軟枕，給整理好了，才向外走，到門口回頭看看，似乎要說話，却又沒的可說，只說句把門鎖上，好好兒睡，又怔了一下，才走出去了，蘆青望着已關的門，搖頭一笑，呆了半晌，才自語說，我的女人，我的女人……隨又呸了一聲說，我真糊塗該死，她是誰的女人，再說明天還不定誰死誰活，我還走這種心，真發痴呢，還是趕快睡我的覺，預備明天辦事，就又躺在床上，但他口中雖這樣說，却不能心口相應，人的心理真是難測，他近日不知不覺又愛上鳳雲了，本來他們原是恩愛夫妻，雖然鳳雲中途變節，他曾非常怨恨，但這種恨也是由愛而生，所以一直不能忘記，及至重逢以後，鳳雲披肝瀝胆的悔過，渾身淪肌的相待，蘆青心中不由的恢復了舊有感情，消釋了多日的怨恨，算是被鳳雲給化了，這時因鳳雲去陪伴蔡文仲，心中自然十分難過，他也很想得明白，絕對無須難過，第一鳳雲以前不知道會陪伴過若干人，這是司空見慣的事，只於自己是初次經歷罷了，第二蔡文仲不過只住兩天，就要走了，以後鳳雲要和自己歸家度日，不致再有這種情形，自己怎能忍耐這兩天，很可以付之不見不聞，第一暗殺勢在必行，一作出來，雖未必同歸於盡，也不知誰死誰活，性命尚不可保，還理會這種事，豈不太痴了，蘆青確是很想得開，但不知怎的，心裏好像有一道門，好容易開了，竟不自主的又自動關上，他的心似乎循着一個圈子轉，終於停在原來的癥結上，思想總是離不開鳳雲，這就是所謂看破，忍不過，哎呀，我的天，這六個字不知是那位明公創造的，真是說透了人情，古今來多少聰明人，都被這六個字毀滅了，就壞了，看得破是理智上事，忍不過是感情上事，大半人的理智都戰不過感情，往大處說，諸葛亮的明知不可為而為之，就是如此，他隆中決策，預定三分，「早知漢祚終難復」，可又為什麼「志決身殲事務勞」呢，那就

因爲「一心只爲酬三顧」，「只因先生叮嚀後」，才「星落秋風五丈原」，鄰板橋遺情上說，「早知道三分鼎足，儘痴心六出祁山」，所謂早知，就是算得破，所謂儘心痴心，就是忍不過了——小說快爽寫成史論，可謂精蘊之至，——往小處說，便是兒女情腸，也是如此，我有一個朋友，那真是聰明絕頂，歷練過人，知道的太多了，明白的太多了，不料忽然有所感觸，愛上了一個女人，他常對我唏噓嘆息的說，這件事絕對沒有結果，必須力揮鐵劍，早斷情絲，否則流連愈久，痛苦越大，這真是明澈之見，然而他雖說得明白，却作得笨拙，仍然流連下去，但每次都能抓住個理由，白天想起了「斜陽裏醉叩玉人家」，黃昏時想起了「紗窗日落漸黃昏，金星無人見淚痕」，夜間想起了「娟娟霜月，無人與伴幽獨」，都得立刻驅車過訪，兩天不見，想起了「美人消息經時渺」，趕快去看，這次因爲噁了氣，決意斷絕，跟着接到一封信，又想起了「六朝文體閒微遍，那有蕭娘課罪書」，自然更得快去，這次被朋友勸得決定收心了，沒有半星期，忽然想起了「佳人難再得」，去，去，去。又一次對天發誓，再不悔改，便掉在河裏喂甲魚，但過了沒一星期，又想起美人恩義，「思深覺命輕」，命都可輕，誓又算什麼，人能吃甲魚，甲魚自然也就可以吃人，即使真掉在河裏，也不過禮尚往來而已，於是又不快駕行矣，如此徘徊，終於脫不出圈子，真應了戲詞上那句，看你怎生得了，然而我這朋友，絕對是聰明人，誰也不能勸他，因爲他比誰看得都清楚，你還沒開口，他一聲嘆息，一篇道理，說得比你說的還透澈呢，蘇東坡拚命吃河豚，他不知道河豚有毒麼，他比誰都知道，然而爲什麼拚命吃呢，這才叫難說，所以我送這位朋友一付對聯是：「聰明渾蛋，超脫俗人」，他倒榮受不辭，總而言之，歸根結底，都是看得破，忍不過也，盡青這時面對着理智和感情，好比理智是正統，感情是流寇，他本心實在願作忠臣，擁戴理智爲主，但他的力量太薄弱了，竟任令流寇入據國都，把正統驅逐得殘廢外方，他也想恢復河山，幾次衝突，反被流寇把正統打得不知去向，他也就像漢奸一樣，自疑是被迫，實際是情願，向流寇屈膝稱臣，再不想別的，只想風雲，此際她在蔡文仲身

邊，是什麼情形，又想以前她對自己是什麼情形，重逢以後又是什麼情形，可會把對待自己的柔情蜜意，對待蔡文仲，但在前兩日，據她自言，從分別以後，她一直在思念舊夫，而且所遇的都是卑鄙的偽官，粗俗的市儈，只有教她討厭，所以雖然屢次失身，不過被迫無奈，勉強應酬，向未喜歡過別人，自然也沒把濃厚的情意給過別人，然而這話弄得住麼，我怎能知道她對別人怎樣，就以現時而論，她是身在那邊，心在這裏，只對蔡文仲冷淡敷衍，還是濃雲密雨，誓海盟山，除非我能生兩隻麥克司光的眼，透視過兩堵厚牆，才能看個明白，否則明天任鳳雲怎樣說，也是難信的，想着又覺自己確是真心實意，而且爲蔡文仲這次前來，不知說了多少話，方才又對我那樣流淚安慰，我替她設身處地的想想，還要她怎樣，我不該再胡思亂想，鳳雲實在是愛我的，舊事不談，只說最近重見後，那一句言語，那一個動作，不教我感激涕零，得了，我應該信任她，原諒她，霧霄想着，心中仍是拋不下，眼前終是好像看見鳳雲的影子，蔡文仲在她身邊，恍恍惚惚，很是難看，不由又咬牙發恨，忽又啞然自笑，自己好像爲這個恨上蔡文仲，明天實行暗殺，倒有傍殺的嫌疑了，想着又自己勸着自己，不要再想這個，最好想些別的事，伯是想些什麼，眼前當務之急，自然是暗殺的事，但沒什麼可想，蔡文仲就在兩天之內，毒藥就在自己身上，問題只在怎麼送進他口裏，這必須等待機會，空想是沒用的，還是想想大巧兒，可以開密現時滯塞的心情，大巧兒現時怎樣了，自從那日他一氣走了以後，渺無消息，她氣病了麼，天哪，她若在巴巴胡同陋室中害了病，是馬五能照顧她，是小寬能伺候她，不知怎樣可憐，而且害病要請大夫，那一方的大夫，多半是從蒙古來的，不要弄出毛病，何況她的病也不是藥石所能活的，倘若由此香銷玉殞，我真死也虧心了，又想她莫非一氣，恨了我，忘了我，又去結識了別人，想到這裏，忽然心中如刺，自罵該死，怎該這樣猜疑大巧兒，她萬萬不是這種人，按她的脾氣說，也許一納頭自去憔悴死，也許一跺腳從此恨上了男子，永遠視爲仇敵，絕不會很快就另愛旁人的，而且在南大道那一帶，教她去愛誰，何況她和我相處這些日，受了許多薰陶，曾經滄

海，心胸眼界，全都提得急高，恐怕平常人再不易得她賞識，以後落落寡合，嫁人不易，也許長久淪落市井，孤寂終身，我真害她不淺，若沒有蔡文仲這件事，或者鳳雲不是我的舊妻，梁澤生絕不會尋找到我的身上，我現在正和大巧兒過着安樂無憂的日子，也許再過一年半載，便能結婚同居，雖然度一世平凡生活，守着大巧兒那樣的人，也是福分，如今全都完了，蕊青想到這裏，不由又憶前數日和她兩度住旅館的事，真是荒唐錯誤，大巧兒在去年因時常出門跑單幫，屢次拒絕自己纏繞，要保住女兒身，留待後來徵驗，她那是何等用心，到自己受了梁澤生之托，帶她到戲院去，她因看見鳳雲情形，恐怕失去愛人，爲要揣我的心，又改了主意，這自是她的痴情，但是我明知身入危局，死生未卜，怎該還合她到旅館去住，造那種大孽呢，到如今她希望全空，貞操已失，當然更增加無限痛苦，細想起來，我真罪該萬死了，又想自己所以造孽的原因，完全由於鳳雲，而鳳雲現在竟去陪伴他人，拋得我自己在這裏冷冷清清的想大巧兒，但是想又將如何呢，蕊青這樣一會想鳳雲，一會想大巧，心中更亂得睡不着，展轉反側，直到六點多鐘，才有些倦意，漸漸入夢，但睡了不大工夫，就又有一種聲音驚醒，他睜開眼見天已亮了，但天色陰沉，似要下雪，看看表已過了八點，他打個呵欠，又要朦朧，才聽見外面有人輕輕敲門，他問了聲誰，外面答應是我，蕊青聽出是女僕聲音，就下床去開門，才知夜裏並未把門鎖上，他又退回床上，女僕走進來，蕊青問有什麼事，女僕撇着嘴說，廚子真缺德，夜裏吃剩菜，喝了個大醉，也不知怎麼封的火，竟給弄滅了，到現在一點開水沒有，方才那邊房裏要水喝，我下樓才知道沒有，只可上這屋裏來拿，這個暖瓶裏有水吧，蕊青一點聽便明白是蔡文仲要水喝，但是鳳雲原有兩個暖瓶，一個放在這邊屋裏，一個當然在臥室裏，就問那邊不是還有個暖瓶，難道夜裏沒裝水，女僕說，臨時已經裝滿，他們都喝乾了，蕊青聽了，不覺心中被刺了一下，暗想三磅暖瓶的水，居然喝乾，固然蔡文仲酒後雖免口渴，但若在十二點以後便睡了覺，無論如何也耗不了三磅水，如今竟消盡了，可見必是終夜未眠，談得很有趣，隨談隨飲，才把暖瓶喝乾了，看來二位

倒情義不薄呢，想着不覺妬心大起，很是難過，就向女僕說，你拿去吧，女僕伸手要拿起暖瓶，又問您不喝麼，蕙青這時忽然心中一動，立刻把暖瓶搶到手裏說，我先斟一杯，女僕說，我替您斟，蕙青搖搖頭，隨用另一隻手拿起茶杯，先把剩茶底倒了，又倒些水洗洗杯子才慢慢向杯中倒水，他這樣延遲工夫，只爲想主意暫時把女僕支開，初想要她去取些食物，但轉想這房中原有點心，廚房此際方才生火，不能做東西，好像不大合理，無奈一時想不出別的法子，只可向女僕說廚子起來了麼，女僕說，被我叫起來了，他才生火，蕙青說，我餓得很，想吃些東西，大清早又不願吃甜的，你教廚子給作一碗清湯臥果兒，女僕說，他才生火，可得等會兒工夫，說着仍看着蕙青手中的暖瓶，似乎要先拿走給那邊送去，然後再去告訴廚子，蕙青明白他的意思，就堅持暖瓶不放，又說，你先去問問廚子，得多麼大工夫才能做，若是趕不來，就叫人去買豆腐漿和燒餅油條，我實在太餓了，女僕聽了才轉身走出，蕙青悄悄把門闔上，忙從內衣袋裏取出盛毒瓶的小瓶，輕輕拔開軟木塞，他知道這青酸鉀毒性劇烈，是不可以接觸的，只好直接用小瓶倒入暖瓶口中，但在倒未倒之先，心中又有些躊躇，自思這暖瓶拿過去以後，是蔡文仲先倒水喝，還是鳳雲先倒水喝，這毒藥性又太烈，入口便死，第一人喝水死了，第二人看見情形，絕不會再喝，但是誰先喝呢，倘若蔡文仲先喝，自是天助成功，若是鳳雲先喝，豈不白害了她，仍於蔡文仲絲毫無損，想着心中非常猶疑，隨又猛一咬牙，決定就這樣幹，反正蔡文仲死了，鳳雲也難脫干係，不知被累到什麼地步，自己也是難活，這個機會萬難遇到，決不能放過了，想着就把小瓶口向下往暖瓶中傾倒，小瓶中的藥原有兩小塊，蕙青本想只倒一塊，留一塊給自己應急，那知兩塊竟一同倒入暖瓶中，他無法再拿出來，只得將小空瓶擲入痰盂，把暖瓶木塞插好，又搖動了一下，其實無須如此，毒藥入水，早溶解了，他方把暖瓶放下，忽聽外面有人喊女僕，是鳳雲聲音，喊了兩聲不聞答應，隨聽脚步聲走近，門兒一啓，鳳雲走了進來，一見蕙青在床上坐着，就問你這麼早就起來了，蕙青說，已經八點多了，還算早麼，鳳雲到了近前，抱住她貼着臉

兒說，睡得好麼，竊青聽了這句話，不由掀起心中的隱痛，又見她頰上脂暈猶濃，口上唇紅半褪，眼圈兒發青，眼光發餒，更想到她這一夜是未曾入夢，並且昨晚由這房裏過去時，還重新上過妝，心中更是難過，就笑着說，我睡了幾點鐘，才被女僕叫門給吵醒了，你可睡得好麼，鳳雲搖頭說，我簡直一夜沒睡，竊青心想你倒有說實話，那知鳳雲又接着說，你在這房裏，我如何睡得着呢，蔡文仲不到兩點鐘就睡着了，他倒是心裏沒事，睡得很沉，鼾聲很大，我想出來看你，又怕他萬一醒了，發生疑心，只好自己看書抽烟捲兒喝水，一夜工夫，教我把暖瓶水都喝乾了。方才蔡文仲醒了，他要喝水，一點沒有，我教王媽去樓下泡茶，半天也沒回來，我才想起這房裏的暖瓶，就自己來拿，竊青聽了，才明白屈枉了鳳雲，因來她是爲自己才獨自失眠，把水喝淨了的，蔡文仲並未和她一同安眠，又聽是蔡文仲要水喝，眼見這事必能成功，就擺着手兒說，你拿去吧，鳳雲說，你不喝麼，竊青搖頭，鳳雲向几上取隻茶杯，要掀暖瓶木塞，口中說，我先喝一點兒，竊青大驚，忙攔住她說，你不要倒，鳳雲問怎麼，竊青眼珠一轉，指着方才自己所倒的一杯說，你先喝這一杯，正可口兒，鳳雲便拿起喝了，說，我再給你倒一杯，竊青不再攔阻，任她倒上，鳳雲說，你再睡會兒，蔡文仲今天不請客，也不出門，打算休息一天，簡直誠心跟我起膩，你還得委屈一天，明兒就熬出來了，竊青說，你快去吧，鳳雲才端着暖瓶走出去，隨手關上了門，在門外上遇着女僕，由後樓梯上來，鳳雲便問教你倒水，這半天那裏去了，女僕說，厨子把火弄滅了，廚房沒有熱水，我到程大爺房裏取暖瓶，大爺教我告訴厨子，鳳雲聽到這裏，忙擺手教她不要再說，便拿着暖瓶走回臥室，見蔡文仲已穿好衣服下床，鳳雲勸了一聲說，你怎麼起來了，蔡文仲說，我習慣早起，醒了便躺不住，鳳雲說，你睡今天多麼糟，厨子把火弄滅了，沒有熱水，王媽抓了瞎，現和鄰居討了這麼一點兒，你先喝着，洗臉漱口還得等會兒，蔡文仲說，不忙，我只是口乾，鳳雲放下暖瓶，才要尋杯子替他斟水，忽聽外面一陣脚步聲響，有人走上來，叫二姑娘，鳳雲一怔，忙出門去看，只見陳四走在前面，後跟一位老婦人，一位少

女，正是自己的母親陸太太，後面的少女却不大認識，陳四看鳳雲出來，便喊著說，二姑娘，老太太和四姑娘來了，鳳雲才想起這少女是姐姐鳳霞的親女，而明爲自己妹妹的鳳霞，這時她們已到了近前，鳳雲拉住陸太太說，娘，您怎今天才到，我念叨了好幾天了，這是鳳霞四妹妹。一幌有六七年沒見，出息得這麼好了，陸太太說，可不是，鳳霞，你還認識二姐麼，那位鳳霞約有十七八歲，生得瓜子臉兒，秀麗非常，凸鼻樑，吊眼角，小嘴兒，滿面的稚氣英氣，而且細腰紮背，好像是武生的體格，身上穿著半呢半皮的海式大衣，剪裁入時，分外把身體顯得好看，他聽了陸太太的話，便湊近抱住鳳雲，笑著說，我怎會不認識姐姐，雖然六七年不見，可是您並沒變樣兒，何況娘回上海，還帶了您許多張照片，現在您比照片又發福了，鳳雲也抱著她，看著笑說，我離上海的時候，四妹才十一歲，還是小孩兒，現在變大姑娘了，可是面龐還有大約模兒，你們路上很辛苦吧，說着才想起大家還在甬道中站着，想往房裏讓，又覺有蔡文仲在內不便，就說，咱們對面屋裏坐，陳四接口說，那屋裏沒有火爐，鳳雲說，那麼樓下……陳四說，樓下客廳也得現生火，鳳雲方要說你快去生火，忽聽背後有人說，就請這房裏坐好了，鳳雲回頭看是蔡文仲，由門裏探出頭說話，不由一怔，隨又笑着說，娘，我給您引見引見，這位是南京的蔡副主席，這是我母親，這是我妹妹，蔡文仲含笑點點頭，陸太太却吃了一驚，想不到鳳雲竟結識了這樣闊人，她是老資格，有什麼不懂，看情形就知蔡文仲是住在這裏的，蔡文仲將身一闪說，請裏面坐，鳳雲便讓妹妹進去，陸太太到房中一看，床上被褥尚未收拾，更明白自己女兒已和蔡文仲結了親，無所用其客氣了，當時大家謙讓着，蔡文仲仍坐到床邊，好似表示床是他的權利，陸太太和鳳霞坐在沙發上，鳳雲坐在床旁的綠絨軟榻上，正居中間，好像她和兩方都有關係，所以不偏不倚，蔡文仲很能酬應婦女，他向陸太太和鳳霞問候，由上海到天津，路上可還舒服，陸太太說，哎呦，別提了，大冬天海上颯這麼大的風，船應該前天早晨到，多漂蕩了兩天，昨兒晚上才到塘沽，下船住旅館，又挨了一夜凍，今天早晨起來，就趕早車奔天津，車上也不

暖和我，我們從昨天吃了晚飯，到如今這水米沒打牙，呦，二姑娘你先給我們到點茶喝，鳳雲說，現在還沒泡茶，您先喝杯開水，那時女僕早進來了，聞言急忙倒了四杯水，先向陸太太遞過一杯，又問了好，鳳雲說，王媽，你下去趕快教廚房預備點心，老太太和四姑娘還餓着呢，王媽因見主人的母親來，不知怎麼巴結是好，就說，廚房的火怕要等會才能上來，老太太若是等餐吃，方才我教老李去買豆腐漿燒餅油條，大概已買來了，程大爺一個人也吃不了，我去拿來，鳳雲聽女僕得意忘形，竟當着蔡文仲提起麪膏，暗罵混蛋，正要用話岔開，忽見陸太太端着王媽所遞的茶杯，喝了幾口，驟然面色一變，目光呆直，向後一仰，連人帶椅子都倒在地下，杯也落在地下摔碎了，眾人全都大驚，鳳雲鳳霞伏身邊還想把陸太太扶起，那知毒藥真是利害，陸太太身體只拘攣了兩下，隨即挺直，眼見已然氣絕身亡，鳳雲姐妹才看出不好，都搖擺着尸體哭起來，王媽却透精明，連說這是背過氣去，把她扶起來坐着，窩把窩把，說着就過來搬陸太太的上身，但已然挺直了，那裏搬得動呢，這是蔡文仲却早已立起來，到背着手兒，睜大了眼，望着地下的陸太太，再望着地下的碎杯，和桌上的暖瓶茶杯，他立刻想到了這是暗殺的陰謀，這倒不怨他多心，而是因為他自從作了漢奸，自知為國家人民所不容，就時時提防這種事，而且眼前情形太可疑了，暖瓶是鳳雲由外面拿來的，原為給自己喝，那知來了陸太太，喝下一杯就變成這樣，想着就厲聲說，你們都閃開，我來看看，鳳雲等嚇了一跳，抬頭見蔡文仲面色暴厲，就都立起來，蔡文仲教她們退到床邊，自己走到陸太太身旁，伏下身去，先用手摸摸她的手臂，已然僵硬發涼，再將鼻子對準他的嘴，聞了聞有一種似乎杏仁的氣味，更明白是服了烈性毒藥，自己真得感謝陸太太，她千里迢迢，恰在這時候趕到，作了我的替死鬼，否則稍晚一步，我自己已斟水喝下去，被害死了，但這毒藥是誰放的呢，想着就轉過身望着鳳雲，狠狠的瞪了一眼，跟着推開了門，見陳四正立在門外發怔，就厲聲說，快去把我帶的兩個人叫來，陳四趕忙跑下樓去，蔡文仲回頭看住鳳雲等人，不許她們移動，鳳雲也明白母親喝了水便死，這暖瓶太已奇怪，蔡文仲若一

沾唇，也必如此，所以他生了疑心，說不定疑感自己害他，這可如何是好，嚇得也不敢哭了，過一會兩個保鏢的上來，蔡文仲吩咐一個把住大門，凡是宅中的人一概不許出去，一個趕快到附近警局去喚主腦人，立刻多帶警士前來，並且教他們去傳喚總局長老虎舅，兩個保鏢應聲下去，蔡文仲仍在房中走來走去，監視着鳳雲姐妹，鳳雲嚇得要死，知道蔡文仲犯了疑心，反而無情，要澈底追究毒藥的來源，自己死了母親，還要吃官司，真冤枉死了，想着就畏怯的走向蔡文仲，想對他辯白，但蔡文仲不待她開口，已塞着臉擺擺手，教她退回臥室，鳳雲知道不能求情，只得仍退回去，再仔細想想，這事真太奇怪，暖瓶是由毒青那邊拿來，自己會喝過一杯，還替毒青倒了一杯，怎自己母親喝了就會死呢，也許母親得了什麼暴病，但什麼暴病也沒聽說死得這麼快，少時警察到來，必要檢查母親屍體，但防不是服毒，否則不但自己，連毒青也逃不了，他恐怕比我嫌疑還重，我當然至死也不說暖瓶是由他房中取來，只是怎能掩住女僕的嘴呢，毒青這時在那邊，大概還不知消息，少時警察一到，便算完了，我怎能這個消息教他逃跑呢，鳳雲想着，知道眼前沒人能替自己幫忙，再徐徐舉步向門口走，蔡文仲看見，又高喝不許動，鳳雲頓聲說，我們上趟廁所，還不成麼，蔡文仲說，不許去，這房中有痰盂，鳳雲尋思自己便能出去，恐怕蔡文仲也硬跟在門外瞧着，依然不能到毒青房裏去，這真沒法兒了，就說了聲不教去，我們就不去，仍退到床前，拉着鳳雲一同坐下，這時他只替毒青就心，自己到拚出去了，那知她幸而沒有通知毒青，否則若引起蔡文仲注意，反而更壞了，原來毒青自從鳳雲取走暖瓶以後，就跟到房門口，把門開了二道縫兒，側着耳朵細聽，他既知道是蔡文仲要喝水，就等着鳳雲一聲驚叫，那就是蔡文仲中毒倒斃記號，他還打算保全鳳雲，在聽見呼聲以後，就立刻跑過去，用三管五雷斷鳳雲說詞原委，然後帶她逃出門去，設法藏匿，但毒青這時的一秒鐘，似乎比一分鐘還長，他焦急的聽了一會，並不聞鳳雲隊室中有呼聲，反而在前面樓梯下有了脚步聲和人語聲，跟着聽陳四喊叫二姑娘，又報告老太太和四姑娘到了，毒青原知道鳳雲的母親和妹妹將要到天津

，却想不到恰在這要緊時候趕到，不由暗自頓足，怎來得這樣巧呢！——說起來不但竊骨抱怨，通作者也在抱怨，真不該這樣巧，若陸太太和鳳霞遲來一日，或是遲來一步，教蔡文仲吃毒藥死了，那許多麼大快人心，然而事實上，這位僑副主席命中的該由國法槍斃的，並非死於毒藥，寫小說雖可帶虛構，但若扯上歷史，就不能違背事實，所以只能這樣巧，俗語說無巧不成書啊，你若嫌巧得太過，那我可以告訴你，世上巧事多着呢，譬如走在路上，一粒鴉糞落在頭上，那麼大的空處，這麼小的人頭，怎會恰巧落在上面，再如你買了一張彩票，中了頭獎，那麼多的號碼，怎會被你得着，這真不能不歸諸命運，那更巧得奇怪，骨肉交臂錯過，冤家狹路相逢，賒債主偏偏遇上，尋愛人走過天涯仍是不見，騎馬上廟遇不着親家公，揹筐搶糞遇着親家母，四家打牌，你竟自摸一條龍清也是巧，到朋友家應酬，遇見一位可愛的小姐，雙方一見傾心，開快車結了婚，到洞房花燭夜，夫婦攜手談心，我們偏遇合得這樣巧呢，去年天津還有一件事實，一家遭搶，損失許多東西，過了幾日，這家的主婦到街上閒走，忽然想起一件急事，要回家中通訊，就進入一家商店借電話，不料正遇見搶匪在裏面買東西，她就溜出報告，結果搶匪就擒，失物璧還，因為世上有這許多巧事，所以陸太太和鳳霞的準時光臨，也不算不合道理了。——這最好的機會，恐怕要因她們到來而發生變化，即使仍能毒死蔡文仲，恐怕自己携鳳霞同逃的計劃，也將受到阻礙了，想這仍堪心吊胆的竊賊，陸太太和鳳霞說了幾句話，便被蔡文仲讓進房中，以後只聞嘈嘈雜雜的語聲，却聽不清是誰說話，過一會忽聽房中有許多人同時喊起來，却没有男人聲音，竊青心中一喜，以為蔡文仲已被毒斃，鳳霞母女大家驚喊，自己總算大功成就了，那知隨聞鳳霞姐妹大聲哭叫，女僕大聲說話，蔡文仲的語聲也發現了，竊青才明白必是陸太太作了蔡文仲的替死鬼，不由將手捶着大廳，酸然一嘆，跟瘡又纏蔡文仲好像說命令似的，厲聲說話，又叫陳四去喚他保鏢，便知道蔡文仲見陸太太被毒斃，起了疑心，要根究這件事，及至兩個保鏢上來，蔡文仲吩咐守門報警，竊青聽得清清楚楚，更明白危險已臨到身邊，若不快

打主義，就許束手被擒，立刻退回房中，轉着圈子亂踱，心想自己趁這時逃跑，或者還有機會，但是自己逃了，蔡文仲也必追究鳳雲，那暖瓶中明明有毒，一定追問是誰下的，若尋不着我，罪過必落到鳳雲身上，那我如何忍心，不如自己承當吧，想看看凡七方才鳳雲所斟的水，自思我若把這杯毒水飲下去，少時警察到來，見我也已服毒，和陸太太死得一樣，必以為我就是謀殺的兇犯，因為無法脫逃，我也就自盡了，豈不開脫了鳳雲，但又轉想到，倘若他們認為謀殺者另有其人，我和陸太太是一樣的局外受害，仍得追鳳雲，我死了也沒用，鳳雲這時心亂如麻，也顧不得多想，當時才把手挨近水杯，又復縮回，他那懼禍和貪戀生命的心，使他發生轉想，自己若真殺死蔡文仲，死也不冤，現在把性命賠償陸太太，未免可惜，好在陸太太已死，可以證明這是天意的錯誤，而不是我用心不盡，計劃不周，能回去見梁澤生，留有用之身，作再度的犧牲，豈不勝於這樣無聊的死，這樣固然對不住鳳雲，但她和蔡文仲原是舊交，又有勞虎舅照顧，也許不致太受累的，鳳雲這時的思想，真是對不住鳳雲，他那裏知道，這時鳳雲正要藉上廁所為名，想通知他赶快逃走呢，蕭青在匆忙恐懼中，再不猶疑，就推開房門，見甬道中很清靜，只女僕像餓了似的面向前樓梯站着蕭青就躡足走出，由後樓梯溜下去，這真得感謝改裝後所換的大棉鞋，若仍穿着革履，怎樣也要有聲音的，他下樓直奔後門，因以先逃過一次，自是輕車熟路，他由樹上爬到牆頭，再跳到牆外小巷內，向外跑着，心中才稍為安穩，尋思也許自己命不該絕，蔡文仲才這樣糊塗，他應該用鳳雲房中的電話和警局通話，再使一個保鏢守住大門，一個保鏢守在樓上，那自己就插翅離逃了，只為他這一錯誤，才把我放出來，但是我逃向那裏去呢，蕭青想着，脚下走得很快，穿街越巷，已跑出很遠，他才放慢脚步，喘了口氣，尋思上那裏去，自己雖然並未成功，但已盡了力量，而且禍也惹出來，這必須先向梁澤生報告，使他預備，何況自己以後的行止，還得他代為籌畫，想着就先奔了梁澤生所開的收音機行，到那地方，進去一問，才知梁澤生今天還沒有到舖子來，又問什麼時候能來，舖中同人也說不定，因為這時生意很清淡

梁澤生有時兩三日才來一趟，但也有時在舖中連住三兩天，簡直沒有準兒，竊青猶疑一下，就退出來，心想此際諒不著梁澤生，自己也不必須尋個暫時安身之處，再設法和他的見面，應該先向史太太處藏躲，說不定梁澤生正在那裏，但又轉想，自己逃出陸宅以後，不久警察就要到來，立時便能發現我已逃跑，當然把嫌疑都落在我身上，要向鳳雲嚴厲追究，鳳雲恐怕不能隱瞞，他便隱瞞，還有陳四知道我的底細，必給說出來，警察必然跟着搜捕我，同時還要尋覓那位林小姐，但是鳳雲並不知我的住處，類到這裏，忽然叫了一聲，自語說，我會對鳳雲說過巴巴胡同這個名字，倘然鳳雲洩漏了，警察到了那裏，便尋不着我，總能尋着大巧兒和馬五，向他們身上一根究恐怕要牽扯上梁澤生和史太太，這一下全部組織都要破壞了，現在我應該先到巴巴胡同，教大巧兒馬五躲避，斬斷這唯一的線索，然後再尋梁澤生商量以後的辦法，竊青主意已定，便雇輛三輪車坐上，直奔西南角，到了巴巴胡同口外，停住，竊青伸手向衣袋中一摸，不由怔了，原來他身穿的是陳四的大棉襖，袋內空無一文，當時只可教車夫稍候，自己走到門口，見大門虛掩着，推門進到院中，見了大巧兒原住的房間，門兒洞開，裏面空無所有，再看自己和小寬住的房間，竟有一把鎖鎖着，才明白自己走後，大巧兒搬過和小寬同住，他倆當然不在家，馬五每日清早買報，更不在家，自己連車錢也付不出，如何是好，只得轉身走出大門，車夫以為他出來送錢，便迎過來，竊青說，等着家裏沒人，你得跟我去尋，車夫看竊青拿不出錢，立刻生了不信任的心，以為他是白坐車的騙子，就變了臉色說，上那兒去尋，竊青不知大巧兒又重拾舊業，擺烟攤，還以為他是出了門，馬五不在，又無處向人打聽，只可先到史太太家中，無論如何，總可以代付車錢，想着便說出史太太的地址，那知車夫搖頭說，我不拉了，你給錢吧，竊青說，你拉到那裏，我就給錢，車夫說，我到了時候，要下班交車，不能再拉，你快給錢，竊青說，我身上沒錢，到地方就給你，車夫一聽他這句話，更拉住不放，非立時要錢不可，竊青見這車夫不講理，氣得臉都白了，但他那知道這不怨車夫，因為是時常有壞人討車夫的便宜，雇上車跑了許

多地方，耽誤很多時候，最後竟溜跑了，使車夫承受很大損失，還有一種性格草率的女人，常喜和車夫開玩笑，有時坐車訪友，到地方教車夫在巷外等候，她跑到朋友家辦完了事，從後門溜出去，到車夫等急了，進巷來尋找罵，可惜坐車的早已鴻飛冥冥通體也聽不見了，這位車夫在前幾日才受了一次騙，拉着一個客人，走了半個天津，還被借去幾白元買紙烟，結果拉到中原公司連正門出旁門跑了，車夫又等了一點鐘，不見出來，才知受騙，所以他不止是驚弓之鳥，而且創巨痛深，竇青今天算正遇巧了機會，但又不能和他嘔氣，論說竇青有生以來，無論環境如何惡劣，還不敢被這一點車錢困住，但現在真是拿不出來，就沒了辦法，看來戲劇中真有好詞兒，硃砂痣的員外，說銀子是好寶貝，好物件，賣馬的秦二爺說：好漢無錢到處難，確是至理名言，竇青這時因為沒這一盤錢，氣就餒了，只得好言和他商量，但車夫更犯了疑心，以為他是情虛，本來車夫生活如同牛馬，慣受斥叱，花錢坐車的都是大爺，何嘗見過和顏悅色對車夫說好話的呢，於是更拉得緊，毫無商量的立時要錢，竇青不由也生了氣，罵他不講理，車夫立刻把臉一翻，便要拉他去見崗警打官司，竇青這時本是個罪犯，怎敢去見警察，雖然知道警察未必知道他在陸家的事，但是人若作了虧心事，照例怕鬼，人若作犯法事，照例怕官人，却在那鬼是否是真的冤鬼，那官人是否來捉他的官人，不過竇青也無法對他央告，正在吵嚷，忽聽背後有人咳嗽了一聲，竇青聽這咳嗽聲音是很耳熟，而且十分親切，不由回頭一看，立刻怔住了，原來正是大巧兒，大巧兒身上仍穿着那件藍布棉袍，頭髮又剪短了，在頸後束成一柄小刷子，面皮焦黃，氣色沉滯，好像才害過一場病，不止清減作相思樣子，她手上帶着布製的短手套，只遮蓋手掌，露着手指，右手托着一把切麵條兒，和一塊生肉，左手抓着一顆白菜和一把菠菜，看情形是才從外面回家來作飯，竇青看着她，不由百感中來，好像心中有萬語千言，都被抑塞住了，不能出口，大巧兒看看竇青却毫無表情，只鼻尖中似惡似恨，她見着竇青這身打扮，又見被車夫拉住討錢，似乎很奇怪，但不和竇青說話，倒向車夫詢問什麼事這樣吵，車夫說，他雇車拉到地方

不肯給錢，又教我拉到別處去，大巧兒點點頭說，坐完車沒給錢啊，我問你，多少錢屈的，車夫說，二百五，大巧兒說，我給你，但她兩手都拿着東西，無法伸手向衣袋中取錢，就將右臂抬起，喂了一聲，我口袋裏有錢，你拿啊，露青以為她是命令自己，正要上前，那知大巧兒已將身體右側轉向車夫，那車夫倒不懂得躲避嫌疑，伸手就掏她的衣袋，掏出一捲鈔票，大巧兒說，都是五百元的，你拿一張去，剩下的還給我放好，車夫依言取了一張，又給放回原處，說聲謝謝你老，大巧兒也不答言，轉身就走，露青只得在後面跟着，大巧兒進了大門，到了房門前，先把手中東西放於院中階台上，才取鑰匙開了鎖，走進去，露青才想隨入，不料大巧兒一轉身，從裡面懸壁把門關上了，把個隔在門外，露青怔了一下，才忽然想起前日在鳳雲處對大巧兒的情形，她當然傷心透了，今日如此相待，還算她不錯呢，想着就說，曉鶯妹妹，你開門，教我進去跟你說話，大巧兒在裏面毫無氣息，並不答言，露青又說，好妹妹，你不要跟我生氣，你看看我這付樣兒，現在正……露青回頭見大門外有兩個小孩兒站着，向裏看，就急忙去把大門關好，才又走到房門前，低聲說，我在鳳雲家已然害死了人，闖出大禍，才逃出來，官面兒正在拿我，現在有要緊話對你說，你快開門，這可不是嗔氣的時候……話未說完，便聽大巧兒在裡面說，真的麼，露青說，我怎能騙你，開門呀，大巧兒說，我壓根沒插門，你可推開，露青伸手一推，門果然開了，便走進去，見大巧兒坐在炕上，就坐在她身邊，大巧兒向旁一閃說，離我遠點兒，滿身都是陸鳳雲的騷味兒，露青拉住她的手說，好妹妹，你不要說這個，我那天很對不住你，可是我完全爲着受澤生的托付，要辦一件大事，只可敷衍鳳雲，若是得罪了她，那就萬事全休了，現在我——實告訴你吧，因爲蔡文仲和鳳雲要好，時常來往，我所以住在鳳雲家裏，預備得機會謀殺他，直到昨天，蔡文仲才到陸宅來住，費了很多周折，我得到下毒藥的機會，眼看毒藥將要進到蔡文仲的口裏，不想恰在這時候，鳳雲的娘和妹妹進門，她娘把毒藥喝下，作了替死鬼，大巧兒聽露青把詳情述說一遍，立刻改了態度，拉住他的手說，真的麼，露青說，怎麼不

偵，現在鳳雲的母親死了，鳳雲也得吃官司，我跑出來更加重她的罪過，官面上一定要搜捕我，大巧兒吃驚說，那怎麼好，竊青說，我只是設法躲避，大巧兒說，你往那兒去，竊青說，我還淨一點準兒，方才去看澤生，他又不在舖子裏，我本想先到史太太家去，因為惦记你，所以先到這兒來，大巧兒說，你方才不是說會告訴鳳雲在巴巴胡同住過麼，這地方可不妥當，咱們還是先到史太太家去，梁澤生也許在那邊，竊青說，我也這樣想，可是這就走麼，小寬呢，大巧兒說，他在馬路上替我看烟攤兒，你不用管了，先到史宅去吧，我收拾收拾，隨後就到，竊青說，還有馬五，也該給他個信兒，大巧兒說，他在官銀號那一溜兒賣報，得下午才回來，還不忙呢，說着就推竊青走，竊青說，你可快着點兒，要不然我替你收拾，咱們一塊兒走，大巧兒說，不用，你就快走，我不過一刻鐘準到，竊青只得轉身向外走，大巧兒又叫住他，給了幾張鈔票，教坐車前走，竊青接了錢，出門雇洋車，直奔史宅，到地方付錢下車，走進門去，一問僕人，梁澤生正在裏面，竊青就直入客廳，教僕人把澤生請出來，澤生一見竊青這樣打扮，不由愕然，問你怎麼又改了裝，這是從那兒來，竊青嘆口氣說，我來向你報告，事情完全失敗了，並沒能殺死蔡文仲，反而快傷了旁人，現在我是逃跑出來，只連累了鳳雲，大概蔡文仲正教官面上捉拿我，梁澤生聽了一怔，忙問怎麼回事，竊青就把經過情形說了，梁澤生頓足說，真是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怎趕得這麼巧，鳳雲的母親妹妹恰在要緊時候到來，竊青說，實在巧得教人納悶，好像上天有意保護漢奸似的，我因為沒害成蔡文仲，功敗垂成，值不得犧牲自己性命，就逃出來，先到你的舖子裏，沒有遇上，就又上巴巴胡同，因為鳳雲知道那個地方，恐怕洩漏了，敵人要來搜捕，所以去送個信兒，曉得少時也要到這裏來，你看現在應該怎樣辦，澤生尋思着說，你當然應該躲避，還有巴巴胡同的人，都要離開，因為鳳雲知道有巴巴胡同，有林曉鷺，却不知道有我，也不知道史太太，你們只一躲開，就把錢索斬斷了，還有馬五必須給他個信兒，竊青說，他正在官銀號一帶賣報，曉得說他下午才回家，稍遲再送信去，澤生說，這不能大意，還是早告訴他

的好，你在這兒等着，我走一趟，說着就戴帽子走出去，蕊青獨自坐着，心亂如麻，尋思自己把鳳雲害得不輕，她這樣一切爲我，我反害死她的母親，又給她加上極重的嫌疑，自己反置身事外，她這時也許已經進了憲兵隊了，想着十分難過，忽聽外面大巧兒聲音問程先生在那屋裏，蕊青迎出去，見大巧兒左手提着一隻大包裹，右臂夾着賣紙烟的大方匣子，後面跟着小寬，史宅僕人還替她抱着一隻裝滿東西的大麻袋，蕊青招呼她進入客廳，僕人把麻袋放在牆角，便退出去，大巧兒問澤生可在這裏，蕊青說，已經見着面，他出去給馬五送信，不久就回來，大巧兒說，他對你的事怎樣打算，蕊青說，還沒有商量呢，我想不出兩條道兒，一條是在天津藏躲，一條是遠走高飛，大巧兒說，你自己的意思呢，蕊青說，我還沒一點主意，大巧兒嘆了口氣，默然不語，蕊青看着她憔悴的形容，幽怨的神色，不由想起當日在鳳雲家折辱她的情形，就拉住她的手說，妹妹，咱們有好幾日不見了，你一定够痛苦的，那天在鳳雲家，真太對不住你，你還生氣麼，大巧兒看着他，並不答言，只向小寬說，你上門口兒玩會兒去，這理有二百元，給你買禮，小寬接了錢走出去，大巧兒忽然立起，抱住蕊青悲聲說，我想不到還有看見你的日子，只當咱們這一世算是完了，不瞞你說，那天從陸家出來，我真有跟你拚死兒的心，就上了警察局，打算舉發你張殺蔡文仲的事，硬說陸鳳雲是你的同黨，先告了你們，我自己再投河，大家誰也別活，可是我一進警察局，心又軟了，覺得既有今日，何必當初，就假說被人搶去手鐲，前來報案，警官問我的姓名住處，我知道不能實說，就假充陸鳳雲的妹妹，胡說了一泡才走出去，蕊青接口說，原來這麼回事，第二天還有警局的人去見鳳雲，央求她不要對局長勞虎舅說出妹妹丟東西的事，他們情願照數賠償，鳳雲本來是天津人，自然十分詫異，警局中人還不信他的話，解釋半天，方才走了，當時可把我嚇得不輕，也會想到假充的是你，知想不出什麼理由，今天才明白了，大巧兒說，你怨我太狠麼，蕊青說：你並沒真的舉發，有什麼狠，何況那天我對你的情形，實在是太不成話，你就假作出來，我也不怨你，大巧兒漠然說，我怎能忍心哪，說實話，我當時

是很得要死，過兩天以後，就恨不上來了，想到你也要是爲辦正事，要敷衍陸鳳雲，才對我這樣，即使你眞的把心全回到鳳雲身上，對我絕情斷義，我又能把怎麼樣呢，咱們認識的日子雖然不多，承你這大老爺大學生，看得起我這野了頭，教我知道了許多向來不知道的，給我享了許多向來沒享過的福，我這苦命人，就算叫化子吃粟席，享用過分，要折受死了，我知道不配良久得到你的，只過去你給我的這一點一點的好處，就够我在臨死以前尋思的了，蘆青聽着這這涼人骨的話，簡直好似一首哀怨的詩，每一句都令人魂銷腸斷，不知她怎樣百轉千迴，才想出說出，回想以前只會打架罵街的大巧兒，居然能够這樣，眞是令人難信的奇蹟，然而他何以如此，當然由於自己這數目的漸漸漸染，啓發了感情，變化了氣質，這教人怎麼受的住呢，蘆青不由感動得流下淚來——這裏作者又要小發感慨，自來愛情最能教育人材，曾見有一位學生，國文程度很是低劣，甚至於二三百字的論說，都作不完一篇，但他忽然有了愛人，既有愛人，寫情書就成了必修課程，不能規避，他寫了一年多的情書，國文程度居然大長，隨便寫點東西，也都精通了，若仍作項羽拿破崙合論，藥精於勤說，而恐怕不能長進得這樣快的，但你若是用愛情作工具，來啓發一個人的聰明，雖然進步很快，但你就受御權了，因爲對方要控從你學的全身解數，來對你施展，結果你變爲作絲自縛，作法自斃，想擺脫也難了，師父敢在徒弟手裏，在情場是常見的事，就如蘆青把大巧兒教導得懂了事，大巧兒竟會說使他動心流淚的話了，若是仍如當初的粗獷護悍，今天見面也不過痛罵一頓，蘆青又何致難過呢，——當時蘆青搖撼着大巧兒說，你不要再向下說，我可受不住了，天啊，你怎生出這樣意思，說出這樣的話，大巧兒說，這是我近幾天常常想的，你就是永遠拋了我，我也不能恨你，到今天出了這件事，我更明白那天不是你的本心，何況你從陸家逃出來尋我呢，現在都不用了，我只盼你從此不再離開我，咱們死活在一處，咳，這幾天的罪本不好受了，我也說不上是什麼滋味，只覺心裏一陣涼，一陣熱，一陣發慌，一陣發空，你知道我以前常用假烟騙人，現在可得了報應，人家買金槍，我能給前

門，一盒值二百元，人家給五百元，應該找三百，我能給三張五百的票子，所以每天都得賠點兒，黑夜躺在炕上，看屋頂等天亮，以爲馬五在他屋裏睡覺的鼾鼻，我一動也聽不見，現在聽着和打雷一樣，吵得睡不着，其實我就睡不着，只是聽着心煩，一夜不知聽他發回……

蕭青聽到這裏，只有流淚，貼着臉兒說，我全明白，你太苦了，我從此再不離開你，蕭青方要開口，忽見門窗一啓，梁澤生走了進來，看見大巧兒，點點頭說，你來了很好，家裏東西全搬淨了麼，大巧說，我們原沒有什麼東西，剩些破爛，也不要了，梁澤生說，好，巴巴胡同是不能再回去了，我已尋着馬五，教他另舉到一個地方，現在得替蕭青研究辦法，外面一定搜拿你，暫時不能出門，可是長久藏在史宅，恐怕透露風聲，史太太雖然很熱心，但是史先生不在家，她又有四個小孩子，萬一連累了她，我們太於心不安，蕭青接口說，不錯，我也這樣想，應該急速走開，梁澤生說，你走又上那裏去，大巧兒說，無論他上那裏，我也跟着，這回我可不能再離開他了，梁先生，你不要……說着臉上緋紅，似乎要說你不要笑話，但把下面兩字咽住了，梁澤生看看大巧兒，點點頭，隨又呻吟一下，才說，你們要走，也是個辦法，不過怎樣走呢，這裏面還有種種困難，你們逃到北京保定唐山，甚自於上海都可以，這幾個地方全有熟人照顧，無奈走出去很不易，因爲出門要到警察局領行証，領旅行証得先繳驗居住証，蕭青若是前去，豈非自投羅網，換個人代領也不成，因爲還要對照本人照片，大巧兒接口說，梁先生，你是久已沒出門了吧，我跑了許多日的單帮，也沒領過旅行証，梁澤生說，是啊，以前出門必須領旅行証，後來因爲手續太麻煩，又加天津食糧缺乏，跑單帮的很多，能够調劑市面，官方也就馬虎下來，近日不知爲什麼原故，聽說又緊了，大巧兒說，沒這麼回事，前天對門住的汪奶奶，才從石門回來，她來去都沒領過旅行証，可是路上受驚不小，被中國和美國的飛機轟炸過三次，蕭青說，爲什麼三次，有一次不就炸毀了，梁澤生說，我明白的，這事說起來，把人恨死，中國和美國的飛機，原本只要炸火車頭，並不肯傷車上的中國旅客，所以每次在天空出現，總是先兜一個圈子，教火車頭停

住，和客車摘了鈎，單獨開到稍遠的地方，司機的也逃開了，飛機才轟彈把車頭炸毀，日本人爲這個可傷了腦筋，第一車頭傷損太多，第二這樁事要破壞日本人的宣傳，他們常說中美飛機轟炸怎樣殘暴，毫不顧惜中國人的性命，這一來豈不証明是謊言，可是日本人又沒去攔阻中美的飛機不來轟炸，只可用狠毒辦法，把中國人的性命保護火車頭，在車上多設幾個日本兵，每見天上發現飛機，就把車停住，把客人全趕下車，教圍着火車頭站立，任憑飛機轟炸，飛機若真轟下炸彈，那軍隊是完了，客人也得大半死傷，明天報上就有了宣傳材料，若干中國旅客被中美飛機炸死，若是飛機不轟彈呢，那軍隊保了火車頭，你看日本的主意毒不毒，大巧兒說，汪精衛告訴我，就是這樣情形，她在路上遇見兩次飛機，都被趕下來，去車頭旁邊站着，飛機都沒轟炸，自己飛去了，火車方又開走，後來到了什麼站頭了，火車才進站停住，飛機又來了，日本的站長和列車長，竟不許客人逃竄，都教排隊站在月台上，他們自己却盡進防空壕，旅客見日本人跑了。才四散逃命，飛機見站台上空了才擲彈把車頭炸毀，梁澤生說，咱們先不要談飛機，還是研究蠶青走是不走，蠶青說，我看還是走好，梁澤生說，走是很麻煩，還很危險，可是藏在本地，又怕警察局挨家查戶口，連累主人，這真是困難，大巧兒說，要不然他就別走，尋一間房子，我和他帶小寬兒去住，作爲一家人，假裝是作小生意的，梁澤生說，你們無論到那裏租房，不是也得報戶口，報戶口又得呈驗居住證，再說蠶青的神氣，也不像作小生意的，恐怕更容易招眼，大巧兒說，那可怎麼好呢，梁澤生說，你不要着急，等我慢慢想法，現在先住這裏，我去和史太太商量，說完便走出去了，這裏蠶青和大巧兒對看了半晌，大巧兒又拉住蠶青的手說，這回咱們是死活在一處了，我萬萬不能再離開你，；青點頭說，我壓根就是這個意思，大巧兒說，什麼意思，恐怕一見陣風雲，就把意思變了，蠶青說，怎麼到了這種地步，你還奚落我，大巧兒搖頭說，不是奚落，我聽你的話口兒，還好像對不住陣風雲似的，蠶青說，這倒不錯，本來我害了她麼，你想人家唱得好好兒的，我無端掉身進去，攪得天翻地覆，害得她家敗人亡，

如今我倒逃出來，她不知要被拖累到什麼地步，這不是太對不住人家，大巧兒聽着，極起勁兒說，好，你太虧心了，口口聲聲對不起人家，那可也想法兒對得起人家，總算自己沒案，把她拖出來，才不負人家待你的恩情，蕭青聽着，心中一跳，暗想在良心上真該如此去作，但口中却說，你不要胡扯，我有得現在去投案，壓根兒就不必逃跑了，大巧兒說，你爲什麼逃跑呢，蕭青說，我爲你啊，大巧兒歪了一臉，看着他臉兒一紅，又怔了半晌才說，比如世上沒我這個人，你就不過了，拚命和鳳雲一同死了，蕭青說，或者是的，一個人露着有所希望，有所牽掛，才重視自己的性命，若是沒有，死法都可以任便，比如世上沒有你，我的心全在鳳雲身上，自然情願陪他死，可是我所希望所牽掛的是你，怎能不過呢。大大巧兒搖頭說道，話我不愛聽，你好像說若沒有我，就去愛鳳雲了，是不是，當初你說過，不且不愛她，而且恨她，怎現在又愛上了，蕭青被她問得張口結舌，尋思一下才說，我並不是又愛上她，你是知道我們的歷史的，她在初結婚時，對我很好只是忽變了心，這次重逢，對我非常贊仰，竭力補救以前的過失，人是感情動物，我也只能原諒她，何況她對我懺悔，我給她災禍，又多一分抱歉呢，不過我敢立誓，並沒有負愛她，大巧兒冷笑說，我要信才怪，反正你們夫婦終是夫婦，看舊情存着，好比火爐裏原有火底兒，只加上一點煤，就烘烘地燒起來了，我這冷灶可就不易燒熱了，是不是，我把話先說在這裡擱着，你和鳳雲將來一定能重圓的，我自盼一陣，終久落一場空，蕭青說，你這話太沒道理，我已經回到你跟前，你還不放心麼，大巧兒歇嘆氣說，但盼能這樣，不過你能記住我這話就好，蕭青攔手說，非得，不必談了，在這時候，你還說這個幹什麼，咱們往後看得了，蕭青這話說得很對，本來在這大禍臨頭，生死未定之際，怎還有心緒說這情話，但是人在少年時，似乎愛情重於一切，即在患難之中，也能忘掉一切，專顧這件事，但到中年以後，就不能了，例如兩個男子，一個四十歲，一個二十歲，兩人都有一個情人，而都窮得沒飯，二十歲的能空齋肚皮，去花園赴情人的約，而四十歲的，則寧可失約，也要去奔他的飯，吃飽了再說，這就是年齡的關係，

所以有時少年人看中年人冷漠無情，而中年人却看少年狂熱可哭，兩下互不了解，但中年人也曾由少年度過，而少年人早晚也會到中年的，他們二人正在說着，梁澤生進來說，你們先住在這裡，慢慢再研究辦法，蕊青住在這客廳裏，曉鸞住裏院西廂房，那原來就是住女客的地方，蕊青說這樣太打攪了，是不是對史宅有危險，澤生說，我想三兩天內不會有什麼事，更談不到打攪，你們吃了飯沒有，大巧兒說，誰會吃來，我買的飯菜，還在巴巴胡同院裏窗台上呢，他清早從陸鳳雲家跑出來，當然更沒吃了，梁澤生說，天已過午，咱們先吃飯，說着就先把小寬尋來，然後大家同進內宅，和史太太一同吃飯，這一天沒有事，第二天也沒有事，到第三天，報紙上登出七十五號路的謀殺案，這段新聞當然是官方發表的，因為這時已沒有民營的報紙，和通訊社了，只有清一色的日方統制的漢奸新聞，關於消息，完全統一，報紙上的謀殺新聞，可以說完全歪曲事實，撇開了蔡文仲，而另撰成一段小說，但不能不說調查得很清楚，報紙上說，名女伶陸鳳雲，原爲程蕊青之妻，在去年離異，鳳雲專操舊業，又復大紅，年底到天津出演，與程蕊青相遇，兩人舊情復熾，又相來往，程蕊青當到七十五號路住宿，頗有破鏡重圓之意，但陸鳳雲之母及其妹鳳霞，忽由上海到津，陸母因鳳雲已與程蕊青離異，頗不欲讓鴛子重落人手，從中橫加阻撓，程大爲憤恨，竟於某日清晨，將最烈性毒藥加入飲水內，使陸母飲下，隨即身死，辯則逃竄無踪，據聞當局對於此案極爲注意，已出動全部人員查緝，務獲凶犯歸案，並將於最近挨戶搜查，不使漏網云。這段小說，真撰得不錯，把蔡文仲完全開脫，便成一番平常的殺人案，但蕊青等看了，很是吃驚，恐怕真個挨戶搜查，要逼累史太太，於是梁澤生主張蕊青還是趕快離開天津，他有一個朋友李茂如，住在保定，是天津人，在曹錕作總統時，去到保定作銀行行長，以後曹錕失勢，他也蓋了職，就另開了一座錢莊，從此在保定落了戶，澤生原是他的內侄，雖已數年不見，却是音信常通，感情很好，所以澤生想教蕊青去投他，李茂如，定可以特別照顧，蕊青想想也只好走這條路，但覺走着不易，最可怕的是車站一關，雖然不必起旅行証，但到車站買票時

，必須先驗看居住證，才可以買票，蕊青的居住証，如何可以示人，那豈不等於自投羅網，那簡直還不如自到法院投案呢，當時計議了半天，澤生主張冒險幹一下，使蕊青借用自己的居住証，固然居住証上有照片，有指模，不易蒙混，但可以將蕊青的照片，換在澤生的居住証上，好在兩人的年歲，相差並不多，至於指模，則不會當場較對的，只要到了保定，則可以托人把澤生的居住証帶回，蕊青也可以向李茂如說明情形，托他代為聲明遺失，另領一份，蕊青很同意這樣辦法，跟蕭又商議大巧兒是否隨行，大巧兒執意要去，梁澤生却以為蕊青到保定去，名義上是托友謀事，行止未定，似乎不必携眷，何況還有小寬，大巧兒要去可以稍緩一步，大巧兒聽了，雖不願意，但也不好十分執拗，這樣就算議定了，澤生主張蕊青在當日午後的車走，到北京住一夜，次日再趁京漢車到保定，看時候已經不早了，澤生又回家去取了一套舊西服，和居住證照片上所穿的一樣，教蕊青換上，又把居住證照片換好，因為尺寸相同，都是一寸的小照片，所以看着不露痕跡，過了一會，天已到了三點，將近開車時候，澤生教蕊青起身，又給他拿了十幾萬元帶着，另寫了一封信給李茂如，給蕊青轉交，大巧兒和蕊青睽違多日，好容易才得重聚，只厮守了兩日，又要分別，心中委屈難過，但當着人又不能說出來，就要同到車站去送行，梁澤生說，人多目標太大，只我一人去送好了，順便還可以看看情形，大巧兒說，你去就不怕目標大了，澤生說現在車站並不賣月合票，送行的人只能到剪票處的口外，我也不和他同走，只在遠遠的看，大巧兒說，我也不跟他同走，也只遠遠的看，梁澤生無可奈何，只得答應說，好，你要去就去，我倆作一路，蕊青自己已作一路好了，說完大巧兒換了衣服，大家就一同起身，坐了三輛車，直奔東車站，到了站外下車，梁澤生已叮囑蕊青下車一直去買票，不要互相說話，蕊青就自己走進去，澤生和大巧兒才一同進入售票室前的方場，這日旅客並不多，在日本的統制下，旅客們倒真能遵守一列勵行的規律，並不爭競，因為爭競時警察要打的，梁澤生和大巧兒進方場一看，見二等售票室的窗前，約有七八個人等候購票，蕊青排在最末一個，側身而立，眼

瞻望窗子，並不旁顧，他心中當然愁着居住證上的假照片，恐怕被人看破，方場上却另有許多人，四散立着，也有脚夫，也有送客的人，梁澤生只顧注意竊青，不想被大巧兒肘了一下，他向大巧兒一看，見她臉上現着十分恐懼之色，大巧兒也看了澤生一眼，隨把眼光移到對面，澤生隨着她的眼光向前一照，立刻血都嚇涼了，只見在靠近剪票入口的地方，立着三個人，兩個是男子，都在三四十歲，誰都穿舊便衣，却都像是官人的神氣，在兩人中間，立着一個女子，面容憔悴，却穿着很漂亮的大衣，原來正是陸鳳雲，她正和大巧兒對望着呢，澤生立刻明白，這是日偽憲警方面，因為料到竊青將要逃走，而官人又不認識竊青的面目，所以派人員押解鳳雲到車站來作眼線，指認竊青，但這也不算聰明，因為天津還有幾個車站和鐵碼頭，可走的路很多，只教鳳雲守在東車站，有什麼用呢，澤生猜得實在不錯，因為鳳雲姐妹，在案發以後，就被蔡文仲送入警局，跟着又轉送日本憲兵隊，在蔡文仲和日偽警憲的意思，認為這件事必是重慶方面秘密工作人員所為，而且內中隱有極大陰謀，所以要極力根究，想由此破獲這秘密組織，就把陸宅所有的上下人等，都捉去了，但內中最重要的是鳳雲，經過隔別審訊，知道毒藥是下在暖瓶裏，而暖瓶又是由竊青房中取來，並且在陸太太身死以後，竊青就逃走了，這嫌疑自然在他身上，根究竊青的來由和下落，鳳雲實話實說，自己原和竊青是夫婦，去年因故離異，自己重操舊業，先到北平唱了些日子，年底又到天津出演，才和竊青偶然重逢，只知道他改營商業，却不知他住在什麼地方，和在什麼商號做事，不過常到自己家裏來，有時住下不走，這次蔡文仲到家中來玩，竊青想託自己謀事，就假做抄戲本的先生，和蔡文仲見面，求他提拔，蔡文仲也答應了，却不解何以暖瓶中有了毒藥，殺死自己母親，至於暖瓶，却是自己親手從竊青住房中拿來的，鳳雲在這地方，不能說謊，因為她知道女僕定會說出來的，憲兵隊又嚴訊別人，女僕所供和鳳雲差不多，只不知道竊青的來源，憶見在正月初六日晚上，他被陳四請來，就一直和鳳雲同居，並且在蔡文仲來的那日早晨，鳳雲會使竊青化裝，叮囑下人稱他為抄本子的程先生，

其餘看門人，和跟包打雜的，也和女僕一樣，只有陳媽知道，鳳雲會嫁給竊青，還到竊青家裏去過，頗知他的身世，不過以後幾年，和離異後的情形，却完全渺茫了，惟有鳳雲初從上海來，進門便遇着禍事，自然毫無所知，憲兵隊中認為鳳雲是唯一的線索，她便不和竊青同謀，也必知他轉來踪去跡，就捉她嚴訊，鳳雲除了和竊青的關係以外，說不出什麼，僅能供出竊青由初三日帶一個女子到戲院看戲，使自已回念舊情，到初六日那女子未來，自己乘機派陳四邀竊青到家中重叙舊好，同居直至禍事發生之日，中間那女子還會來尋竊青吵鬧過一次的情形，全都說了，日本問官問那女子叫什麼名子，鳳雲回答只聽竊青說他姓林，是位臨家小姐，此外別無所知，日本問官自然不肯相信，就用刑拷問，鳳雲兩手都受了傷，但他並沒有什麼可說，因為她根本不知道竊青加入秘密工作，憲兵隊的毒刑，本是慘無人道的，日本人對中國人更是無所愛惜，冤殺幾個以至幾萬個，也不在乎，不過鳳雲在被告中關係過大，日本人不肯放她死，同時又想起竊青既無住址可尋，——鳳雲根本沒提過巴巴胡同這個地名；——必須設法探尋，就把鳳雲陳四女僕看門人跟包打雜的，一切見識竊青的人，都押解到車站碼頭，以及衙門監守，每入由兩個人監守，另外還有四個人守在四外，若遇竊青通知，指認出來，便動手捉捕，這是無可奈何之計，但日偽方面也知鳳雲對竊青有情，也許不肯指認，不過想她是個女伶，未必自甘犧牲，去救別人，但還是教這幾個認識竊青的人，輪流換着地方，鳳雲昨天在北站，今天才移到東站，不想恰巧竟而遇上，竊青若是昨日到東站上車，就遇着那看門人，立刻要被指認出來了，這時澤生看着鳳雲，心中嚇得要死，他並非為自己害怕，而是為竊青害怕，尤其大巧兒在這裏，鳳雲的面色已是慘淡可怕，她的眼光一直盯着大巧兒，她當然已經看見竊青了，這真是無論怎樣想，也是萬分危險的，向正頭諷，她近日已和竊青恢復舊情，對大巧兒一定十分嫉妬，如今見竊青和大巧兒同到車站，定會想到一塊兒逃走，這是她所不能忍受的，向反面想，竊青下毒藥害死了陸太太，鳳雲爲着母女之情，未必不恨，何況竊青連累了她，竟自逃走，置身事外，毫不關顧，如

今還要帶着情敵遠行，鳳雲看着怎能不氣，只要感情一動，她準會喊出來的，不但蕊青，連大巧兒和自己也全完了，梁澤生心中害怕，兩手冰涼，但又不能逃避，只好看番，大巧兒却是走進方場，先看見了鳳雲，立刻心中一震，料着事情要壞，直想告訴蕊青教他躲走，那知她的眼才尋到蕊青，蕊青却没有向她這面看，而地再轉過臉來看鳳雲時，鳳雲的眼也正由蕊青那邊回過來對她看，大巧兒也知道鳳雲身邊有官人，蕊青想走是不能了，說不定梁澤生和自己也全將落網，便是立時逃走，腿也沒有嘴快，何況蕊青好像沒看見鳳雲，不會戒備呢，想着便把心橫了，一直望着鳳雲，看她如何，那知鳳雲倚牆而立，將兩隻受傷的手，插在大衣袋裏，僵立如同石像，面上毫無表情，只目光偶而移動，但她只望着大巧兒，那情形好似一個女子看一個女子，一個女子看一個女子，這是很平常的事，因為女子多半有嫉妬心，尤其對於美貌的同性，即便毫不相識的也是一樣，比如你陪着太太在街上走，迎面來了一個美貌少女，你不由注了意，但你的太太比你還要注意，你注意也許覺得可愛，你太太注意，却只是嫉妬，她也知道這少女面貌美好，衣飾摩登，但她不肯當作美術品那樣看，而只覺世上不該有這樣比自己更美更會打扮的人，於是就竭力的向人家身上尋疵索垢，聊以慰情，接着你這作丈夫的就要遭殃了，太太一定要問你，可曾看見方才過去的這個女子，你若說沒看見，太太要罵你說謊，豈有男子憑着好看的女子，而不行注目禮的，你若瞧見了，太太就要罵男子都是賊眼，看見女人自然要死釘的，隨又問你那女子生得怎樣，穿得怎樣，你若回答不好，她一定要說你心口不符，因為虧了心才嘴硬的，你若說還不錯，她就該不高興了，罵你是桃花眼，見一個愛一個，叫化子吃死蟹，隻隻好，其實一點沒有詭力，你沒有看見她的腦門兒多麼窄，嘴多麼大，斜眼看人，更是賊相，身上衣服太花梢，一點不大方，除非你這樣的賤子，才說她好看呢，大凡女子都有這樣心理，即使沒機會說出來，由眼光中也會表示出嫉妬，如若不信，就請走路時留心觀察，兩個陌生女子相遇時，都是什麼樣的眼光，這時鳳雲在官人面前，不住瞧着大巧兒，好像驚訝和嫉妬她的美貌，這並沒什麼奇怪，

但由大巧兒眼中，却看出她目中含着恨意，心中一面害怕，一面疑惑，鳳雲當然懷恨自己，時然也恨蘊青，但她爲什麼不看蘊青呢，而只鳳雲自從看見蘊青進來，倒嚇了一跳，好似看見可怕的事發現了，她自被押解出來，指認蘊青，自覺這是日本人的笨法，蘊青必然藏匿在極隱的地方，暫不出頭，萬萬遇不着的，她知道蘊青要逃走了，又見大巧兒回來，她不能想到大巧兒是來送行，還以爲兩人要一同走，心中自然很難過，不由有些怨恨，心想蘊青你把我害到這樣，死了母親不算，我自己的官司，還不知打到何日是了也許送掉性命，你却自己逃了，看來日本憲兵隊中人所說，你是地下工作人員，只是借我作階梯，要謀殺蔡文仲的話，確是實情，並非回心相愛，有意重圓舊好，如今又要帶姓林的女人一同逃走，更可證明這話不錯，那知竟恰巧被我遇上，可謂報應臨頭，我只一開口，你就算完了，想着猛一咬牙，同時全身都緊張震動，這本是一個人，後恨而要下決心的常態，但她忽覺兩手在緊握之際，非常疼痛，不由想起在日本憲兵隊所受的酷刑，跟着心中一冷，立刻發生轉念，自思我何必給日本和漢奸幫忙呢，蘊青本是我的丈夫，這次他對不住我，也是爲了國家，我以前還會對不住他，兩下只當互相抵銷，而且我所作的事，本來不好，在二次唱戲後，交結了許多漢奸，失身非止一次，怎想蘊青看不起我，而且我老不和蔡文仲來往，蘊青也不會尋到我的頭上，那有這場禍事，總而言之，完全不怨蘊青，只怨我自己，我這時若聲揚起來教官人捉住他，不但不不是中國人而且不是人了，便被日本憲兵隊釋放，安穩的再活下去，又怎對得住自己良心，恐怕比死還苦呢，罷，罷，我自己甘心替蘊青受罪，讓他和林小姐走吧，鳳雲這樣一想，立刻把心又歸到蘊青一邊，成了他的保護人，只恐自己的神色，被身旁兩個官人看破，就竭力鎮定神經，保持常態，並且把眼光躲避着蘊青，不對他看，却只望着大巧兒，這是女子的一種嫉妬心，她想使大巧兒吃驚一下，但也是玩笑，知道不會有關係的，因爲官人所注意的是男子，她所看的是女人，自然不致被他們疑惑，那知大巧兒雖然心中不免害怕，但已拚出和蘊青作同命鴛鴦，尙不致過於恐懼，梁澤生則起初担心提到喉嚨，他

很明白日本憲兵隊押解鳳雲到車站的用意，只怕鳳雲真會把霧青指認出來，但看鳳雲只向霧青那邊看了一眼，便不再看，而且態度十分鎮靜，不由漸漸生出希望，尋思鳳雲也許回念舊情，故停一見，把霧青放過去，但她究竟是何心理，尙難斷定，不過，霧青還有危險，即使鳳雲不指認他，霧青自己也恐怕露出形跡因爲他只顧買票，並未看見鳳雲，少時買着了票走到剪票的路口，乍見鳳雲，也許要受到震動一時不能自制，現出可疑的神色，被官人看破，那就難逃公道了，梁澤生尋思半晌，決定不管鳳雲是否動作，自己必須先通知霧青一聲，使他有所防備，就舉步走到售票處旁邊，霧青身後，拍著他肩膀說，澤生老弟，我有事要回家，不看你上車了，霧青回頭方要答話，澤生又附在他耳邊說，你買了票就進站，若是看見有熟人，不要招呼，也不要露出認識的樣兒，最好不看，現在也不要張望，穩住你的心，說完又高聲背到北京見了二嫂，就這樣對她說，她若不放心，教她來天津找我了，說完便轉身走開，霧青聽了澤生的話，知道附近必有有了有關係的人，心中一陣吃驚，雖然澤生不教他張望，但人的心有時管不住眼睛和意念，就如古時一位道學先生，——很熟的人，但我把他的火名忘了，——勵行克己工夫，爲要自行檢察就預備一個空瓶，兩種豆子，發一善念，就投入瓶中的一粒黃豆，發一惡念，就投入瓶中的一粒黑豆，起初黃黑各半，後來才黃多黑少，但大概到死黃豆也未見消一色，論理說他是道學家，又安心自行克制，應該不起惡念了，那知仍然難免，這並不怪他，人人如此，因爲人性本惡，這顆心更不是好東西，——說心字是不科學的，應該是腦，心並不管思想，——人若訓練自己學好，和訓練狗吃麩包而不吃肉一樣，牠吃麩包也吃得很好但你偶然落在地下一塊肉，牠銜起就吃下去了，因爲牠原是喜歡吃肉的，吃麩包只是勉強，人也是本來喜歡作惡的，學好只是勉強，比如一個酒徒立志戒飲，但聞見酒香，又犯了饑，喝個大醉，醒來再後悔一個失戀的人，悞透了女子，立誓便遇見國色也不注目，但走在馬路上，見着個花枝招展的女子就又把眼直了，所以人的官能有時是叛徒，而心是庸懦之君，號令不行，靈智這時雖說沒有善惡的關係，却是心不能制

眼，他很想依澤生的話，不向剪票路口張望，但眼睛却不聽命令，在轉身之際，竟向那邊瞥了一下，他看見鳳雲了，嚇了一跳，沒敢再看，就回過了頭。自思鳳雲怎會到車站來呢？她現在打着人命官司，又是謀殺案的關係人，萬不會輕易釋放，便是釋放了，來車站又作什麼，竊青雖未看見那兩個官人，他也想到鳳雲也許變成官人眼線，來指認自己，不由心中亂踏，但想想梁澤生的話，自覺怕也無益，還是拚命幹吧，她若真個恨了我，居然指認，現在逃跑也來不及，否則梁澤生必然另行設法，不會那樣說的，他當然早看清了，竊青想着正在出神。不料被旁邊的人推了一下，說你往前走啊，竊青才知道自己已挨上個兒買票，就急忙移前一步，把居住證和票價遞入窗內，窗內的售票員居然沒有細看居住證，就把票一同遞出來，竊青得着車票，本該一塊石頭落地，但這時心中又另有一塊更大的石頭懸着了，他急忙沉了沉氣，離開售票處，便向剪票道口走去，道口有中日憲兵檢查行李和居住証，又有驗票員剪票，很就慢工夫，憲兵看了他居住証，並未看出作偽的痕跡，但却詰問起來，所問也不過姓名住址職業年齡，這當然是多餘的，因為竊青早把梁澤生居住証上的一切都念熟了，回答並無錯誤，便有幾句題外的話，也能敷衍過去，但這一關已費了五六分鐘，這五六分鐘內，竊青立處和鳳雲相距不過半丈，這鳳雲受着命令，凡有通過要口的旅客，都要注視一下，她若避而不看，反倒可疑了，所以她也和別人一樣瞧着竊青，竊青雖然心知她就在近前，但竭力抑制自己，不去看她，只把全神注定憲兵，和他們對答，到盤詰完畢，把票遞給驗票員時，竊青的心又管不住眼了，他知道這半晌風雲沒有動作，必是要放過自己，不由心中有些難過，忍不住舉目向旁溜了一下，正看見鳳雲對他瞧着，鳳雲面上淡淡的並沒有表情，只眼睛好似看着遙遠處，露出凄怨絕望之意，竊青也竭力抑制着自己，使面上沒有表情，但心中一陣難過，自知要形於外了，急忙轉過了頭，這時驗票員已把剪過的票，遞回給他，竊青接過，便匆匆穿過路口，一直走進站去，沒敢再回頭看，這裏鳳雲見竊青一直入站，大巧兒並沒跟隨，才知道她不和竊青同行，心裏覺得舒服許多，但大巧兒可不大好過，她原明白

鳳雲到車站來幹什麼，替竊青萬分擔心，及見鳳雲若無其事的，看着竊青走進站內，神情上好似並不相識，才放了心，但由此知道鳳雲確是極愛竊青，否則不會如此，同時又想到鳳雲原該對竊青懷恨，就是把他的指認出來，也只是以怨報怨，如今竟會小心掩護，把他放走了，這當然又結了一重恩情，竊青一定要感激她的，想着不由心中如刺，凡是一個人，對於所愛的人，全是願意自己待他好，而不願別人待他好，全願意自己待他有恩，而不願別人待他有恩，比如甲乙丙一付一角，乙丙是同性，都愛甲這個異性，倘若甲過多沒有大衣，乙替他做了一件，丙當時沒有這種力量，一定十分難過，但到有力量時候，也許給甲作一件更好的大衣，但也許出錢給甲，教他送給乙一件大衣，丙對乙是處於情敵地位，當然不願送她什麼東西，只因甲受過乙的恩惠，恐怕抓去甲的心，所以趕快替甲補情，以後甲就不致再念乙的好處了，總而言之，誰也不願愛人受別人的恩，按大巧兒這時的心裏，她固然在理性上，知道鳳雲的開口指認與否，關係竊青的性命，為愛惜竊青，自然希望鳳雲不要指認，她在看見鳳雲以後，一直這樣想，並且暗祝天地神佛保佑，使鳳雲回念舊情，使竊青得脫險境，但到鳳雲真個沒有指認，把竊青放走了，她又難過起來，思想鳳雲還是愛竊青，要忍下如此冤恨，放竊青走了，而且竊青這次真是受了她的救命大恩，一定感激不忘，我雖然待竊青不錯，但沒有這樣的恩德，兩下想比，竊青也許只感激她，而把我看輕了，真還不如鳳雲竟把竊青指認出來，我就挺身自認是他的同黨，兩人一同進憲兵隊，一同受刑，一同死掉，那樣總比現在適意，因為竊青和我同死之時，他心裏當然只有我一人，我死在九泉也算勝利了，現在竊青帶着感激鳳雲的心情而去，是否還能長久憶念我，是否還能專心愛我，也許他的心要被鳳雲分去一半，或者還多，那我以後的地位就危險了，希望就渺茫了，大巧兒想着心中十分難過，但竊青已去，也不願在此處停留了，就看了鳳雲一眼，轉身走出車站方場，梁澤生正在外面等着，他心裏十分高興，因為竊青居然度過難關，上車走了，不但良友脫禍，而且使許多人免於株連，真是萬幸，但這萬幸的局面，全由鳳雲造成，澤生不由對鳳

雲也有些感激，但想起過去自己主使毒青，去謀殺蔡文仲時，藉鳳雲作階梯，實把她當作失去靈魂的下賤女人，安排用作犧牲品，如今才知竟是這樣可敬可愛的人，真覺對她有些抱歉，澤生這樣想着他又不知大巧兒的心理，以爲她必也贊成鳳雲，就在走出一段路以後，見左近無人，就對大巧兒說，方才真把我嚇着了，以爲咱們都要逃不開，以後又愁着毒青逃不開，那知陸鳳雲居然不錯，她自己已被了馮累，死了母親，竟肯把毒青放走，還能滿不帶像兒的，瞞哄過許多官人的眼睛，這位小姐真可佩服，應該給她鑄銅像，大巧兒聽梁澤生居然投降了鳳雲，心中更是刺痛，就只哼了一聲，並不答言，澤生却以爲大巧兒必和自己具有同感，又問了句你說是麼，大巧兒不高興的說，是，是，是的，她該鑄銅像，給我來個鐵像好了，梁澤生聽了，不知大巧兒心中不快，再看她的氣色，仔細尋思一下，才明白她的心理，當時就不再說，又走了幾步，才又開口說，咱們坐車回去吧，大巧兒說，我不坐車，你自己叫好了，梁澤生說，那麼我也不坐，咱們走走也好，大巧兒說了聲隨你，又向前走，這時已轉入一條較僻靜的馬路，梁澤生說，我並不是說陸鳳雲怎樣好，不過今天她的行事實在難得，她到車站，一定是日本憲兵隊押來作眼線捉毒青的，她本人爲毒青受了連累，這人命官司不知何日能摘出來，又被毒死母親，細想想豈有不恨的，然而她居然能够竭力迴護毒青，把他放走，說再她若一指認，連你也逃不了……，大巧兒沉着臉說，得，得，你少說幾句不成，我還沒見你這樣絮叨叨的，像個老太婆，我逃不了認命，用不着知她的情，她最好把我和毒青指認出來，都捉去槍斃了，那我倒謝謝她，澤生一聽，她這是莊稼人不認識電燈，滿心的邪火兒，咽下一口唾沫，心想她是因爲鳳雲放走毒青，二人又結下一種緣，自恨對毒青沒有這樣好處，大概她今日倒很願意，和鳳雲易地而處呢，就不願再惹她的火氣，忙改口說，不論如何，毒青總是走了，我心裏一塊石頭落了地，馬五也安置了地方，大巧兒很關心馬五，聞言就說，他到底在那裏，澤生笑了笑說，這是我的巧妙，你想，比如官面上知道馬五這個人，惹過捉他，平常人還容易藏躲，馬五却是有記號的，真是不易脫避，所以

我想了個特別的法兒，你想是什麼法兒，大巧兒說，我如何知道，澤生回頭看附近無人，才低聲說，我這是从一位漢奸學來的，現在天津一位新民會的首領王華平，在滄陷前是國民黨員，並且是胡派的人，胡派在當時是抗日最熱烈的，但是此公一面抗日，一面却到冀東政府當了一名顧問，腳登兩隻船，測不透他是什麼意思，及至淪陷以後，日本人因為他曾經抗日，就各處捉拿他，但是這個人竟踪影不見，好似已經躲走了，日本人直尋訪了二三年，才發現了他竟改了個名字，在天津市政府管下一個局裏作事，立刻投入憲兵隊審訊，不料過幾天就被放出來，在家休息幾日，竟出去到新民會作了處長，直到如今，這個人是不足一談，不過他的辦法很巧妙，在日本人捉他的時候，他倒投入敵偽機關作事，這是很聰明的辦法，否則早被捉去了。我就仿照這個辦法，教馬五自投到救濟院去，你想，救濟院是專收容乞丐和殘廢人的，馬五那神氣，正是個殘廢的乞丐，救濟院一定收留他，官面上作夢也想不到他會落到那地方，前去搜查的，你有這辦法够聰明麼，大巧兒點頭說，不錯，很聰明，可是我能到救濟院去看他麼，澤生說，可以，不過你得換上攔烟攤那身衣服再去，若是這種闊小姐打扮，到救濟院去探望一個乞丐，那就惹人疑惑了，大巧兒說，那是當然，我並不是非得探聽他，你知道馬五那小子嘴饞，救濟院裏兩個窩頭豆餅，他如何受得了，我想給他點錢去，澤生說，那倒無須，我已經給他一點錢了，在那裏若是手頭太富裕，反而不好，說着二人已過了東浮橋，大巧兒看見警察總局，想起前些日報案的事，心中淒涼涼的不好過，又因自己曾冒充鳳雲的妹妹，恐怕局中有人認識，就低頭走過去，到了東馬路，才坐了一段電車，在南門西下車，穿胡同直奔史宅，那知走到史宅門口，竟見馬五在門外蹲着呢，梁澤生和大巧兒都吃了一驚，忙上前問你怎麼上這裏來了，馬五立起說，我不找你們，可上那裏去，澤生攬手說，走，咱們裏面去談，馬五跟着到了院內客廳，大家坐下，馬五才說，梁先生，你外行了，敢情救濟院並不收自己投去的人，澤生詫異說，怎麼呢，這是慈善機關啊，馬五說，慈善不慈善，我不知道，只知道是歸市政府，我到了那裏，有位管事的先生

對我說，院裏的額數已經平滿了，不能在收留人，再說院裏的窮人，照例都是由警察局送去的，你若一定要進來，可以先到警察局去求他們送，說着又抱怨警察局只管給送人，市政府社會局可不給送糧食，偶然把霉朽不堪的粗糧和豆餅送幾噸來，到如今連豆餅也沒有了，院裏貧民簡直挨餓，你還往裏投呢，我聽了心想，來進救濟院，只爲躲避警察，怎還去自投羅網，再說我雖然窮，也是成天大餅大肉，向來還不知豆餅是什麼味兒，若教我吃那種東西，還不如吃官司，所以我就走出來，澤生說，院裏不收，警局不能去，自然得打銷原定計劃，可是這兩天你那裏去了，爲什麼到如今才來找我，馬五說，我住在西橫街一家小店裏，澤生說，你怎麼單住西橫街的小店，那是下等生意和小綰的聚處，官人常去搜查，很不安全，你偏上那地方去住，馬五臉上現出害羞的樣兒說，那家小店的掌櫃是個女的，……大巧兒還了一聲說，好出息，留神你那半根腿吧，還撲着女的去呢，馬五說，你可別瞧不起那倆女掌櫃，她也是個怪人，她的半世事情，够一部書，我們認識有二十年了，在我二十來歲的時候，常跟朋友花天酒地，在南市大興里一家班子裏認識她，她名叫大翠雲，排行老大，長得很好，手脚大盤頭，漂亮着呢，可就是不好生幹，把花錢的好客人，耍得不知東南西北，有了錢就倒貼小白臉，要不就餓嘴亂吃，沒有錢再借印子，因此搭了很大的債，可是我們倆投脾氣，很有個不錯，最奇怪是我們倆是一樣的下坡道運氣，二十年來永遠門當戶對，在我作少爺時候，她是班子姑娘，我爹娘死後，家產化盡，成了窮人，她也被債逼得降至三等，到我在光華中學當了門房，有一次和兩個車夫去逛四等老祠堂，又在那裏遇見她，敢情又降了，我迎去看她幾眼，以後有幾年不見，我賣了糧以後，一次喝醉了，到西關水套子去解悶兒，那裏多是土房，比四等還低一點兒，不想走到一條巷裏，被一個人拉往叫馬廐子，我一看又是她，這真怪事，她降到那裏，我也降到那裏，倘若我能坐上汽車，萬萬走不到水套子那種地方的，真教人驚驚離離，再想想以後接濟降下去，她到了落馬湖，在變成乞丐，臨完她死了用席捲，我死後歸國家葬埋還能在義地裡見面，可是大翠雲比我想的開，她說人

在世上，活一天算一天，應該八仙桌蓋井口隨得方，就得圓，我永遠記着她這句俏皮話兒，不過她由此竟交了好運，不再陪着我了，你們知道，凡是妓女嫁人的事，那出在上等班子裏，而且多是二十多歲以內的，才有人肯討，若是年歲太大，就不容易了，三等裏已很少聽見從良的事，再往下簡直沒有，那知大翠雲落到五等，居然會出了水，真是運氣來了，城牆擋不住，她在前年認識了個姓王的客人，自稱是跑單幫的，實在是個黑錢賊，有一次犯了案，押在西頭習藝所，在獄裏害了病，又窮得沒一個錢，他忽然奇想天開，想到會跟大翠雲不錯，居然托人向她借幾個錢用，大翠雲在那種地方，怎會有富裕錢，那知她在前一天留了一趕大車的客人住夜，那客人走時遺落一捲鈔票，總有萬八千元，跟着又翻回來尋找，大翠雲竟給昧起來，不肯承認，趕大車的只好認晦氣走了，當天下午，姓張的就托人來借錢，大翠雲一時善心，竟給了五千元，這件事也就過去了，那知半年以後，那姓張的刑滿出獄，又來尋大翠雲，對她說了實話，敢情姓張的很有心機，把歷年所偷的貴重東西，都變現錢買了金子，藏在一個很秘密的地方，雖然數目不大，也算個小財主，他因為大翠雲心眼兒不壞，對他有恩，拿出錢來，把她贖出去，在外面立了家庭，大翠雲已經四十歲，混了有三十年，由最上等降到最下等，居然來個海底撈月跳出了火坑，真是百年不遇的事，她又勸姓張的洗手，拿出積蓄，在西橫街開了座小店，變成了老板娘，不料姓張的命小福薄，過了幾月舒心日子，竟而得病死了，大翠雲就承受了那小店，也不再嫁人，安心幹生意，可是在店裏開了賭局，有許多作小買賣的專為賭錢方便，到她那店裏長住，每到夜裏十點，店門一關，就賭起來，店裏店客賭客，總是滿的，大翠雲倒賺了錢，這次我因為救濟院不收，又不能回巴巴胡同，所以到她那裏去住，為得熟人有照應，澤生聽了，笑着說，什麼熟人，你只是為賭錢去的，哦，我明白了，你必是我給的那點錢，全輸光了，若還有錢，大概還不見面兒，馬五醜笑着說，那倒……倒……我倒是一個錢也沒有了，咳運氣太壞，推牌九坐旁莊，總起閉十，坐莊才轉了運氣，贏回來不少，可是末後一把，我起了地槓，正在歡喜，

那知天門是對金瓶，出門是天九王，末門是天楨，三門造反，把我毀了。澤生大笑說，你時輪乾了，若還有錢可賭也許十天半月先不見面，我還當你在救濟院裏呢。馬五說，得了，別儘提開白兒，竊青在那裏，大巧兒說，誰儘提開白兒，是你把大翠雲小翠雲先說了一篇，竊青已經走了，他到保定去投一個朋友避難，我們從車站送他回來，說着就把她見陸鳳雲的情形，述了一遍，馬五聽了點頭說，陸鳳雲還算不錯，幾時他從憲兵隊出來，我準給她送一份厚禮去，可是得我先發了財，大巧兒撇着嘴說，先顧你自己吧，你這竊東西，也許要進憲兵隊，馬五說，咱們是一根線拴着兩個螞蚱，飛不了我，就跑不了你，你先別得意，隨又向梁澤生說，梁先生救濟院不能進去，你往那裏安置我，梁澤生沉吟說，你湊合着在這兒住，容我仔細想想，馬五說，巴巴胡同那邊有官人去過麼，澤生說，我不知道，少時可以前去打聽打聽，若是這幾天沒有官人前去，必是鳳雲沒供出這個地方，以後便不致於再去，你也就平安了，可以回去住，連曉鶯也是一樣，大巧兒說，你別只惦記教我回巴巴胡同去住，早晨不是定規好教我過幾日尋竊青去麼，澤生說，是的，不過那得等竊青到保定有了準着落，你才能去，大巧兒說，那得多少日子，梁澤生說，等他來了信再說，他到了保定一定要對我報告情形的，大巧兒便不再言語，澤生問知馬五尚未吃午飯，就教人備飯給他吃，過一會澤生自己出去，到日暮才回來，對馬五說，巴巴胡同的房子，並沒有官人去過，一切還和他們躲走前一樣，大巧兒所住的房門，仍然倒鎖着，可見他們在那一帶的威風遠震，竟沒有人敢進去搔擾偷盜，馬五說，這樣我可以回去了，澤生說，我想再聽兩天風聲，暫時還住在這裏，由此馬五便成了史宅的賓客，住在客廳裏，澤生因他的衣服太破舊得不成樣兒，就尋了一套衣服鞋襪，給他換上，都是史先生的舊東西，馬五身穿藍緞袍，青綢褲，絲襪緞鞋，大有官僚的派頭，但他原是馬路人物，散蕩慣了，悶在房中，簡直和受罪一樣，而且他那囚犯式的怪樣頭顱，和殘廢肢體，仍是不能見人，所好史宅十分清靜，並沒有客人來，澤生只買囑好男女僕人，不致露出風聲，便可以安心了，不過在史家藏了這樣兩個

人，終是令人提心吊胆，只恐萬一連累了史太太，但過了幾日，一切平安，澤生每日到巴巴胡同附近蹣跚，仍然毫無異狀，足見官人並不知道竊青曾住過這個地方，於是在四天之後，先教馬五回去，仍繼續幹他的賣報營生，馬五回去以後，再過了兩天，也是一點事沒有，澤生更放心了，但另外又有教他不放心的事，因為竊青走了一個多星期，還沒有信來，計算他動身的次日，便可到保定，見蕭李茂如，便可來信，怎樣在四天內總能接到，但已經兩個四天，竟而還不見來信，澤生因為自己的居住證在竊青手裏，上面姓名住址職業俱全，萬一竊青形跡洩露被人捉獲，發現那居住証上作偽掉換，自己必遭連累，不由也發了慌，本想登報聲明遺失，請求補領，但又怕竊青若是平安無事，就要替他惹禍，尋思很久，才另打主意，急忙把自己所幹的收音機行，澈底結束，貨物寄存起來，同人遣散，房子關閉，好在他向來小心，並沒對人說過和史宅有關係，所以仍在史宅借住，但由此不大出門，馬五反成了他的耳目，又過了幾日，馬五打聽出有官人到澤生的收音機行去找他，因為已經棄停人渺，還傳去四鄰詢問，四鄰都不知澤生的下落，以後結果就不得而知，澤生得着消息，明白竊青必已落網，由居住証上連累了自己，但也無法曉得確實情形，只有焦急而已，大巧兒自然也知道這事，更急得要死，每日茶飯無心，夜不安寐，沒幾天面黃肌瘦有如害病，但他仍癡心盼望，官人的尋覓澤生，是由於另外的原因，竊青或已平安到了保定，並且已經來信，只是這時候的郵政不良，時常把信遺失，弄得魚沈雁渺，或者以後還有信來，就一天天的盼着，那知又過了有半個多月，仍是渺無消息，大巧兒才漸漸絕望了，他心傷腸斷之餘，不由恨上梁澤生的辦法錯誤，不該放竊青到保定去，若留他住在史宅，到如今還是平安無事，只為恐怕連累史太太，才一定放他走，竟給送入虎口，但現在澤生自己也遭了事，為什麼竟長久藏在史宅，不怕連累主人呢，這真是自私太甚，但大巧兒這種想法實在冤枉了澤生，當竊青走時，是帶着澤生的居住證，現在澤生沒有居住證，寸步難行，只好盤居不出了，大巧兒却不想這些，只以為竊青遭難，完全由於澤生的自私，就不願常見他的面，而且

大巧兒本身的痛苦，也真難於忍受，她本把整個的心寄托在蘆青身上，如今蘆青渺無音信，是死是活，是落在什麼地方，一點不能知道，這比知道已經死了，或是已經落在憲兵隊受罪，還要使人難過，大巧兒守在房中，無靈無夜的胡思亂想，時而哭泣，時而發怔，她自覺好似時時零刀割着心一樣，這罪過實在難受，實在生不如死，但又不能尋死，因為蘆青並無確實消息，萬一自己死了，而他竟活甯回來，那豈不天上人間，茫茫萬古，自己泉下有知，就要後悔死了，大巧兒既不忍死，又不願在家中受罪，就在一天向澤生說，乃要回巴巴胡同去，澤生才說他自己也不在史宅再住下去，一二日內便要走了，巴巴胡同那邊大概已無危險，儘可回去，大巧兒問他將上那裏去，澤生說，我總不能長久困在這裏，你知道日本在華北只佔着點和線，按天津來說，只要出去三四十里，就有我們中國的遊擊隊，在武清縣一帶的遊擊司令張廣武，是我的朋友，久有聯絡，我想去投他，只是出天津縣境很難，但我也只有冒一下險了。大巧兒聽了，才明白澤生並非要久住在史宅，自己錯怪他了，就點點頭說，你走也好，可是何必去當遊擊隊，到保定去躲躲不好麼，是不是到了那裏，順便也看看蘆青，澤生說，我和蘆青不同，他沒有職務，我有職務，他沒有工作，我有工作，他可以躲，我還是耍幹的，可是蘆青毫無音信，也真教人着急，他到底落在那裏了，大巧兒說，那誰能知道，不過你也是一個心眼兒，只因爲他一去沒有音信，你那舖子又去了官人搜查，就認爲蘆青失陷了，其實也許官人搜尋你是另外一件事，蘆青並沒失陷，只是爲什麼原故未得來信，你想有這道理麼，澤生看着她，點頭說，你想得不錯，但盼如此，哦，我才想起來，咱們可以寫封信問問李茂如，他倘見着蘆青沒有，大巧兒說，你早就該這辦法，澤生說，我若早想到這層，還不辦麼，好，現在我就寫信，大巧兒說，我就搬回巴巴胡同去，你又要走，既然給姓李的寫信，你可得等他的回信來了再走，萬一有什麼事，咱們好商量，澤生想了想說很好，我寫快信寄去，並且在這裡要求他趕快回覆，大巧兒說：你就快寫吧，澤生便立時尋紙筆寫好了信交給大巧兒送到郵局去寄快信，澤生在信內所用名字，是他

的學名黎潤，但住址却是史宅，大巧兒趕快出去送完了信，隨即收拾自己零碎東西，把史太太送給她的衣服，仍存在史宅，只帶着一個包袱，和賣紙煙的木匣領小寬又回了巴巴胡同，和馬五同住，馬五是已經重拾舊業，又去賣報了，大巧兒仍打算再擺上烟攤，好在這一次，她的存貨並未出手，隨時可以營業，但她因爲心緒不佳，暫時不想出去，每日坐在家裏，有時到史宅尋澤生，詢問李茂如是否已來回信，依澤生的計劃，至遲有四五天，回信總可以來了，那知道直等了六七天，還無消息，二人都非常着急，大巧兒又教澤生再追一封信去，一天天的盼着，又過了七八天，前後已半個月了，仍是渺無消息，澤生急於要走，不能再等了，就對大巧兒說，我實不能再就擱，明天一定得走，靈青的事，看來沒希望了，也許李茂如搬了家，或者出了事，我等在天津也沒有用，倘若茂如日後有信來，當然寄到史宅，你可以隨時來問的，我要叮囑史太太對你一切幫忙，你也要常常來看她，大巧兒想想，自己強留澤生在津，既不可能，也不見得有什麼幫助，何況他還有正事，就答應了，又謝了他，當日史太太因澤生明日要走，亂世離別，後會難期，很是難過，就備了一席酒看，給他餞行，邀大巧兒作陪，還有史太太的四個孩子，大家吃了一頓很淒涼的飯，飯後談了一會，大巧兒知道澤生自有走法，絕不要人送行，就向他道了珍重，自己回巴巴胡同去了，澤生次日推了光頭，換了早已備好的破舊短衣，又把兩隻大簍挑在肩上，筐中放了些蔥皮菜葉，裝作鄉下賣菜的小販，入市賣完了菜，挑着空担回家，他是午後一點鐘後，從史宅走的，至於是否能逃入市區，以及下落何處，暫時就沒人知道了。他走後沒有三天，大巧兒把煙攤兒又擺出來，她這次比以前蕪菁和鳳雲重圓的時候，精神更爲頹喪，因爲那次她以爲蕪菁不是自己的了，傷心中夾着氣惱，另是一種滋味，這次則蕪菁已確實是她的人，而竟給失去了，生死存亡，渺無消息，真應了弔古戰場文裏的話，其存其歿，家莫聞知，人或有言，將信將疑，實在這種情形比什麼都令人難過，說他活着，怎沒一點音訊，說他死了，又沒有一點證據，要穿孝向天涯哭拜，又怕他沒死，倒添喪氣，要當着活着，又覺事情實在不祥，大

巧兒這罪過真是難受，但她咬緊牙關不言不語，只是面形日漸消瘦，精神日見消沉，以先還常到史宅去問問信，以後絕了指望，也就不再去了，只每天坐在馬路上，規規矩矩的賣烟，好像變成一個很安分的生意人，既不騙人，也不多賺錢，僅爲掙幾個錢糊口，日暮回家吃完了飯，就向炕上一躺，和馬五也不多說話，馬五知道她的心事，也不敢招惹，這院中倒變成兩大道一帶最安靜的住宅，絕不是當日叫囂吵鬧的情形了，後事如何，下集分解。



天津

祥誠文具書社

河北中山路天津路

東口路南木屋即能